

三故事

譯文叢書

福樓拜全集

李健吾譯

三  
故  
事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初月七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書 錄 文 譯  
專 故 三

著 拜 樓 福  
譯 吾 健 李

角 五 元 一 價 定

# 目 錄

福樓拜小說集譯序……………一

親密的回憶（高蒙維勒夫人）……………一七

三故事……………五九

譯者序……………六一

慈悲·聖·朱蓮的傳說……………七五

一顆簡單的心……………一一三

希羅底……………一六一

## 附錄

路易·布耶「遺詩」序……………二二九

## 福樓拜小說集譯序

將近二十年前，我爲自己選擇一個文學研究的對象，雖說在創作上已經學着寫戲，我並沒有把戲劇算了進去，擺在心頭的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詩，一個是小說，全是跟隨溫德 Robert Winter 老師讀了四年法文的心得結果。當時象徵主義初在中國詩壇流行，我在課室讀的也多是鮑德萊耳 Baudelaire、樂保 Arthur Rimbaud、外爾蘭 Paul Verlaine，和更其現代的大師梵樂希 Paul Valéry，偶而也聽溫德先生與會淋漓地讀幾首十六世紀龍薩耳 Ronsard 的不朽情詩。鮑德萊耳的真摯，樂保的炫麗，外爾蘭的鏗鏘，尤其是梵樂希的明淨，都曾經有一時期和我的感情溶在一起。但是，好不容易來到巴黎，想要爲自己選擇一面深造的借鏡的時候，出乎意外，我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走到小說方面，甚至於有些不太和象徵主義相容的現實主義方面，因爲我最後看中的是第三年

法文班上讀過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居斯達夫·福樓拜。說實話，我開頭對他和他的作品並不怎麼清楚；根據文學史的簡括然而往往浮淺，甚至於謬誤的知識，我知道現實主義和他因緣最近，而我的苦難的國家，需要現實的認識遠在夢境的製造以上，於是帶着一種冒險的心情，多少有些近似吉訶德，開始走上自己並不熟悉的路程。一走便走了將近二十年之久，寂寞然而不時遇到鼓勵，疲倦然而良心有所不安，終於不顧感情和理智的雙重壓抑，我陸續把福氏的作品介紹翻譯過來。

溫德師對我有啓蒙作用，鍾書兄幫我爲包法利夫人留意註釋，而師友前後慰勉有加，如新近過世的佩弦師，如金甫師，徽因女士，從文兄和達元兄，還不算時常見面的西諦兄，麟瑞兄，靳以兄，西禾兄，鈺亭兄，調孚兄等，時時都在感念之中。我不說起淑芬，不會有過一天安樂，何候一家大小，偶而還要幫我抄寫，嫁我以來，每每不是爲我，似乎多是爲了福氏勤勞。最後當然我要大大地寫下P.K.兄的名子，在書店經濟拮据之下，不願負擔加重，毅然肩起印行的荷負。我開頭就拿他們的名姓放在前面，表示感情真摯，好比辦喜事，張燈結彩，進了禮堂，紅紅綠綠都是親友的人情。

福氏活着的時候只有五部小說問世，其中薄薄一冊，是他最後發表的三故事 *Trois*

Cortes 而聖安東的誘惑 *La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形式不似小說，倒像一齣宏麗的宗教「戲文」Pageant，可以列入通常所謂正常小說的，最先有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然後是薩朗寶 *Salammô*，然後是情感教育 *L'Education sentimentale*，現今傳誦的布法與白居謝 *Bouvard et Pecuchet* 只是他的未完成稿，就福氏一向對於作品的慎重態度看來，他一定不太歡喜這樣送到讀者手裏。活著的時候，讀者可能以為他是一位晚產而且慢產的小說家。包法利夫人問世，他已經三十五歲，其後平均每隔五年，他纔又有一部新作應世。他的真正面目終於在他死後顯露，仗着兩種意外收穫，不僅揭穿誤解，而且增深敬愛，分外提高他的文學地位。一種是他秘而不宣的早年的寫作，一種是他更其重要的書簡，同樣說明他的浪漫心性，同樣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精神歷程，天真爛漫地擺在我們眼前。尤其其他的書簡，十九世紀文學的秘室，由於經驗親切，是是否否，形成每一文人思考的手冊。紀德 *André Gide* 就坦白承認：「他的翰札是我的枕邊書。」放下社會意義和藝術造詣不談，就福氏全生來看，他所發表的作品都可以說做他對自己的藝術要求最後修正的答案。他寫過三次聖安東的誘惑，兩次用情感教育（內容不同）做一本現實小說的書名，布法與白居謝還是他做學生時候就種下了根苗，很早他就講起

聖朱蓮的傳說，包法利夫人是他鞭撻他的浪漫心性的成就，至於薩朗寶和希羅底，不用說，滿足他對歷史和近東和野蠻的癖好。狄保戴 Albert Dibaudet 說的好：『福氏的作品不是一個世界，如巴爾扎克的作品，牠不會組成文學身體，不會組成宇宙，如人曲 Comédie Humaine 之見於標題。牠奔往不同的方向，探尋不同的經驗。福氏的作品假如也像巴氏的作品起一個共同的標題，想來應該就是蒙田 Montaigne 的標題：『嘗試 Essais』。

能夠嘗試成功，早晚達到各別的崇高的造詣，不見得每一文人都有這種幸運。對於福氏，這不是一種微倖獲致的幸運，正相反，這是埋頭苦幹的辛勤收穫。阿爾巴拉 Antoine Albalat 研究包法利夫人的稿本和修改，做過一次結論：『福氏是工作的化身。沒有一位藝術家曾經爲了風格的歡欣受過更久的苦難。他是文學的基督。他用了二十年和字奮鬥，他在詞句前面斷氣。他中風而死，還握着筆。他的情形成了傳說，人所共知。他對完美的渴求，他的痛苦的呼喊，一生完全獻與藝術的信仰，絕無二致，做成許多研究的目標，也永遠將是批評的一個景慕和憐愍的主題。大作家全都工作。這位先生死在勤勞上頭。』這種追求理想的風格的苦修精神，這種對於風格的堅定明晰的認識：『這彷彿靈魂與肉體，對於我，形體與觀念就是一個，我也不知道一個之外另有一個，』讓他在推進小說的使命以外，還幫



法蘭西文字帶來一種不朽的使命，甚至於伊可維支 Marc Ickowicz 在他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裏面也說：「人們稱他爲「法國散文的悲多汝」那是並非無故的。他的語言有水晶的純粹和一種微妙難言的和諧……福氏的散文是一個奇蹟。」然而這不就是說，他所有的小說只有一個風格，如古人所云，「文如其人」除非一個人是死水一般固定，並不隨同歲月往前進行，並不根據內容有所變化，我們可以接受這個大致不差的原則。事實上，往細裏體驗，一本書有一本書的風格，因爲一個觀念決定一個形式。狄保戴爲我們分析福氏的風格道：「福氏是唯一的小說家完美地看到這些區別，同時也是唯一的小說家完美地付諸實行。包法利夫人的風格還有學習氣息，含有他雄辯的領洗聖水，牠是豐盈和悅，富於肉感。薩朗寶的風格，更聚斂，更推敲，更雄壯，由於鄰近歷史，從歷史的精神裏面，汲取牠的性質。情感教育的風格給人一種流動輕適的印象，具有一種無可比擬的變化和力量。假如必須就中選擇一個，做爲最完美的例子，我看中情感教育。聖安東的風格，保留許多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七年稿本的文字，是複合的，達到一種戲劇風格的錯綜和行動。布法與白居謝的風格，由於縮減，由於剝蝕，由於遒勁的乾枯，正好和包法利夫人的風格做對。」

現在，讓我們來問一句，福氏怎麼樣達到這種各別的艺术效能呢？莫波桑有一篇詳明

的研究，報告他所心得於福氏的探索的過程和根據，趕着同時問世的福氏書簡做對證，特別是關於『單字的追逐』如散慈玻芮 George Saintsbury 所述，自從派特 Walter Pater 有所闡述以來，在英法兩國的文壇可以說是甚囂塵上。站在一個介紹人的立場，莫氏的重要論述讓我直接抄在下面：

『字有一個靈魂。大多數讀者，甚至於作者，只問字要一個意思。我們必須尋找這個靈魂，一和別的字接觸，牠就出現了，裂開了，以一種人所不知的明光（很難使牠湧射出來）把若干書照亮了。

『若干人寫的語言，在聚攏和組合之中，就有一個詩的世界出現，然而世俗之士看不出，也猜測不出……

『他絕對相信世上只有一種樣式表現一件東西，一個字說牠，一個形容詞描牠，一個動詞使牠活動，他以超人的辛勞從事措辭，為每一詞句掘發這個字，這個形容詞和這個動詞。他這樣相信表現有一種神秘的諧和，他要是覺得一個正確的詞句並不調和，他認為自己沒有抓住那真實的，唯一的字，於是以一種不可克服的耐心，尋找另

## 一個字。」

但是，字的重要不就止於本身，因為只有組合才能顯出牠們的品德，只有繼續或者節奏才能說明全部的存在。所以莫氏接下去引證福氏的論斷道：

「他說，在詩裏面，詩人有一定的規律。他有音節，頓挫，韻脚，和一堆實際指示，全部技術科學。在散文裏面，我們必須對節奏有一種深厚的感覺，逃亡的節奏，沒有規律，沒有準則，必須具有一些內在的性質，和一種理論的能力，一種藝術的官感，無限地更精細，更尖銳，依照要說的東西，隨時變更風格的行動，顏色，聲音。等你知道怎樣料理法蘭西散文，這個活動的東西，等你知道字的正確價值，等你知道依照字的排列來修改這種價值，等你知道怎麼樣把一頁的注意引到一行，使一個觀念在一百觀念之中格外明顯，完全由於表現觀念的詞句的選擇和位置；等你知道怎麼樣安置一個字，唯一的一個字，在某一情式之下去打擊，如同用一件武器去打擊；等你知道怎麼樣傾覆一個靈魂，猛然拿喜悅或者恐懼，熱情，憂慮或者忿怒充滿靈魂，就只因爲你往讀者的眼

請下面放來一個形容字，你真是一位藝術家，最卓越的藝術家，一位真正散文家。」

生命是一個有機體，每個細胞有牠的位置和機能，但是唯有嚴密的組織，然後才能有機地成爲一個壯麗的生命。這不是唯美，也不是機械論，這是一個有血有肉有理性的靈性存在。所以臨到現代一位大小說家浦魯斯提，(Marcel Proust)分析福氏的風格，首先指出他常犯文法上的錯誤，甚至於情感教育這個書名，單就字面來看，應當譯做感情教育才是，然而由於堅定，非常美麗，所以浦魯斯提指出，文法上的美麗和正確並不相干。

福氏追尋散文的節奏，滿足他對小說的各別內容的要求。貢古兄弟在日記 Journal des Goncourt裏面曾經記述高地耶 Gautier的一句話：「你們想想看，福樓拜前一天對我講：「就完啦，我要寫的也就只有十來頁了，不過我已經有了詞句的全部收煞 Chutes。」那麼，詞句還沒有寫，他已經找到結束的音樂！他已經有了他的收煞，真是滑稽！」收煞是一個音樂名詞。福氏在風格上一生想解決的正是他爲自己提出來的問題：「那麼，介乎正確的字和音樂的字之間，爲什麼有一種必然的關聯？」這種聲音和意思的關聯，實際就是福氏對於風格終極的努力。往大裏和深裏看，這有自然哲學和一種對人生的看法做根據，

專就文學表現來看，他注重景，他觀察物，只爲彼此的過程和關聯。一本書對於他就像一個宏大的合奏曲，錯綜然而自然，繁複然而單純；一本書如此，一章如此，一段或者一句也如此；單獨來看是一個畫面，例如包法利夫人裏面的農產改進競賽會，然而前後來看，忽正忽反，忽雅忽俗，忽而喧囂忽而喑啞，上下起伏，正是一片音樂。他從複雜的組合尋找自然的氣勢。他用兩種方法完成他的目的。這兩種方法不是玩弄文字的結果，正相反，是尊重生命的收穫。寫壞了的句子經不起朗誦的試驗：『牠們壓抑胸口，妨害心跳，因之落在生命的條件以外。』

在中國，讀書種子往往只是一種光榮的懶人，炫耀典故，因襲成語，在典雅的文字裏面賣弄花巧，一切匠心留在字面，成就的僅僅屬於形式的唯美的頹廢傾向。法國多數文人在福氏之前，同樣走着下坡路，把流暢當做容易的風格 Style Facile，順手牽羊，不問情感思想的深淺，全朝現成筆墨奔了過去。福氏就恨這種風格，德·拉·布洛陶 Rostif de la Bretonne，尚夫勒芮 Champfleury，甚至於詩人繆塞 Alfred de Musset，他心折的巴爾扎克，都沒有逃出他這種無情的尺度。他表白自己：『不，千萬別拿現成的詞句寫文章。我寧可讓人活活剝皮，也不接受這樣一種原理。我承認這非常方便，然而也就是方便而

已。』爲什麼反對？太簡單了，因爲這流成一種濫調，缺乏生命，缺乏靈魂，不可能拿來組合風格。把現成筆墨從文章裏面剔出，然後我們就來到福氏完成理想風格的一個秘訣：運用直接來自生活的真實語言。瞭解這一點，我們才可以接受經典文學，我們才可以接近大師如莫里哀，如辣辛 *Racine*，如拉·風丹 *La Fontaine*，如拉·布芮耶耳 *La Bruyère*，也才可以明白福氏小說的筆墨成分。文字只是一個符誌，是一種歷史的文化的遺留。然而你所表現的却是活生生的現實，一個含有過去的有靈性的存在。文字應當和現實一致。這時候所謂文字就成了一種說的語言，活的語言。一位作家必須隨時隨地用心聽取，理會，分析，採納這裏活躍的奧妙和細緻，揉在他的作品裏面，拿活血注在活血裏面，成爲一個血。

另外一個方法，我們前面已經說起，在文字範圍以內，如蒲魯斯提所云，是一種文法的美麗。我們常常聽人談起福氏對於文字獨具隻眼，另有一種不同於人的用法，特別是動詞，介詞和副詞的認識和使用，有人甚至於說，他用未完成時 *l'imparfait* 救活了漸將就朽的法文。所謂文法的美麗，實際是不照文法行文的結果，一種更大的要求幫福氏在做取捨的考慮。有的由於節奏的需要，例如『和』*et* 這個介詞或者連續詞，就蒲魯斯提看來，『凡是常人用「和」的地方，福氏全都棄而不用。』我們偶而在聖經裏面遇到這種奇特然而

和情感一致的用法，但是福氏對牠具有異常清醒的偏嗜。下面是一段情感教育的文字，阿爾魯夫人最後一次來看福賴代芮克：

Frédéric soupçonna Mme Arnoux d'être venue pour s'offrir; et il était repris par une convoitise plus forte que jamais, furieuse, entravée. Cependant, il sentait quelque chose d'inexprimable, une répulsion, et comme l'effroi d'un inceste. Une autre crainte l'arrêta, celle d'en avoir dégoût plus tard. D'ailleurs, quel embarras ce serait!—et tout à la fois par prudence et pour ne pas dégrader son idéal, il tourna sur ses talons et semit à faire une cigarette.

老實說，前三個 *et* 在文法上都是贅疣，然而在行文的節奏上，具有不可言喻的美妙。更膽大的，例如同章最後一段，只有一句，原文是：

Et ce fut tout.

朗誦的節奏第一。又如蒲魯斯指出，希羅底最後一個字是一個副詞，『輪流』：

*Comme elle était très lourde, ils la portaient alternativement.*

地位的明顯，音節的衆多，立刻令人感到死者的頭顱的沈重分量，和精神上無比的時代暗示。但是更重要的是，福氏根據一個領會自然的哲學觀點，大量使用未完成時動詞，蒲魯斯提尊做『永生的未完成時』和他小說的進行和景物打成一片，宣示生命的不間斷的關聯，不僅止於說明環境而已。蒲魯斯提進一步告訴我們，福氏在作家之中最有時間的印象，也正是這個緣故，『就我看來，情感教育最美的東西不是一個詞，而是一片空白。』他舉下卷的第五和第六章爲例。第五章臨尼，我們知道他的好友杜薩笛耶在街上被一位警察殺死，而警察正是他的另一相識：『福賴代芮克，張着口，認出是賽耐略。』於是跳過一段了不起的空白，我們來到第六章的開始：



「他旅行。」

「他認識商船的憂鬱，帳下寒冷的醒寤，風景與廢墟的暈眩，同情中斷了的辛辣。

「他回來。」

「他出入社會，又有了別的爱情……」

我們馬上看出，這裏就不止於乾淨利落。

所有福氏在法文上行文的特徵，我相信看了上面的簡略解說，便稍稍明白譯成另一種語言，特別是中文，本身就是一種隔離，而動詞最沒有時間的功能，困難到了什麼程度。「單字」的正確涵義已經需要耐心尋找，而那些近乎神韻的「節奏」神，因為還要傳達一種精神上的哲理的要求，就不可能用另一種語言表達。用流行的濫調來翻譯，根本違誤原作的語言風格，然而一律用「和」字去翻譯，忠實於形式，去精神固不止一萬八千里。而原文字句的位置，到了另一種語言，盡量接近，自然而然還是要有一種改易的必要。這就是翻譯福氏的困難，他不僅是一位寫小說的人，而且是一位有良心的文章聖手。介紹他

的小說，假如拋開他的風格，等於揚棄精華，汲取糟粕。散茲玻芮曾經表揚他的成就道：『風格技巧和小說技巧互相結合，如此完美，凝成一體，做成愛好文學者的享受。』中譯絕對到不了這種藝術上完美境界，我所以在這篇序文裏面敘述原作的風格，實際是我向福氏和他的中文讀者表示真誠的歉忱。關於時代意義和內容動向，我不想在這裏多所饒舌，因為我希望至少我在文字方面能夠勉強應付字面的要求，讀者可以直接體會，而且，伊可維支有一段案語，不妨借了過來，供給讀者參考，勿需我再浪費無足輕重的筆墨：

『福樓拜在我們看來是他的社會環境和他的階級的兒子，但是他是一個不肖之子；正如宙斯一樣，斬了他的父親克洛諾思的頭。福樓拜反叛他的環境，憎惡他自己的階級，用他的偉大的藝術才能，他作着那資產階級的最無恥厚臉的惡德的巨大真實而深切地寫實的畫圖。』

『巴爾扎克頌揚資產階級，福樓拜却宣告了牠的死刑。』

● 「嘗試」是他的本義，通常用做「散論」或者「雜文」。

● 根據江思先生的中譯。

● Sentimental 這個法文形容字，是十八世紀末葉從英國借來的，直到一八三五年，國家學會才正式承認。中譯或做「感傷」。最能說明他的意思的是一句中文成語：「感情用事」。福氏雖然用了這個形容字，限於一般而言，專就 Sentiment 一字引申出去，沒有通行的「感情用事」的意思，所以我才譯成「情感教育」。



## 親密的回憶

高蒙維勒夫人

這些文字並非一篇關於居斯達夫·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的傳記；僅僅是回憶罷了；我的和我所能聚在一起。

舅父一生完全是在家庭的親密之中過掉，介乎他母親和我之間；演述他的一生，等於格外讓他為人瞭解，為人敬愛；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完成對他的一份孝心。

在居斯達夫·福樓拜出世以前，我的外祖父母已經生過三個孩子；老大，阿實勒 Achille，比他大九歲，另外兩個很小就死掉；接着就是居斯達夫出世，另外還有一個男孩子，幾個月就死了。最後是我母親，喀羅麗娜 Caroline，末一個孩子。

她和她的小哥哥特別相愛。相隔不過三年，兩個小的一步不肯離開；居斯達夫一學會了點兒東西，馬上就又講給妹妹聽；他頂歡喜做的一件事，就是讓她領略他早期的文學製

作。後來住到巴黎，他寫信給她，她把每天的情形轉稟父母知道，這種在一起思想的甜蜜方式一直跟了下來。

關於舅父兒時，大部分事實是我從一位老女傭人那邊聽來的，她把他帶大，在一八八三年去世，在他死了三年之後，和孩子在一起，當然親暱，可是等孩子成了她的主人，接着便是尊敬和崇拜。她『充滿了他，』記着他最瑣細的動作，他最瑣細的語言。說起『居斯達夫先生，』她相信在說一位非常人物，認識老女傭人的人們，一定欣賞在她天真的景仰之中含有的真實部分。

玉莉 Julie 在一八二五年來到路昂 Rouen，幫我外祖家做活，居斯達夫·福樓拜當時正好四歲。她是福勒芮 Fleury-sur-Andelle 村子的人，村子就在那欣欣向榮的美麗的山谷裏。而山谷從聖·彼耶·橋 Pont-Saint-Pierre 一直延伸到里昂森林 Lyons-la-Forêt 那個大鎮。兩情人 Les Deux-Amants 山嶺形成入口的屏障，堡子到處都是，有的掛着吊橋，被水圍住，然後就是辣德彭 Radepont 的宏麗的產業，一座老寺院的廢墟，和山頭四周的樹林。

這可愛的土地富有愛情和鬼怪的悠久的故事。玉莉統統知道；這個從民間來的心地

單純的女孩子，天性精細而又極其惹人歡喜，是一位說故事的能手。她的家人，從父親到兒子，在驛站上做車夫，嗜酒，相當不好。

居斯達夫頂小的時候，在她旁邊一坐就是整整一天。爲了逗他開心，玉莉拿她書裏記下來的東西加在家裏聽到的所有傳說上面，因爲，膝蓋害病，在牀上待了一年，和她那一階層的婦女一比，她讀的書要算很多了。

孩子屬於一種平靜，思維的性情，而且天真：這種天真他一輩子都留下一些痕迹。我的外祖母告訴我，他一來好幾小時不動活，一個手指放在口裏，想心事的模樣，差不多愚駭的神氣。六歲時候，一個大家叫做彼耶 *Pierre* 的老家人，覺得他不懂事好玩兒，碰見他磨煩他，就對他講：『到花園緊底，要不廚房，看我在不在。』孩子就去問女廚子：『彼耶叫我來看他在不在這兒。』他不懂人家在騙他，當着大家笑，他顯出一付沈思的樣子，似乎看到一種神祕。

我的外祖母教她的大兒子認字，她願意同樣教二兒子；教的時候，小喀羅麗娜在居斯達夫一旁馬上就學會了，他自己可怎麼也學不來，於是用了老大氣力來瞭解這些符號，這些符號對他卻默不作聲，他只有淌眼淚哭。可是，他急於想知道，腦子在工作着。

和市立醫院 1' Hôtel-Dieu 面對面，勒喀 Lecat 街上有一家尋常小房子，住着兩個老年人，米烏 Mignot 老爹夫婦。他們非常喜愛他們的小隣居。只要這邊招手，孩子就不斷打開市立醫院沈重的大門，跑着穿過街，坐上米烏老爹的膝頭。

引誘他的不是老婆婆的點心，而是老頭子的故事。他知道的人才多，一個比一個俏皮，說起來又多有耐心！從此以後，玉莉有了替人。孩子並不煩難，不過有些極端的偏好；他愛聽的故事，就得同他重說好些回。

米烏老爹也唸書給他聽。唐吉訶德特別引起我舅父的喜愛；他對牠永遠不膩。他一輩子對塞萬提斯 Cervantes 保持同樣的景慕。

遇到難教的地方，依照他，最後的理論總是：『學牠幹麼，有米烏爸爸唸，不就得啦？』不過，上學的年齡到了；他就要九歲，必須用功，老朋友跟不上他了。居斯達夫下了決心，不到幾個月，就趕上了同年齡的孩子們。他考進第八年級。

他不是常人所謂的一個用功學生。一來就不守規則，信口雌黃他的教師，挨罰次數很多，頭獎沒有得過，除掉歷史，他永遠搶到第一。他在哲學上出人頭地，但是他永遠不懂數學。情感旺盛，作人慷慨，他結交了一些熱烈的朋友，由於脾氣好，才情高，朋友和他十分相



得。他的憂鬱，因為他當時已經有了憂鬱，停在他的精神的一個角落，僅僅他自己可以出入，並不就和外在的生活揉混。他的記性很強，忘不掉人家對他的好處和他受到的煩擾；所以對他的歷史教員囑呂艾勒 *Chanel*，他保持着一种很大的感激心情，同時憎恨某一學監在溫課的時候，不許他讀一本他心愛的書。

可是，學校的歲月是艱苦的；厭惡紀律，一切有軍事氣息的組織，他就永遠沒有法子接受學校的習慣。變更操練，經常要鳴鼓宣示；這讓他刺激；從一間教室走進另一間教室，經常要學生排隊；這讓他氣悶。拘束對於他的行動是一種懲罰，星期四的結隊散步不是一種愉快，並非因為身體軟弱，而是因為天生對於他所認為無用的行動具有一種反感；對於走路的反感一直延續了一輩子。在所有運動之中，他僅僅喜歡游泳；他是一個很好的游泳家。

星期四和星期日回家，減輕學校的暗澹和痛苦和心愛的家人在一起，小妹妹在一起，是一種無可比擬的喜悅。

上課的日子，仰仗偷偷帶來的蠟燭頭，他在寢室讀了維克道·雨果 *Victor Hugo* 的一些劇本，舞臺的愛好到了極點。

從十歲起，居斯達夫就寫悲劇。這些劇本他連角色都幾幾乎分不清楚，居然由他和同

學演了出來。連着客廳的一間大檯球室送給他們去搞。球桌推在緊底，當舞臺用；上去，便踩着花園一隻凳子。喀羅莉娜管理布景和服裝。媽媽的衣櫥也讓打開了，舊圍巾正好充古時婦女的袍子。他寫信給一位主要演員，艾耳迺斯提·余法里耶 Ernest Chevalier：『勝利，勝利，勝利，勝利！你來呀！阿麥玳 Amédée，艾德孟 Edmond，余法里耶太太，媽媽，兩個佣人，也許還有一些學生來看我們演戲。我們要演四齣你不知道的戲。可是很快你就會學會了的。一二三場的票子做好了。有扶手椅。還有房頂，布景，布安置好了。也許要有十個十二個人。所以，提起勇氣，別怕，』等等。

阿夫賴德·勒·浦瓦特萬 Alfred Le Poittevin 比居斯達夫大幾歲，和他的妹妹勞耳 Laure 也參加演出。勒·浦瓦特萬一家人和福樓拜一家人是兩位母親連結起來的，她們從九歲起就在寄宿學校認識了。阿夫賴德·勒·浦瓦特萬幫助我舅父的文學發展，對她的少年時代具有很大的影響。天賦很高，富有才情，性格奇特，他年紀輕就死掉，是一種極大的悲痛。他在遺詩 *Les Dernières Chansons* 的序裏說起他來的。

關於我的外祖父母和我舅父的道德和理智的發展，下面再說。

我的外祖父是勞讓 Nogent-sur-Seine 一位獸醫的兒子。在包法利夫人裏面，拉芮維耶大夫被邀了來，在臨死的愛瑪的牀邊，提供意見，他的形態就是借自外祖父的。家境極其貧寒；但是，不顧艱窘，家裏把他送到巴黎學醫。他在大考時候得到頭獎，於是家裏不必破費，由於這次勝利，就成了醫學博士。他原來是杜皮唐 Dupugtren 的住院見習生，所以考試一過，立刻他就把他派到路昂，去做樓冒尼耶 Laumonier 醫生的助手，當時是醫院的外科醫生。留居的期間本來是短暫的；由於過分工作，生活貧苦，營養不良，健康受到了壞影響，出來不過是爲了恢復健康的。年輕的醫生不是待了幾個月，一待就待了整整一輩子。許多朋友經常的邀請，在巴黎達到一個崇高醫學地位的希望，就他的開始來看，希望可能實現，但是什麼也沒有讓他下決心離開他的醫院和他深深喜愛的人民。不過，在開始，是愛情把居留延長了的，他看到一位年輕姑娘，一個十三歲小孩子，樓冒尼耶太太的義女，一位孤女，住在寄宿學校，每星期回到她的義母家來。

四年生在喀法道司 Calvados 的主教橋 Pont-l'Évêque。她經過母親的關係，和爾芒底 Basse-Normandie 的最老的家族也有連繫。莎爾勞特·高爾代 Charlotte Corday 有一封信就講：『關於莎爾勞特·岡布洛麥耳·德·克瓦馬耳 Charlotte Cambremer de Croixmare 和無名醫生約翰·巴浦第斯特·福朗斯窪·浦羅斯派·福勒芮奧 Jean-Baptiste-Francois-Prosper Fleuriot 的婚姻，門第不合，傳說得很厲害。』臨到三十歲，德·克瓦馬耳 小姐又叫關進道院。但是障礙終於克服，跳出道院的牆，完成了婚姻。一年以後，生下一個女兒，母親在分娩的時候去世。孩子留在父親的懷抱，成爲他崇拜和恩愛的對象。我的外祖母活到六十歲，還帶着感情，想起她父親的親吻。她說：『每天夜晚他親自給我脫衣服，把我放在我的小牀，要處處代替我的母親。』父親的照料很快就停止了。福勒芮奧 醫生看見自己要死，就把女兒託付給從前在聖·席耳 Saint-Cyr 待過的兩位女教員，當時在翁花 Honfleur 辦了一家小型寄宿學校。她們答應照料她到她結婚，但是不久，她們也不在了；於是她的保護人，杜賴 Thourêt 先生，把年輕女孩子送到樓下冒尼耶太太 這邊，雅克·威廉·杜賴 Jacques-Guillaume Thourêt 的妹妹，他是國家議會 Etats généraux 的路昂 代表和主席。她和我的外祖父相見的時候，兩個人都才來不

久；幾個月之後，他們承認相愛，訂下婚約。

樓冒尼耶的家庭，和當時許多家庭相仿：在風雅外表之下，容忍風俗的輕浮。我的外祖母的嚴肅的天性和她的愛情讓她避開那種環境的危險。而且我的外祖父可能比她看事看的更清楚，要她在寄宿學校住到娶她的時候出來。他們結婚的時候，她十八歲，他二十七歲。他們的錢袋輕，但是他們的心並不因而畏縮。我的外祖父的財產只有他的未來，我的外祖母有一小塊田莊，每年收到四千里如。①

小兩口子住在小·福 Petit-Salut 巷，靠近大橋 Grand-Pont 街，一條小巷，房屋窄窄的，你靠緊我，我靠緊你，太陽就不可能送光線進來。在我兒時，外祖母常常帶我走過這裏，望着窗戶，她以一種嚴重，差不多宗教的聲音對我說道：『你看，就是那兒，過掉我一輩子最好的年月。』

父親是香檳人 Champenois，母親是腦爾芒底人，居斯達夫·福樓拜具有這兩種民族的特徵，氣質非常開朗，同時又被北方民族的茫漠的憂鬱所翳罩。性情勻停快活，常常顯出滑稽的姿態，可是本性之中，埋着一種飄渺的憂愁，一種杞慮；生理的存在是強壯的，傾向於完整強烈的享受，然而靈魂，嚮往於一種尋找不到的理想，未曾在任何地方遇見，因而

不斷陷入痛苦。這在最小的事情都看得出來：對於生命他真還不想有所感覺，因為不停不息地尋覓精緻，感覺對於他差不多永遠變成一種痛苦。這當然是神經組織敏感的結果，好幾次發病，特別是在年輕辰光，由於強烈的擊撞，敏感就格外尖銳了。可是這也來自他對於理想的熱愛。這種腦病好像一個面網，罩着他的全生；這是一種畏懼，最美的日子也因之而變黯澹了；不過，這對於他結實的身體並無影響，頭腦的持久堅強的工作一直繼續下去，沒有中斷。

居斯達夫·福樓拜是一個瘋狂的信士；他把藝術當做上帝，他就像一個信徒，熟悉他獻上去的愛情的種種苦楚和醞釀。和抽象的形式在一起活過幾小時，神祕之士重新變成了人，興高彩烈，開懷大笑，才情汪洋，興會淋漓，演述一個有趣的故事，一椿本人的回憶。他最大的快樂之一就是娛樂他四周的人們。我發怒，或者我生病，爲了逗我開心，他有什麼沒有做過？

他的根源的正確容易體會出來。他從父親收到實驗的傾向，對於事物的細心觀察，和認識一切的嗜好；觀察使他用無限時間來透澈瞭解最小的枝節，認識使他是藝術家還是學者。母親把易於感染的心性傳給他，還有那種差不多女性的感情，往往泛濫在他的心園。

外頭，有時候看見一個嬰兒，他的眼睛就濕潤了。他對旅行的喜好，他對我講，來自他的一位祖先，一位參加征服加拿大的水手。他十分驕傲把這位勇士算做他的家人，他覺得他非常有『種』Crâne，不像中產人，因為他恨『中產人』bourgeois，常常用到這個名詞；但是，到了他的嘴裏，牠的意思等於庸俗，貪妬，道學，凌辱一切偉大和一切美麗。

樓冒尼耶一死，我的外祖父就接着他做市立醫院的主任外科醫生。居斯達夫·福樓拜生在這座大廈裏面。

路昂市立醫院，前一世紀的建築，並不缺乏一種所謂性格；牠的筆直的線條含有明愼和沈思的成分。位在克羅納 Crosne 街的末梢，人從市中心出來，就看見迎面立着弓形的大鐵柵欄，黑黑的，後面展開一座院子，種着成排的菩提樹；沿邊是房屋。

從前我的外祖父母住的那一部分做成大廈一翼，可以由醫院一個獨門進去；在柵欄大門的左手，一個高門連着一座院子，草長在古舊的石地的隙縫。在樓亭的另一邊，一所花園形成街隅，一堵藤蘿伏蓋的牆在左手把牠包住，右手是醫院的建築把牠圍攏。高高的灰牆，小小的花玻璃窗洞，玻璃後面貼着一些瘦削的面孔，頭裹着一塊白布。這些蒼白的形影，眼睛下陷，表示痛苦，含有深深的憂愁。

居斯達夫的房間是在二樓，靠大門院子那邊。望出去是醫院的花園，比樹梢還高；在樹葉濃綠之下，有太陽的日子，病人就來坐在石凳上面；有時，一位姆姆的大帽子的白翅膀快步穿過院子；偶而還有一些難得的訪客，病人的親戚，或者住院見習生的朋友，但是永遠聽不到喧囂，遇不到意外。

這種憂鬱嚴酷的環境，對居斯達夫·福樓拜，顯然具有影響。他在這裏養成那種對於人類一切苦難的卓越的同情，還有那種從來不會離開過他的崇高的道德，決非那些畏懼他的不三不四的議論的人們所想得到的。

把我舅父喚做常人所謂的藝術家，沒有比這再不相近的了。在他的性格的特徵裏頭，讓我永遠驚奇的，是一種對立的現象。這個人專心致志於風格的美麗，拿那樣高的地位送給形式，就算不是頭等地位，對於四周事物的美麗極少表示關切，他使用的東西和傢具的沈重或者粗糙的線條，會讓最不雅緻的人士嫌醜，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流行的小擺設，他也無動於衷。他熱愛秩序，簡直到了瘋狂程度，書要是不照某一樣式排好，他就不能夠工作。他用心保存着所有寫給他的函札。我發見好些匣子都塞得滿滿的。

難道他以爲人家同樣看重他的信翰，有意要我當做責任，聚在一起，公之於世，誰也推



測不出。後來，他的書簡 *Correspondance* 以另一副面貌把他托出，和他的作品大不相同，引起極大注意。

他每天工作，一直保持着一種極端的規律；他把自己擺在工作裏頭，就像把一匹老牛駕在犁頭，並不在乎靈感，他講，等靈感會把人等枯渴的。關係到他的藝術，他的意志能力是堅定的，耐心從來不會疲沓。死前若干年，他喜歡對自己講：『我是教會末一位聖父。』說實話，栗子顏色長袍一披，一頂黑緞小帽戴在頭頂，他真還像皇港寺院 *Port-Royal* 的一位修士 *solitaire*。

我像依然看見他沿着克窪塞 *Croisset* 的平臺散步，聚精會神地思索；他忽然停住，交起胳膊，頭朝後一仰，好幾分鐘眼睛盯住他的上空，然後再安安詳詳，繼續走動。

市立醫院的生活是整齊，寬適而又良好。我的外祖父來到醫學方面的高的地位，一切能為青年造福的安逸和溫柔都給了子女。他在路昂附近的戴鎮 *Déville* 買了一所鄉下房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又把牠摔掉，鐵路穿過花園，離住宅也就是幾米突。然後他買下賽納 *Seine* 河邊的克窪塞。

每隔兩年，全家到勞讓看望福樓拜一姓的親戚。這和真正的旅行一模一樣，乘着驛車，

一清早上路，就像古時太平年月。這給我舅父留下有趣的回憶；但是特別感動他的回憶却是土鎮 Trouville 消磨的假期，當時土鎮也只是一個漁村而已。

他在這裏遇到一家英國人，高利耶 Collier 海軍上將的家人，個個美麗而又聰明。兩位大小姐，皆耳土德 Gertrude 和亨麗艾特 Henriette，很快就變成我舅父和我母親的知己。皆耳土德後來就是特朗 Tennant 夫人，最近給我寫來幾頁關於她少女時期的文字。我把下面幾行譯出來：『居斯達夫·福樓拜當時就像一個年輕希臘人。正當少年高而瘦，敏而文，如同一位運動員，不體會他心身雙雙的天賦，不在乎他發出的印象，完全漠視禮貌。他的衣著是一件紅法蘭絨內衣，一條藍粗布長褲，一根顏色相同的寬帶子緊緊束着腰圍，帽子隨便一戴，常常光着頭。我和他談起名望或者影響，應當爭取，我也敬重，他聽我講，微微笑着，似乎落漠之至。他讚賞自然，藝術和文學裏面美麗的東西，他說，他願意爲牠活着，不計私人利害。他一點也不想到光榮或者任何贏利。一個東西真實而又美麗，不也就夠了嗎？他最大的喜悅是尋到他認爲值得景慕的東西。他的友誼的可愛是他對一切高貴的物事有熱情，他的精神的可愛是他有一種濃烈的個性。他憎恨一切虛偽。他的天性裏面缺欠的就是對外在的物事，有用的物事的關切。萬一有人偶而說到宗教，政治，經濟，認爲和文

學藝術一樣偉大，他會睜大了眼睛，驚奇而又憐愍。唯一值得活着的，是做一位文人，一位藝術家。』

也就是在土鎮，他認識了音樂書籍發行人冒芮斯·施萊新格 Maurice Schl. singer和他的太太。他在海濱居住的期間，有些特殊人物深深嵌在他的記憶，其中如一位老水手，巴耳拜 Barbet 隊長，和他的女兒小巴耳拜，小駝背，永遠在喊罵她的孩子們；又如畢雅耳 Billard 醫生，古伊葉耳 Couillere 老爹，當地的區長，在他家裏一用飯就用六小時。寫一顆簡單的心，他想起這些年月。歐班太太，她的兩個小孩子，她住的房子，這簡單的故事的瑣細枝節，如此真實，如此明淨，全都具有一種驚人的正確。歐班太太是我的外祖母的一位姑母；全福和她的鸚鵡也真有其人其物。

我舅父臨到晚年，非常喜歡溫習他的兒時。他寫一顆簡單的心，在他母親去世以後。描繪她生長的城鎮，她嬉戲的家園，她的同輩親戚，兒時的伴侶，等於又找到了她，同時這種溫柔的心情，幫助他的文筆，寫出他的最動人的篇幅，他也許以作家的身份在這裏留下最多的本人的存在。介乎歐班太太和她女僕之間的那個場面，她們在一起安排那些曾經屬於維爾吉妮的零星物件，大家只要一想也就明白了。我的外祖母戴的一頂大黑草帽爲我舅

父喚醒一種相同的情緒；他從釘子上面取下遺物，靜靜地端詳，眼睛濕潤了，恭恭敬敬地放回原來地方。

最後，離開學校的幸福時日到了，可是選擇一種職業，尋找一種工作的恐怖問題，毒藥一樣敗壞他的喜悅。做爲事業，他看中的也就是文學；可是，『文學』不是一種職業，不可能達到任何『地位』。我的外祖父滿想他的兒子做一個學者和一個實行家。拿自己完全獻與美，形式的唯一絕對的尋覓，他覺得近乎一種瘋狂。他是一位性格極其堅強的人，習性非常活動，他很難瞭解藝術家心性的特徵；有些女性的神經作用。在他母親旁邊，我舅父得到更多的鼓勵，可是她認爲兒子應當順從父親，所以決定下來，居斯達夫在巴黎學法律。他去了，捨不得離開他的家人，特別是他的妹妹。

來到巴黎，他住在東街 Rue de l'Est 一家男子公寓。很不舒服。他覺得同伴的喧鬧和易於滿足的歡樂愚蠢，並不參加。於是他一個人，關上門，打開一本法律書，馬上就又扔掉，躺在牀上，拚命抽煙和夢想。他感到一百二十分無聊，變得憂鬱了。

僅僅浦辣笛耶 Pradier 的畫室給他一點溫暖，他在這裏見到當代所有的藝術家，和他們一接近，他覺得他的本能擴張了。有一天，他在這裏遇見雨果。有些女人也到這裏來，

他就是在這裏第一次看見路易絲·高萊 Louise Colet 太太。他也常去看望土鎮的兩個漂亮英國女孩子，出入於發行人施萊新格的客廳，他父親的朋友雨勒·克勞蓋 Jules Cloquet 醫生的煦和的住宅，他帶他去過皮賴乃 Pyrénées 和高耳司 Corse。寫情感教育就有當時的回憶活在裏面。

然而，友誼也罷，甚至於不用說，愛情也罷，無聊，一種無邊無涯的無聊佔有着他。這種違反他的愛好的工作越來越使他忍受不下去，他的健康受了嚴重的影響，只好回到路昂。

我母親結婚，第二年她去世，不久又是我的外祖父去世，<sup>②</sup>我的外祖母太痛苦了，所以她也高興兒子留在身旁。巴黎和法科統統放棄了。就是這時候，他和馬克席穆·杜·剛 Maxime Du Camp 到布洛達涅 Bretagne 旅行，一同用穿過田野和沙灘 A travers les Champs et les Grèves 這個題目寫過遊記<sup>③</sup>。

回來，他開始寫聖·安東，他的第一部大作品：在這以前，他寫過好些東西，直到死後，才有些殘篇公之於世。這時候寫的聖·安東並非讀者看到的稿本。這部作品在完全脫稿以前，曾經在三個不同的時期從事來的。

臨到一八四九年，居斯達夫第二次和杜·剛出門旅行。這一次，兩位朋友去的方向是

近東，久已夢想的近東！

二

我的切身回憶從他到家的時候開始。他是夜晚回來的；我已經睡了；有人把我喊醒。他從我的小牀把我抱起，猛然高高一舉，覺得我穿着長睡衣好玩；我記得牠比我的腳還要低。他放開嗓子大笑，然後在我的臉上親着他的大吻，把我逗哭了；他的鬚鬚濕漉漉的掛着露水，我覺得冰涼，所以放我再睡，我十分高興。我當時五歲，我們是在勞讓的親戚家。三個月以後，到了英國，我還清清楚楚記得他的樣子。那是倫敦舉行第一屆博覽會的時期；他帶我去；羣衆使我害怕，我舅父讓我坐在他的肩頭；我穿過遊廊，高高在上，一覽無餘，這次在他的懷抱，我快活的很。他爲我選了一位保姆，我們才又回到克窪塞。

我舅父有意爲我啓蒙。保姆教的也就只是英文；我的外祖母教我識字，寫字；他把歷史和地理留給自己。他覺得研究文法沒有用，認爲識字就會拚寫，拿抽象東西來壓一個小孩子的記憶，他覺得不好，放在後面的應當先教。

於是完全相似的歲月開始了。

我們居住的克窪塞，是從路昂到哈福 Hayre 的頭一個村子，靠着賽納河岸。房子全是白顏色，形式低長，可能有兩百年之久的光景，在先歸聖·吳昂 Saint-Ouen 寺院所有，充僧侶的鄉院用，我舅父喜歡假想浦賴渥 Prévost 方丈在這裏寫成馬儂·萊絲荷 Maron Lescaut 內院依然留下十七世紀的尖房頂和上下開啓的窗戶，建築引人注意，但是前臉醜陋。在本世紀初葉，牠有一次經人修繕，由於欣賞力惡劣而受了傷，這種情形在第一次帝國和路易·菲力普 Louis-Philippe 的統治時期常常遇到。大門上頭，彷彿浮彫，有些醜惡的彫塑，模倣布利耳東 Bouchardon 的四季 Saisons 客廳壁爐的架子的兩角，用白大理石做了兩具木乃伊，紀念埃及之役。

房間不多，然而相當寬大。底層是高大的飯廳，正佔全房的中心，一扇花玻璃門連着花園，門旁一邊一個窗戶，望着河水。適目而又欣快。

左手第一層，一條長走廊，通各房間；右手，我舅父的工作室。這是一間大屋子，天花板太低了些，但是光線很好，有五個窗戶，三個一排開向花園那邊，兩個開向房子的前臉。望出去風景宜人，草地，花畦和長壇的樹木，賽納河出現在一棵絕美的蓮花木的枝葉之間。

一家人的習慣照我舅父的喜好養成，外祖母可以說是沒有個人生活：她活着就爲完

成家人的幸福。假使她以為看出兒子有病苦的最小的徵象，她就急了，想法子以一種完全安靜的氣氛把他包在當中。早晨，禁止發出最小的響聲；將近十點鐘，一陣急劇的鈴聲響了起來；我舅父的房間有人進去了；也就是這時候，人人才像醒來。佣人拿進書信和報紙，往牀几上放下一大杯極新鮮的冷水和一管裝滿了的煙斗；然後窗戶打開，陽光一片汪洋進來。我舅父拿起書信，瞥一眼封面，但是在吸幾口煙以前，難得拆一封信看，然後他一邊讀信，一邊敲敲相近的隔板，呼喚他母親，她馬上跑過來，坐在他的牀邊，直到他起來。

他慢慢梳洗，有時中斷了，到桌邊再讀一遍他念念於心的一段文字。雖說非常簡單，他用心裝梳，整飭到了精細的程度。

臨到十一點鐘，他下樓用早點，我的外祖母，巴欒 Parain 姑爺爺，保姆和我早已坐好了。我們全都極其喜愛巴欒姑爺爺。他娶的是我外祖父的妹妹，他一年有大部分時間和我們在一起過。這時候我舅父喫的少，特別是早晨，覺得營養豐富反而使人昏沉，妨害工作；幾乎永遠沒有肉，雞蛋，青菜，一塊乾酪或者一個水菓和一杯冷巧克力。臨到用點心的時候，他燃起他的煙斗，一管陶土做的小煙斗，站起來，走向花園，我們隨在後面。他喜歡散步的地點是背靠着石頭的土臺，一邊臨着一些老菩提樹，修剪筆直，彷彿一堵絕大的峭壁。這通到一



一座小亭子，路易十五的風格，窗戶開向賽納河。夏天夜晚，我們常常坐在雕鏤細麗的陽臺，好幾小時靜靜的，全都聽他談話；漸漸夜晚來了，最後的行人也不見了；對面的絳路顯出一匹馬的影子，幾乎看不清楚，拖着一隻船，無聲無息溜了過去，月亮開始照耀，彷彿一片精細的金鋼鑽的塵埃，萬千銀屑在我們的腳下面閃爍；一陣輕浮的水汽侵入河面，兩三隻小船離開了河岸。撈鱘魚的漁夫出發了，拋下他們的網。我的外祖母，十分脆弱，咳嗽着，我舅父就說：『是去調理包法利的時候了。』包法利這是什麼？我不知道。我尊敬這個名子，這幾個字，正如一切來自我舅父的我都尊敬，我迷迷茫茫相信這是工作的同義字，工作就是寫，那不必說了。不錯，就是這些年，從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五六年，他寫好這部作品。

我們極少在午飯以後到亭子那邊去。躲避正午的太陽，我們上到一個地點，綽號『麥耳居耳』Le Mercure，原因是從前有那麼一座神像裝璜牠。這是第二條林道，位於平臺之上，有一條可愛的幽徑連着，密密紮紮全是樹陰；石頭裏頭冒出好些奇形怪狀的老水松，肢解的樹根和樹身全都赤裸裸露在外面；牠們好像僅僅仗着一些細小的鬚根，掛在山坡傾圮的牆壁上面。正在走道上面，彷彿半圓形的建築，一條圓凳藏在一些栗樹底下。穿過栗樹葉子可以望見平靜的水，往上望出是大片的天。不時一塊雲彩轉眼就消失了。這是一

條汽船的煙馬上就在樹木的細長行列之間，露出船舶的尖桅，拖在汽船後面，一直拖到路昂，數目有七條到九條之多。這些活動房屋的行列，同你說起遙遠的風土，真是沒有比牠們再莊嚴再美麗的了。將近一點鐘，聽見一陣尖銳的響聲，就像本地人說的，『汽』來了。一天三回，這條船在路昂和拉布葉 La Bouille 之間往來。啓碇的信號響了。

我舅父就說：『好啦，去上課，我的喀羅 Caro，』於是挽着我，我們兩個人就回到那間大書房，百葉窗早已當心關好，不放酷熱透進；房子氣味挺好，可以聞到一種東方念珠的味道，攪着煙草的味道，還有一點香味，從洗臉房間的半開的門傳了過來。我膜拜一張大白熊皮，一下子跳了上去；我拚命吻着牠的大頭。我舅父在這時候把煙斗放回壁爐上面，另選一管，塞滿了，燃好，然後在房間另一端一張綠皮扶手椅裏坐下；他交起兩條腿，向後一仰，拿着一把銼，磨光他的指甲。『怎麼樣，你好啦！你記得起那天講些什麼嗎？』——『噢！派勞皮達斯 Pélipidas 和艾巴米龍達斯 Epaminondas 的故事，我全知道。』——『那麼，你講。』我開始了，隨即自然噁，我記亂了，或者我忘掉了。『我再對你講一遍。』我湊近了，我坐在他的對面一張長椅，或者無背的沙發上。集中注意，心跳着，我仔細聽着他給我講的，非常有趣的故事。

他就這樣教我全部古代歷史，一個又一個拿事實互相比證，就我瞭解的範圍發揮一下大意，然而永遠是觀察真實，深沉；成熟的心靈聽了他講，也會覺得他的教學方法一點也不幼稚。我有時候打斷他的話問他：『這人好嗎？』這句問話指着一些人如剛比斯 Cambyse，亞力山大或者阿耳齊畢阿德 Alcibiade，他就不免窘於回答了。『好……家活，這些先生們很難斷定。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可是不滿意，我以為『我的老爺子』 Mon vieux，我總這樣喊他，對他同我說起的人物的生活，就是最細的枝節也應當知道。

歷史功課上完了，我們就上地理。他怎麼也不要我拿一本書唸。他說，『頂多，也就是圖兒，這是教小孩子的方法。』所以，我們有紙片，有球，有七巧圖，我們在一起拚好了又拆開；然後，爲了解釋島，半島，港，灣，岬之間的區別，他拿起一把鏟子，一桶水，在花園的一條小徑裏，做些自然的模型。

我越往大裏長，功課也就越長，越嚴肅；他一直爲我延長到十七歲，我出嫁的時候。等我十歲大，他要我在他說話的時候記筆記，等我能夠領會了，他開始叫我注意一切物事的藝術方面，特別關於讀書。

他認爲書只要寫得好，就不危險；他這種見解來自內容形式的密切的連合，寫得好就

不會想得壞，或者孕育下流。有毒的，有害的，可能玷污理智的，不會是粗野的枝節，天然的事實，一切都在自然之中；無所謂道德，或者不道德，而是表現自然的人們的心靈使牠偉大，美麗，安靜，渺小，卑鄙，或者使人苦惱。誨淫的書也會寫得好，依着他，就不可能存在。

他要我讀書的範圍雖說很寬，但是他很嚴厲，一點也不要我讀那些僅僅供我消遣的東西，也永遠不許我看一本書半路放下。他寫信給我，『繼續讀征服的歷史。才開始讀就又一攔攔上若干時，不要養成這種習慣。拿起一本書，必須一口氣把牠咽掉。這是唯一看見全盤和受益的方法。讓你養成追求一個觀念的習慣。你既然是我的學生，我就不要你有那種思想不連氣的情形，那種沒有後勁的情形，這正是你們女性的通病。』

他堅持這種理智的訓練，認為極其有益；他的教育就是盡可能把牠印入我的精神。他本人十分良善，在若干點上非常嚴格；就像他要一個女人純正，不光就在行為規矩，還得她往這裏添上通常所要求於一位正經男人的品德。我的功課完了，我舅父就坐在他的桌前，橡木背的高扶手椅裏面，除非到窗邊吸一大口空氣，就不休息了，一待就是七小時。然後，用晚飯，如同午飯過後，大家又做親密的談話。九點鐘，至遲十點鐘，他又急急忙忙工作去了，延長到深夜才住。只有在這些寂靜的時間，沒有一點點聲音攪擾他，他才分外起勁。

他就這樣一連好幾個月下去，不見人，除掉路易·布耶 Louis Bouilhet，他的知己朋友，每逢星期日來，待到星期一早晨。一部分夜晚用在讀一星期的工作。什麼樣熱情流露的辰光！大聲呼喊，不休不止的感歎，一個辭藻的取捨的爭論，你來我去的熱忱！一年有三四次，他到巴黎過幾天，住在海德耳 Helder 旅館。他的娛樂也就是這種短暫的出行。

然而，臨到一八五六年，決定發表包法利夫人，居斯達夫·福樓拜來到廟街 Boulevard du Temple四十二號住，一所屬於謀芮耶 Mourier先生的房子，他是笑劇·養息劇院 Théâtre des Délassements-Comiques的經理。布耶在那一年要在奧代翁 Odéon上演他的處女作德·孟塔耳息夫人 Madame de Montarcy。他早就在他的朋友之先離開路易昂和他的教師職務，專心研攻文學。我的外祖母不久也就去了；她在冬天的月份來到一家有傢具的公寓，兩年以後，就在兒子居住的房子下面一層住定了。

雖說相近，我們全很獨立。我舅父帶了一個聽差貼身使喚，一個叫做納耳席斯 Narcisse的，怕是世上最怪的人了。他原先是我的外祖父的傭人，他的滑稽和他的熱情讓我舅父決意叫他跟在身邊。納耳席斯從事農耕，結婚，六個孩子的父親，急急丟下妻子家室，追隨他老主人的兒子。他對他的尊敬到了瘋狂的程度，但是上下的距離一點也不擱在心上。

有一天，他回來，完全醉了，我舅父望見他坐，或者不如說是倒，在廚房一張椅子上面。他幫他走到他的房間，躺到牀上。於是納耳席斯一副哀求的模樣：『啊！老爺！您就做好事做到底，把靴子給我脫掉。』主子寬恕之至，就照辦了。

朋友們喜歡這佣人的議論和回答的敏捷；有人拿自己的書送他。於是他坐在工作室或者書架前面，胳膊夾着一根羽毛筆，手裏捧着一本書；他學他的主子，高聲讀着。但是這種藝術的抒情作風，加上好喝幾盅酒，完全毀了這可憐蟲的頭腦；他不得不回鄉下去了。

到了冬季這些月份，我想念夏季的日子，因為包法利夫人的盛大的成功，接着就是一場轟動的官司，使我舅父有了名，人人都要和他親近。他一來就出門，我看見他的時候少多了。

廟街的公寓有些日子很熱鬧，在這裏舉行的親密的小宴成爲一種愉快，我記得有些次我也參加，圍着飯桌聚攏的有聖·佩甫 Sainte-Beuve 桑斗 Sandeau 夫婦，高耳呂 Cornu 夫婦，後者是玉勒·杜浦朗 Jules Dulpan 帶來的，他是居斯達夫·福樓拜的非常忠心的朋友，查理·道斯穆瓦 Charles d'Osmev，戴奧菲勒·高地耶 Théophile Gautier 也常常來，星期日門開的更大了，朋友特別多。

對我舅父，有幾個關係在這時期開始，一直維持到他去世。他去瑪笛耳德 Mathilde 公主的客廳去的很殷勤；他在這裏發見聚着一些學者、藝術家，若干親密的朋友，十分喜好這種理智和浮華的環境。他去杜伊勒芮 Tuileries；貢比艾涅 Compiègne 邀他；<sup>②</sup> 在宮堡居住的期間，他想到寫一部大小說，把法蘭西和土耳其文化放在裏面。

隨後，又是馬尼 Magny 晚餐，起初只有十來個人：聖·佩甫，高地耶，貢古爾 Goncourt 兩兄弟，嘎法耳尼 Gavarni，洛朗 Renan，泰尼 Taine，德·囉維耶爾 De Chennevières，伯爵，布耶和我舅父。談話趣味高尚，無拘無束，漫無止境。

最後，五月到了，我們回到克窪塞，過着平靜的美好生活。

一八六零年，我舅父開始寫薩朗寶，不久就感到有旅行迦太基 Carthage 原址一趙的必要，他去了杜尼西 Tunisie。回來，他陪母親去維實 Vichy，我們一連去過兩年。

我的外祖母的健康不許她和我一同出外，舅父替她陪我，他陪我散步，星期日甚至於帶我上教堂，不顧他的信仰的獨立，或者不如說，由於這種獨立。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常常去坐在那些沿着阿里耶 Allier 的小白楊樹底下，他讀書，我作畫，有時候他停住讀書，同我講起他的心得，或者開始默詩，他也嗜得下整頁整頁的散文，他最常引證的是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和 沙斗布芮昂 Chateaubriand 的散文。這種記憶同樣在歷史年月和實事上看得出來。但是，假如關係着一種文字回憶，那他真叫驚人了；二十年前唸的一本書，他還記得住當時他注意的某頁和某頁某處，他走到書架，打開書，告訴你：『這兒是，』明亮的眼睛閃着一種滿意的光彩。

他在維實重新遇見一些老朋友，在埃及邂逅的維勒曼 Villemain 醫生和朗拜·背 Lambert-Bey，昂方丹神甫 Père Enfantin 的信徒之一。

但是臨到一八六四年，我的婚姻來了，我們的生活完全換了一個樣子。一年中有一大部分我住在笛耶浦 Dieppe 附近的勒城 Neuville，我去克窪塞一年也就只有兩次，春季和秋季。我舅父在我家裏居住的期間並不長久，任何移動都異常擾亂他，妨害他工作。爲了寫作，他需要一種極端的緊張，他在別的地方不可能得到他醉心的境界，除非是在他的工作室，坐在他的大圓桌前面，明白沒有東西會來攪擾他。這種喜好安靜的心情，往後過分發展，已經對他最小的動作開始起了專制作用；過不到幾天，我就看出他不安了，感覺他回到家，繼續心愛的工作。

所以，足有十年，我們的生活很少混在一起，除去一八七一年的四月。我在英國過了



幾個月回來，我覺得他變了許多。戰爭給他留下一個深深的印象；他的『老拉丁人』的血使他厭惡重新回到野蠻。不得不離開他的家，因為他說什麼也不肯低頭和一個普魯士人講話；他逃到路昂，住在哈福碼頭一個小房子，非常不舒服。這和一無所有相差不遠；我的外祖母年紀太大了，不再過問家事，所以鄉間必要的傢具和物事沒有搬到城裏，本來輕而易舉，也全留在克窪塞，那裏駐了十來個士兵。

生活不安靜，作事不能作，想着他的書房，他的書籍，他的住宅遭受敵人蹂躪，我舅父的心神陷在一種可怕的紛亂和痛苦之中。他覺得文藝死了。怎麼？這可能？一個有文學修養的國家掀起這汪洋的血海！一羣學者圍攻巴黎，破壞有紀念性的建築！

他以爲回到家園，一無所有。他錯了；除去一些沒有價值的小物事，例如卡片，小刀，裁紙刀，他的東西沒有受到絲毫騷擾。回來只有一件事氣悶，氣味，普魯士人的氣味，如法國人所稱的，一種抹油的靴子的氣味。三個月的長久佔據把這種氣味印在牆壁裏面，於是爲了消除起見，必須重新粉刷房間，再鋪氈子。

六個月過去，我舅父還是不能夠寫作；最後，來到勒城我住的地方，經不住我的哀求，他重新拾起聖·安東的誘惑，就在這回寫成了。

居斯達夫·福樓拜的生性對於幸福就有一種不可能容受的成分，緣故由於一種不斷的需要，再三走回頭路。比較分析。就在最最應當享樂的年月，他把享樂解剖到了一種田地，他看見的只有享樂的屍首。

遊尼羅河的時候，他寫出那篇題做划子上 *An bord de la cange* 的文字，念念不忘的却是賽納河畔的家園。他眼前的風景好像並不吸引他，直到後來，他才記了起來。例如，人的愚蠢，人的談話，他貪財一般感到興趣。他說：『愚妄和我的汗毛孔息息相應。』有人責備他不出去，不到田野舒散舒散，他就發脾氣，嚷道：『可是自然吃了我！我要是在草上躺長久的話，我相信會有植物在我身上長出來的。』他再加上一句：『你不知道一切移動給我招致的壞處。』

他就自己來寫他的感受，他一生最痛苦的遭際，從他的生性的深處搜索，討究最隱蔽，最親切的暗脈。報上一段新聞，他認識的人們的一件可笑的小事，當權的筆下的蠢話，他們的自尊心或者貪心的表徵，都是求之不得的經驗，記在本子裏面，他不懂藝術需要事先考慮利潤，依照他，銀錢償付不了藝術家的辛勞，介乎發行人米曠·萊維 *Michel Lévy* 爲包法利夫人五年版權所付的五百法郎和若干年後他爲薩朗寶收到的一萬法郎之間，他

一點也看不出差別。

十七歲上，他到皮賴乃旅行，在苟布 Gaube 湖，噶法耳尼 Gavarnie 附近的客店，在小本子上記下旅客寫的最愚蠢的題辭。這已然是入世語錄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布法與白居謝的開端。這種對滑稽物事的強烈理解，正是他對理想的喜愛的有用的對立，如同他對笑劇的欣賞修正他天生的憂鬱。

### 三

一八七五年，銀錢上大量的損失改變了我們的地位。我丈夫看着他的產業爲了商業交易全部毀滅。我不能夠提出我的財產的一部分來給他用，因爲我嫁的時候，陪嫁的資產是照腦爾芒底極流行的制度辦理的；於是我舅父慷慨天生，挺身而出，把他所有的產業給了我們，挽救我們的困難。他留下給自己過活的，只有我們答應給他的年息和他作品非常微薄的收入。我們開頭想到出售克窪塞；這份產業是我的外祖母老早留給我本人的，她唯一的願望是她的兒子居斯達夫繼續在這裏居住。由於這種考慮，加上我舅父和他，分手或許感到不適，我們決定留着牠不賣；孤獨傷害他的多情的天性，所以，也就只有這種在一起

生活的安排和他相宜。一年他有大半在鄉間過；他在巴黎回掉繆芮要 Murillo 街的公寓，

和我們住在一家樓房，五樓，在聖·奧惱賴·關廂 Faubourg-Saint-Honore 街和奧爾

唐絲王后 Reine-Hortense 林道的轉角。

和往日一樣，我們住在一起，談話比我兒時是更豐盈，更深沉，更親密了。我們過的是退隱的生活，舅父把我當做一個朋友；我們無所不談，然而我們最愛討論的是文學，宗教和哲學題目，意見雖說往往不同，我們中間從來沒有引起任何不痛快，不愉快的情形。

寫過聖·安東的人，很容易看得出來，對於人類的宗教思想和牠千變萬化的表示，早就充滿了一腦子。古老的神譜特別讓他感到興趣，任何種類的過度對他都有無限的吸力；隱士戴巴伊德 Thébaidé 的修士，激起他的景慕，他覺得自己心嚮往之，如同嚮往恆河邊的佛。他常常重讀聖經。以賽亞的這句話：『帶好消息來的使者，站在山頭，他的脚是多麼美啊！』他覺得好極了。『想想，給我研究研究這個，』他對我講，充滿熱情。

就藝術方面來看，他是無神者，但是就他靈魂的需要來看，他是汎神者。他十分景慕的司比奴薩 Spinoza，不見得對他沒有留下影響。再說，除去美的信仰，此外任何一種信仰在他的精神上都沒有扎下太深的根，所以到了某一點上，他可能聽取而且承認相反的看

法。他喜歡重複蒙田的話，應當枕着懷疑的枕頭睡覺，這大概是他在哲學方面最終的結論了。

然後，我們回到他一天的工作方面。他才寫成的詞句，異常鮮妍，他高高興興唸給我聽；一個無能爲力的見證，我也參加那些辛苦收穫的篇幅的緩慢創造。夜晚，同一的燈照亮我們；我，坐在大桌的邊沿，從事女紅，或者看書；他麼，在工作辛勤之下掙扎；有時候，他俯向前，發熱一般寫着，於是往後一仰，壓牢他的座椅的兩隻扶手，長歎一聲，有時候，就像咽氣一般。但是忽然他的聲音柔柔地協調了，膨脹了，炸裂了：他找到追尋的表現，他向自己重複這個辭句。於是他急忙立起，大步繞行他的工作室，一邊走，一邊分析單字，滿意了，鞠躬盡瘁之後，終於到了勝利的時辰。

來到一章結尾，他常常休息一天，舒舒服服唸給我們聽，看看『效果』如何。他朗誦的調子無可比擬，有唱腔在裏面，同時一切加重，開頭好像過分，臨完極其惹人歡喜。他不僅讀他自己的作品給我們聽；他不時給我們來些真正的文學集會，對他遇到的美麗熱烈謳歌一番；他的熱情有的是力量，你就不可能冷靜，一定和他一同顫動。

在古人裏面，他把荷馬和艾實勒 Eschyle 看做神明；他喜歡阿芮斯陶法 Aristo-

phane 在索丕克勒 Sophocle 之上，浦樓特 Plaute 在郝辣斯 Horace 之上，他認為郝辣斯的好處讓人譽揚過了分。有多少次我聽見他說，他直想做一個偉大的喜劇詩人！

莎士比亞，拜倫和雨果使他深為景慕，但是他永遠不瞭解米爾頓 Milton。他說：『維爾吉勒 Virgile 創造多情的婦人，莎士比亞創造多情的少女；此外一切多情女子，多少都有些是狄東 Didon 和玖麗葉特 Juliette 的翻本。』

在法國散文之中，他不斷重讀辣布萊 Rabelais 和蒙田，他勸一切有意從事寫作的人們多讀他們。

這種文學熱情永遠活在他的心頭；他喜歡說起一次熱情的經驗，從前他讀浮士德的感受。他讀的時候，正在復活節的前夕，走出學校；他沒有回家，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他發見自己來到一個叫做王后林道 Cours-la-Reine 的地點。這在賽納河的左岸，離城有點遠，一個長着高樹的散步所在。他坐在岸邊；對岸教堂的鐘聲在空中響動，和哥德的美麗的詩揉在一起：『基督活過來了，和平與全部歡悅。復活日的第一點鐘，幽深的鐘，你就宣示了嗎？……強壯甜蜜的仙歌，為什麼你到塵土裏面尋找我？』他失去理智，回到家和瘋了一樣，什麼是地也不覺得了。

這個人，那樣讚賞美，怎麼又會那樣高興發見人類的蠢行，特別是浮而道德統治所在？難道這是他對美崇拜的緣故？這種發見似乎證明他的哲學，同時相信自己透入真實，更由於喜愛這種真實，他感到歡欣。

他的內心早已充滿許多工作計劃。他特別講起一個關於戴耳冒比勒 Thermopyles 的故事，預備就要開始。他覺得他從事於他的作品，準備工作，荒廢時間過多，打算用他的餘生在藝術、純藝術上。形式的關切一天比一天增加，有一天神經發作，熱烈天真，他嚷道：『我才不在乎什麼觀念！』隨即馬上大笑了：『這不壞，這是一種好的抒情，我開始瞭解藝術了。』

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就他看來，不可能有惡意，一個藝術家先是一個觀察者；看的第一個特徵是有一對好眼睛。假如眼睛被熱情激動，這就是說，被一種切身的利害激動，就看不清真象了；一顆好心就有許多才智！

他對美的膜拜讓他說：『道德只是美學的一部分，然而牠的基本條件。』

他特別不喜歡兩種人，對他們很冷：批評家，什麼也寫不出，裁判一切，他覺得一個蠟燭商人也比他好，還有，有學問的先生，自以為是藝術家，有幻想，以為威尼斯另是一個樣子。他

要是遇到這類人，蔑視就爆炸了，不是發爲一陣傷人的利口（他說，他沒有一點點想像，什麼也不假想，什麼也不知道），就是默不作聲，顯得格外高傲。

直到他死，我甜甜蜜蜜地過着這種嚴肅平靜的生活，我的婦女的心靈在這裏受益很多。我舅父許多最好的朋友都死了：布耶，杜蒲朗，艾耳迺斯提·勒馬芮耶 Ernest Lemaire，高地耶，玉勒·德·貢古爾，艾耳迺斯提·費斗 Ernest Feydeau，聖·佩甫；有的離開了。和杜·剛的來往老早就冷淡了；從一八五二年起，兩位朋友開始不再走着同一道路，他們的書信可以證明。

我舅父在友誼上是完美的，屬於一種絕對、忠實的真誠，不姑息，聽到朋友成功，遠比聽到自己成功還要快活，可是，他對這些友誼關係有些誅求，對方往往支持不了。一顆心和他連在一起，由於對藝術有一種相同的喜愛。（他的深厚的交往都有這個做基礎，）應當沒有保留地爲牠所有。

去世五年之前，他送三故事，收到這樣一封簡短的回箋：

「親愛的朋友，我謝謝你的書。我沒有什麼可談，因爲我完全叫我的工作的結尾



弄成癡駭了。我大概八天或者十天就結束，到時我會讀你的書，做爲我的補償的。你的朋友

馬克席穆·杜·剛

他的心受了傷，憤懣地縮了回去，什麼地方是連忙認識朋友腦中湧出的思想的熱烈的願望？什麼地方是年輕時候的美好歲月？互相期許的信義？

但是，有些人他很擱在心上。年輕人裏頭，首先是阿夫賴德·勒·浦瓦特萬的外甥，蓋·德·莫波桑 Guy de Maupassant，他的弟子，如他喜歡叫的。此外，他和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友誼，對他的精神，至少同樣對他的心情，具有浩大的溫柔的效力。但是，單就他這一代而言，給他留下的也就是艾德孟·德·貢古爾 Edmond de Goncourt 和伊萬·屠格涅夫；他愛和他們做美學上的談話，十分欣納。唉！這種親密的談話時間越來越少，因爲傾心相與，也得理智上愛好的東西相同，巴黎的居留自然也就越來越少。我不在的時候，原來不小的寂寞變的也就更大，常常爲了逃出寂寞，他把兒時的老女傭人喊來。她到壁爐跟前取一時暖。他在一封信裏面告訴我：『我今天和「玉莉姑娘」談話，極其稱心。

說起往日，她讓我記起一大堆東西，人物，形象，我覺得很舒服。這像一陣清風。她有一種語言表現，將來我會用的。她說起一位太太：「她才叫脆弱……簡直火爆！」脆弱之後就是火爆，深刻之至。隨後我們談到馬耳孟太 Marmontel 和新·艾勞伊絲 Nouvelle Héloïse，許多太太都辦不了，甚至於許多先生都莫明所以。」

只有獨自一個人，偶而他也喜歡到自然之中散散步，暫時停停他的工作。他寫信給我：『昨天，爲了新新我可憐的腦髓，我到岡特勒 Cantelau 散了散步。一連走了兩小時之後，先生到巴斯蓋 Pasquet 那邊喝了一盅麥酒，店面爲了過年完全刷裱一新。看見我，巴斯蓋對我顯得非常高興，因爲我使他記起「那位可憐的布耶先生」他呻吟了好幾次。天氣非常晴麗，夜晚，月光好的不得了，十點鐘我還在花園散步，「對着夜晚的月光。」你想不出我怎樣變成了自然的情人；我望着天，樹木和蒼綠一片，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我簡直想做母牛，爲了吃草。』

但是，他又坐到他的桌子前面，幾個月過去，再也沒有拾起同一願望。

一八七四年開始，他進行布法與白居易，這個題旨在他心裏停了有三十年了。起初本來很短，一個四十來頁的中篇故事；這就是他想到寫的經過：

和布耶坐在路昂的馬路上一條凳子，面對着養老院，他們夢自己想有一天會做什麼，於是興興頭頭開始他們假定的生平，他們忽然喊道：『誰知道？我們也許會跟這些龍鍾老頭子一樣，臨了死在救濟所。』於是他們想像兩個經紀人的友誼，他們的生平，退休下來，等等，然後，在貧苦之中把晚年消磨掉。這兩個經紀人變成布法與白居謝。這部小說，很難寫成，不止一次讓我舅父灰心，他甚至於不得不中斷一時，爲了休息，到貢喀耳紐（Concarneau）去看他的朋友，生物學家喬治·浦謝（George Pouchet）。

他在那邊，在布洛達涅的沙灘，開始聖·朱蓮的傳說，接着不久又寫一顆簡單的心和希羅底。這三個故事他寫得很快，然後重新拾起布法與白居謝，沈重的工作，他把命在這上頭送掉。

很少存在能夠像他那樣單純如一，十全十美；他的書信指出他在九歲一心一意只爲藝術，臨到五十歲，依然如故。他的一生，談他的人們全都在別的地方說起，從他理智清醒直到他死，只是同一熱情的長久發展，『文學』他爲牠犧牲一切，他的愛情，他的友誼，全沒有能夠從他的藝術把他搶走。到了晚年，他有沒有懊悔不會走常人的道路，有一天，我們一同沿着賽納河回來，從他的嘴唇滑出一些激動的語言，未免使我相信：我們去拜望我的一位

女朋友，圍在一羣可愛的小孩子當中。說到這個規矩良善的人家，他對我講：『他們有道理。』他嚴重地向自己重複着：『是呀。』我不攪擾他的思想，待在一旁，靜靜地。這是我們最後散步裏面的一次。

死在健康的情況把他帶走。前一天，他的信歡天喜地，說他對一棵植物的猜測證明對了，非常開心。關於他的工作，他給我寫下這些有趣的辭句，說他沒有幾頁就好結束：『我對了！我從植物園的植物學教授得到我的解答，我對了，因為美學就是真，從某一理智角度看去（假如如有方法），人就不錯，現實不向理想低頭，而是加以證實。我必須爲布法與白居易到各地做三次旅行，在找到牠的框架，配合動作的環境之前。啊啊！我勝利了！這呀，這是成功！這恭維我！』

他打算到巴黎，同我相會。這在他動身的前一天，走出浴室，上到他的書房；女廚子正要給他開午飯，聽見有人喊叫。她奔過去；他的拳頭痠攣，已經不可能打開手裏握着的一個鹽瓶子。他呢喃了一些含含糊糊的話，不過她聽得出來的有：『艾樓 Eylan ……去……我……大街……我認識他。』

他早晨收到我一封信，告訴他：雨果就要住到艾樓大街；不用說，這是這段新聞的回憶；

當然也有求救的意思，他想到他的鄰居和朋友，佛耳旦 Fortin 醫生。

他思想上最後一道亮光是呼喚那曾經一再使他心靈顫動的大詩人。他立刻倒下去，不省人事。過了幾分鐘，他停住呼吸，中風是電閃一般。⑤

喀羅麗娜·高蒙維勒 Caroline Commonville

巴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

● 高爾代（一七六八年——一七九三年）是法國大革命時代一個外省貴族的女孩子，跑到巴黎，來把馬辣 Marat 刺死，自己死在斷頭臺上。

● 里如 Livre 即法郎。

● 這裏原文附有一個路昂市政府的出生證明書，大意是說住在勒喀街十七號的福樓拜，市立醫院主任外科醫生，一八一二年結婚，報告他在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四時生了一個男孩子，取名居斯達夫。

● 福樓拜的父親去世，早於他的妹妹三個月，這裏記錯了。

● 原來題目是 Par les champs et par les grèves

● 中文最早的譯本叫做曼耶攝實戈，好像是林琴南譯的。

① 布利耳東（一六九八年——一七六二年）是宮庭彫刻家。

② 杜伊勒芮是巴黎的王宮，賈比艾涅是帝王的別宮。當時法國是在拿破崙三世統治之下，瑪苗耳德公主（一八二零年——一九零四年）是他的堂妹，非常喜歡和文藝界人士往來，自己也畫兩筆畫。

③ 昂方丹（一七九六年——一八六四年）是聖·西蒙 Saint Simon 社會主義學派領袖之一，組織過一次共同生活的社會，有四十個信徒，政府判了他一年徒刑，不久就去了埃及。

④ 這句話在舊約以賽亞書的第五十二章第七節。

⑤ 福樓拜死在一八八零年五月八日，介乎十一時和午時之間，享年五十八歲又四個月。五月十一日下葬，從巴黎趕來送殯的文人有左拉，賈古爾，都德，邦維勒 Banville，莫波桑，賽阿爾 Céard，高敗 Coppée，余斯芒 Huysmans，海尼克 Hennique，和阿萊克席 Alexs。

三  
改  
事

慈悲·聖·朱蓮的傳說

Ed. van Offel 作插圖。

一顆簡單的心

Félix Vallotton 作插圖。

希羅底

René Piot 作插圖。



## 譯者序

這是福樓拜生時出版的最後的一本書，一本謙遜的小書，三故事 *Trois Contes* 一八七七年四月和世人見面。自從包法利夫人問世以來，政治的紛擾，批評的揶揄，親友的凋零，他越來越縮進自己的寂寞，就是巴黎也懶得光顧，除非爲了搜集寫作的資料，順便看看有限的幾位朋友。四圍的中產氣息使他噤聲。布法與白居謝 *Bouvard et Pécuchet* 是爲中產者羣的愚妄準備的最後一擊。但是，命運並不垂青這位孤傲的巨靈，一八七五年春，他心愛的外甥女的丈夫，高蒙維勒 *Commonville*，經營商業失敗，眼看就要宣告破產：爲了維護外甥女的幸福，福氏把自己名下的房產賣掉，然後接受友人的邀請，避到海濱休息。他對自己很是悲觀。同年十月，他寫信給翟迺蒂 *Roger des Genettes* 夫人，敘述他的近況和心境道：

『我到這兒有半個月了，雖說沒有快活到了瘋狂的程度，總算有點兒心平氣和最壞的情形是，我覺得自己眼看就要完蛋。創造藝術，必須無憂無慮，現在我已經是不可能了。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堅忍學派。不久我就五十四歲。活到這種年紀，人就變換不了他的生活，人就改變不了習慣。未來沒有好東西獻給我，過去可在吞噬我。我思念的只是消逝的歲月和去而不來的人們。衰老的徵候。至於文學，我也不信自己幹得來了；我覺得自己空空洞洞，這是一種並不慰心的發見。布法與白居易是太難了，我放棄；我另尋一部小說，沒有發見。在這等待的期間，我打算着手來寫慈悲·聖·朱蓮的傳說，完全爲了心有所不閒，看我還能不能夠再寫一個句子，我怕寫不出來了。這很短；也許有三十來頁。隨後，找不到東西，心情好，我再繼續布法與白居易。』

三故事對於福氏好比逃學，平均半年完成一個故事，和他以往的記錄來比，勿怪他的外甥女要說『他寫得很快。』

他從現時逃到他的過去。寂寞和平靜好像放映機，把歲月帶走的東西一個又一個糊

栩如生地送到眼邊。路昂的禮拜堂是他年輕時候常來常往的所在；一幅正對樂堂的玻璃窗畫，十三世紀末葉路昂漁商公會捐贈的聖·朱蓮的故事，很早引起他要寫這個美麗的傳說的興趣；而北門圓拱下面，一排十三世紀的浮彫，敘述聖·約翰殉難的情況，同樣在他心裏種下希羅底的根苗。遠在一八五六年六月，緊跟着包法利夫人脫稿之後，他有一封信給他的知友布耶，說起他在『讀些關於中世紀家庭生活同狩獵的書籍。我找到好些動人新穎的節目。我相信能夠配成一片賞心悅目的顏色。』至於一顆簡單的心，幾乎是他童年的重現，古代和中世紀是他精神上的喜好，如今却是活在他的心頭的溫暖的感情：全幅含有帶他長大的老『玉莉姑娘』的成分，歐班太太讓人想起他守寡的母親，一對小兒女有他和他早死的妹妹的影子，就是小鸚鵡，他也有一隻曾經活在他的記憶之中，一隻標本在寫作期間經常擺在他的案頭。

『這就是慈悲·聖·朱蓮的故事，大致如同在我的故鄉，在教堂裏一張玻璃窗上面，人們看到的。』

作者在小說最後一段點出牠的來源，把我們從縹緲的傳說重新帶到現實上面。關於這個傳說的最重要的文字記錄，福氏特別推重十三世紀的先聖傳說 *La légende dorée*，我們現在完全譯出，來和近代的藝術製作互相比較：

「這裏還有一位聖·朱蓮。他生在高貴的門第，年輕時候，有一天打獵，追趕一隻公鹿，但是公鹿，神明附體，忽然回身朝他回道：「你怎麼敢追趕我，你命裏注定是你父母的兇手？」聽見這話，年輕人駭壞了，唯恐公鹿的預言靈驗，他悄悄逃開，走過廣大的土地，最後來到一位國王手下作事。無論戰爭和平，他全應付的非常得體，所以國王封他男爵，把一位極其富裕的宰輔的寡婦賞他爲妻。然而朱蓮的父母，不見了他，十分傷心，流浪各地，尋找他們的兒子，直到有一天，他們來到朱蓮現住的堡子。不過，他湊巧不在，由他女人接待兩位旅客。聽完了他們的故事，她明白他們就是她丈夫的父母；因爲不用說，他時常對她說起他們。於是因爲愛她丈夫的關係，她熱誠歡迎他們；她讓他們睡在她自己的牀上。第二天清早，她正在教堂，朱蓮回來了。他走到牀邊要叫醒他女人，看見被子下面睡着兩個人，他以爲是他女人和她的情夫。一言不發，他拔出劍，殺掉兩

個睡覺的人。隨後，走出家門，他遇見他女人從教堂回來，於是吓傻了，他問睡在她牀上的兩個人是誰。他女人回答他道：「是你父母，他們尋你尋了好久！我讓他們睡在我們的牀上。」一聽這話，朱蓮難受的要死。他哭着說：「我應當怎麼辦，我這該死的東西？我殺了我親親的父母！原要躲避公鹿的預言，如今反而應驗了公鹿的預言！那麼再見罷，我多情的小妹，因為將來我再也不會安寧了，除非我曉得上帝允了我的懺悔！」不過她道：「我親愛的哥哥，不要以為我會叫你不帶我，一個人走！我既然分到你的喜悅，我也要分到你的痛苦！」於是，一同逃開，他們走來住在一條大河的岸邊；過渡十分危險；他們一邊懺悔，一邊從河這邊把願意過河的人們渡到河那邊。他們蓋了一座醫院款待旅客。過了許久，一個凍冰的夜晚，朱蓮累壞了，躺在牀上，聽見一個生人呼籲的聲音，求他把他渡過河。他馬上起來，跑向凍了半死的生人；他把他馱進屋子，點起一個大火來暖和他。隨後，見他總是冷，他把他扶進自己的牀，小心把他蓋好。於是這全身癱瘓，令人作嘔的生人，忽然變成一位明光煥照的天使，向空升起，對他的居停道：「朱蓮，主差我下來告訴你，你的懺悔業已見允，你女人和你指日就要升天。」天使不見了；過了不久，朱蓮和他女人，行了無數施捨和善事，睡到主的胸懷。」

從這個充滿民間不倫不類的粗糙的想像的故事，福氏或取或去，不傷害傳說的本質，然而處處留下初民的夢寐一般的現實，沒有一絲斧鑿的痕迹，所以散慈波認爲在這一類文學作品之中，慈悲·聖·朱蓮的傳說到了完美的程度。這裏是古人敬畏的命運，朱蓮逃不出公鹿的詛咒，正如奧狄浦 *Oedipe* 國王終其一生沒有能夠逃掉日神的預言的追逐，同時福氏，一位醉心古昔受過科學洗禮的近代作者，把不可知的命運暗暗放在可能的認識之中。他很早就把這種看法說給他的女友：『古代的形式不夠我們的需要，我們的聲音也不是用來專唱簡單的歌調。』在另一封信裏面，他發揮這種理論道：

『如果有人費若干時日，如物理學之研究物質，大公無私地處理人類的靈魂，我們一定往前多走一步。把自己稍稍放在自己以外，這是人類唯一的方法。然後人類照着自己的製作，才可以坦白地，單純地觀看自己。好像上帝，人類從上面審判自己。不可不。我相信這辦得到。猶如料理數學，要找的或許只是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特別可以應用到藝術和宗教上面，觀念的兩大表徵。假定我們這樣開始：上帝的原始觀念有了

(最薄弱的)詩的原始情緒在生長(就算最輕微的)先尋出牠的徵象。於是就容易從嬰兒，野人等等身上尋出牠來了。好罷，這是初步。這裏你已然建立若干關聯。然後繼續下去，把一切相對的偶然現象，氣候，語言等等都算在裏面。於是，一級又一級，你這樣就高高進到未來的藝術，美的假定，牠的存在清晰的概念，總之，那種人力趨止的理想典型。』

我們可以這樣說，慈悲·聖·朱蓮的傳說就是運用這種客觀方法(託爾斯泰，一位虔誠的宗教家，當然反對這種科學頭腦)的美妙結果：近代和中世紀，科學和迷信，現實與夢魘，手挽手，並肩在豐盈流動的詞句之中行走。汪洋而來的是命運，但是做成這片汪洋的却是錯雜爲用的兩種波瀾，遺傳和環境。福氏並不點破這個謎。然而，我們隱隱有所領會。嗜殺如命，和慈悲成性做成中世紀的黑暗時代。聖·朱蓮的一生只是這兩種並行不背的矛盾的本能的發揚，一時是武士，一時是教士，正好應合民族的混亂和信仰的單純，屬於時代的兩種基本特徵。於是一個有深厚的存在的人物，如同在夢境躑躅的聖·安東，踏着不真實的真實的土地，處處是障礙，處處是平滑，聖·朱蓮在追逐禽獸，我們發見是禽獸自動呈

現在他的四周；我們驚於積屍如山，然而他不見喘吁，出汗，疲倦。這裏是純粹的中世紀的氣氛，聖者在受試探，然在又是童話的輕適的進行，一切似乎無往而不可。『自從一個無定的時間，他在一片無名的地域行獵，唯一的事實是他自身的存在，一切輕易完成，就和夢境的感受一樣。』

福樓拜厭惡『中產階級這片化石』如他所分析，『怎樣的半性格！怎樣的半意志！怎樣的半熱情！腦裏一切是漂浮，躊躇，脆弱！』和他們這些中間份子一比，愿愚也許含有更多的人性，因而也就更基本，更真實，更道德，所以偉大的詩人應當像莎士比亞，不完全爲『虛偽的理想主義』工作，明白就是『醜惡也有道德的密度。』這是一羣沒有社會地位的渺小存在，本分然而真純，可笑然而尊嚴，固執然而忠實，有同情，有感激，不勾引，而且緘默。福氏曾經在包法利夫人裏面寫過這樣幾個人物給我們領會，藥房的學徒玉司旦，飯店的夥計伊包里特，還有那個『矮小的老婦人』當着一羣給獎的紳士，癡癡駸駸，畏畏縮縮，『本身就是多年辛苦的微賤的見證。』假如福氏反對一羣高唱社會主義的清高學者，這種感情並不妨害他的唯物觀點和下層同情。前者做成聖·安東的誘惑的終極哲理，後者有一顆



簡單的心幫我們說明。溫暖要從忠厚之中攝取，然而忠厚，這個難得在高等社會發見的品德，只有貧賤和他偶而相依爲命。所以臨到喬治·桑勸他『寫些安慰的東西，』他爲她選的『堅固的品德』的代表，猶如包法利夫人裏面服務五十四年的老婆婆勒魯，竟是一個終其生爲人操作的老姑娘，孤苦然而篤實，深深動人的平凡的全福。

一八七六年六月，福氏爲翟迺蒂夫人解釋他的故事道：

『一顆簡單的心，的故事，老實說來，敘述一個隱微的生命，一個鄉下可憐女孩子，虔篤，然而神秘，忠誠，並不激揚，新出雇的饅頭一般柔和。她先愛一個男子，其後主婦的兒女，其後一個外甥，其後一個她經心照料的老頭子，最後她的鸚鵡；鸚鵡死了，她叫人把牠製成標本，等到她死的時候，連鸚鵡和聖靈她也分不清了。你以爲有所嘲笑，一點也不，而且正相反，非常嚴肅，非常憂鬱。我想打動慈心的人們，讓他們哭，我自己便是其中的一個。』

這篇故事『非常嚴肅，非常憂鬱，』是的，嚴肅是作者的心情，憂鬱是故事的本質，平淡

的品德。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有多少婦女不做奴隸，然而晝夜勤勞，不聲不響，犧牲自我，把別人的安樂看做工作的酬謝，正和全福相似！『臉瘦瘦的，聲音尖尖的。二十五歲，人家看做四十。一上五十，她就失了年紀；——永遠不作聲，身子直挺挺，手勢齊整，好像一個木頭人做活，一付機械的樣子。』想一想我們農民出身的母親，牛馬一樣操作的婦女，本人無所憂鬱，然而就在這種崇高的緘默之中，發出一種無色的透明的光輝，所謂憂鬱者是！這是一種動物的存在，沒有詩，沒有光色，消極，單調，苦臉多於笑紋，接受一切憂患，愚駭反而成為她的護符。

抑住這裏生活的本質，福氏大刀闊斧，平鋪直敘，化腐朽為神奇，把不是傳奇的材料寫成一篇動人的短篇小說；因為他相信『在任何地方，而且任何事物，都可以成功藝術。』過去沒有一位作家敢於一試這種無所事事的自然的平淡的敘述，福氏做成他的文字的美麗：

「隨即許多年過去了，一模一樣，別無事故，除去季節的回轉：耶穌復活瞻禮，聖母降天瞻禮，諸聖瞻禮。好些瑣碎家事，過後想起來，也有不得了的重要。例如一八二五年，

兩個玻璃匠刷新過道的牆壁；一八二七年，房上一塊瓦掉在院裏，險些砸死人；一八二八年的夏天，輪到太太獻大祭麵包、布菜，在這時期，不知道搗什麼鬼，看不見了舊日親友也漸漸疏遠了；居岳、李耶巴、勒沙蒲杜窪太太、羅布蘭，還有格洛芒維長輩親戚，都早癱了。」

放下他的生命的過去，他回到歷史的過去，從新約的四福音書，提出聖·約翰的傳說，安排成功他最後的一個短篇。雖說福氏一來就把自己稱爲『教會的末一位聖父』，由於他的幽居獨處，也許更由於他的浪漫熱情，他並非就是一個可以值得獎掖的基督信徒。他解釋給他的朋友聽：『希羅底的故事，就我所瞭解者言，和宗教毫無關係。其間誘惑我的，乃是希律（一位真正的省長）的官氣十足的容貌，希羅底（克萊奧巴特 Cleopatre 與曼特龍 Maintenon 一型的女人）的曠野的面孔。種族問題主有一切。』不用說，這立刻讓我們想到他的歷史長篇薩朗寶。他明白這種危險，也許他盡了他所有的力量來追尋希羅底獨有的藝術世界。然而，材料近似，方法相同，觀點相同（『種族問題主有一切』）作者又是一個，希羅底怎麼能夠不帶薩朗寶的氣質，正如一顆簡單的心怎麼能夠不回應包法

利夫人，聖·朱蓮的傳說怎麼能夠不加強聖·安東的誘惑的認識？薩朗寶有過一番學者的心血，希羅底同樣得到史學家泰尼 Hippolyte Taine 的喝采：

「你對我講，如今歷史和小說不能分開，算你有理。是的，不過小說要像你那樣寫法才成。這八十頁，關於基督教的環境，發源與本質，比洛朗 Renan 的著述教我還要教的多。」

這裏是人類文明的一個中心關鍵：一方面是基督的信仰的肇始，一方面是羅馬的勢力的膨脹，活動的舞臺是毗連東西的耶路撒冷。猶太承受着外力的統治，面對着內心的崩潰：貴族驕淫，貧民覺醒，紛呶的教派失去羈縻的能力，耶蘇開始得到一般的同情，舊嬪遞於新，耶和華禪讓於耶蘇：介乎其間的先覺，便是熱情奔放的領洗·聖·約翰。但是福氏決不抽象地加以陳述，他讓歷史活在想像的畫幅裏面，因為他說到臨了還是藝術家，一切是直覺的，視覺的，他清清楚楚看見他的歷史景物。

「如今我和全福握別，希羅底又露了面，同時我看見（清清楚楚，猶如我看見塞納河）死海的水面，迎着陽光燦耀。希律同他女人站在陽臺上面，遠遠望見神廟的金瓦。」

然而這裏還是歷史，不是詩人構織自己的幻想，如同王爾德 Oscar Wilde 從福氏的小說借去政治工具的莎樂美，把真實變成假定，把歷史變成傳奇。

希羅底好像一個彫鏤精緻的小銀匣，盛了過多的事實，也正基於這個緣故，福氏加強牠的組織的綿密，分外顯出一種堅定的宏麗。這裏是一天的事蹟，由早到晚，不像前兩篇，從生到死，娓娓敘來。我們在這裏發見順序的自然進行，埋伏的預定的效果：我們最先遇到的少女，直到宴會臨了，這才曉得是莎樂美；聖·約翰派出兩個弟子，作者很早就借重希律告訴我們知道，最後趕來收拾殘局：太巧了些，太人工了些，像是一齣層層波瀾的戲，具有戲的緊嚴的結構。

三故事為作者立時爭到一致的讚揚。有人恨他不多寫這樣二三十篇東西。屠格涅夫

不等法文原作成書，就陸續譯成了俄文。聖·法芮 Sain-Valry 把他對牠的印象喚做『理想的現實主義。』福爾苟 Fourcaud 說：『認識福氏的，在這裏尋見他，不認識的，在這裏認識他。』一九三三年，巴黎大學教授米修 Gustave Michaut 特開三故事一課，為學生講解了一年一本薄薄的小書！

譯者 三十八年二月

附記：關於人名地名的中譯，有時參加意思，例如 Felicie 譯做全福；Pont-1' Evéque 譯做主教橋；Honfleur 譯做翁花鎮；Deauville 譯做豆鎮。希羅底的人名地名的中譯，盡量採納上海美華聖經會的官話新舊約全書或聖書公會的文理新舊約聖書，讀者如係教徒，或有意參閱聖經，查對起來自然方便許多。

## 慈悲·聖·朱蓮的傳說

—

朱蓮的父母住在一座堡子，在樹林中央，在一座山坡上面。

四個角樓是尖頂子，上面蓋着鱗樣的鉛皮，牆基倚住石頭，石頭壁直斜下溝去。

院子的石道和教堂的石地一樣乾淨。好些長簷雷的模樣，嘴朝下，向儲水池傾注雨水；在每層樓窗的邊沿，一個彩畫的瓦盆裏面，開着一叢藿香或者探春。

另外一塊空地，用木樁子圈起，裏面先是一所果木園，接着是一片花畦，拿花組成數目字，再往裏去，是一座葡萄架，掛着搖牀，預備人來納涼，還有一所木球場，供給僮僕遊戲。對面是獵犬室，馬廄，麵包間，壓榨所和倉庫。一片綠茸茸的牧場在四周散開，外面圍着一圈強韌

的籬笆。

天下承平已久，門洞上面的鐵欄杆沒有墜下來過；滿溝是水，燕子在雉堞的裂縫結巢；弓箭手整天在城頭巡邏，太陽太强了，回到瞭望樓，僧人一般睡熟了。

往裏一看，包鐵的器具隨地發亮；屋內掛着氈子防冷；衣櫥塞滿了布帛，酒窖積着一桶一桶的酒，錢袋壓着橡木的銀櫃吱扎在響。

在演武廳，介乎旗幟與野獸的頭面，可以看見任何時代與任何國家的兵器，從阿瑪力人①的投石帶子，嘎辣芒特人②的鏢鎗，直到薩拉散人③的短劍，腦爾芒人④的鎖子甲。

廚房主要的鐵叉能夠旋轉一隻牛；禮拜堂有帝王的內殿的富麗。甚至於在偏僻的角落，有一間羅馬浴室；然而堡主以爲這是偶像崇拜者的習俗，並不使用。

他永遠披着一件狐皮大衣，在家裏散步，管理他的佃戶，調解鄰居的糾紛。冬天到了，他看着雪花飄落，或者聽人誦讀故事。天氣一好，他騎驢出來，順着小道，沿着透綠的麥地，和苦工們閒談，提供他們一些意見。經過許多離奇的遇合，他娶了一位名門小姐。

她非常白，有點兒高傲和矜重。她的尖筒帽碰着門楣；呢袍的尾梢拖在後面有第三步長。她管理家務，和寺院裏一樣井然；每天早晨，她指示奴僕工作，監製蜜餞和膏藥，紡織，或者刺



繡神壇的檯布。因為禱告上帝，她生了一個兒子。

於是盛大的慶典舉行了，映着燈火的輝煌，諧着豎琴的音響，踩着遍地的枝葉，一頓飯繼續了三天四夜。大家喫着綿羊一樣大的母雞，拌着最珍貴的調和，點心當中走出一個侏儒，娛樂客人。碗碟不夠使用，因為來賓總在增加，不得不拿銅盃和象牙喇叭飲酒。

產婦並不參加這些宴會。她安安靜靜地躺在牀上。有一夜晚，她醒了，藉着窗戶進來的一道月光，望見一個影子行動。這是一個老頭子，穿着粗毛布道袍，腰際掛着一串念珠，肩膀搭着一個搭襖，活活一位隱士的容貌。他走近牀頭，嘴唇不見張開，向她道：

——歡悅，噢！夫人！你的兒子將是一位聖人！

她要叫喚；然而滑上月輻，他漸漸陞在半空，隨即消逝了。宴會的歌唱分外洪朗。她聽見天使的聲音；她的頭重新倒向枕頭。枕頭上面掛着一塊殉教者的骸骨，鑲在一個紅寶石架子裏面。

第二天，盤問下人，全說沒有看見隱士。夢也罷，真也罷，這一定是上天一種啓示；不過，怕人說她驕傲，她留心不說出口。

賓客趕着破曉動身；朱蓮的父親送走末一位客人，立在堡子便門外面，看見一個乞丐

忽然站在他的眼前，在霧中。這是一個遊民，鬍鬚編成辮子模樣，兩臂戴着銀環，雙瞳閃閃有光。彷彿神明附體，他結結巴巴地說着這些無頭無尾的字句：

——啊啊！你的兒子……：不少的血！不少的榮耀……：永遠快樂！一個皇帝的家庭。

他彎下腰去拾布施，在草裏消失，不見了。

堡主左望右望，扯開嗓子喊叫。沒有人！風在嘶，晨霧在飛。

他心想自己睡覺太少，頭腦疲倦，構成這種幻象。

『我和人講，人會笑話我的，』他向自己道。

然而兒子的輝煌的命運眩惑他，雖說期許並不清切，甚至於不相信自己曾經聽見。

夫妻藏起各自的隱祕。然而兩個人全以同樣的心情寶愛嬰兒；對於他的身體，他們懷着無限的小心，他們敬他有如上帝的旨意，小心翼翼，珍護他的身體。小牀裝着最輕最柔的羽毛；一盞鴿形油燈不斷在上面燃燒；三個奶媽搖他；襁褓紮緊，藍眼睛，粉紅臉蛋兒，披着錦緞外衣，戴着滾珠小帽，他活脫脫就是一個小耶穌。他出牙沒有哭過一次。

長到七歲，母親教他唱歌。父親把他吊上一匹大馬，練習他的膽子。孩子安安逸逸地微笑着，不久就知道了一切關於戰馬的技藝。

一位學問淵博的老僧教他聖經，亞拉伯數字，拉丁文學，和在小牛皮上面繪製可愛的小畫。他們避開喧囂，在一座小塔的高處，一同工作。

功課完了，他們來到花園，一壁散步，一壁研究花草。

有時候，可以望見一隊馱東西的牲口在谷底行走，前面有一個東方裝梳的人領路。堡主看出他是一個買賣人，打發聽差去迎他。異鄉人信從了，折出他的原路；他來到客廳，從箱子取出好些絨匹，絲料，首飾，香料和若干不知道用法的奇異東西；最後，他沒有遭受任何凌辱，賺了一筆大財，告別了。又有時候，一隊香客來叩門。他們濕淋淋的衣服在竈前烘乾；飯喫飽了，他們演述他們一路的經過：船在波濤洶湧的海面漂泊，人在滾燙的沙地步行，異教徒的殘暴，敘里亞的洞穴，耶穌的馬槽和墓塚。隨後，他們拿外衣裏面的介殼送給少爺。

堡主時常邀宴他同伍的老伴。他們一壁喝酒，一壁說起他們的戰爭，城堡的攻打，機器的轟擊，和驚人的傷口。朱蓮在一旁聽，不由喊叫上來；於是父親相信他來日將是一位征服者。然而黃昏，做完晚禱出來，走過佝僂的窮人，他伸手在腰袋掏錢，謙攜而又高貴，母親以為有一天要看見他做主教的。

他在禮拜堂的座位就在父母旁邊；祈禱那怕再長，小帽放在地面，手合在一起，他跪在

他的經凳，動也不動。

有一天正做彌撒，他擡頭望見一隻小白鼠，走出一個牆窟窿。牠溜上神壇的第一級，向左向右繞了兩三趟，仍從原來的方向逃回。下一星期日，想着又要看見牠，他的心亂了。牠又來了；他每星期日等牠，厭煩了，恨牠，決計幹掉牠。

所以他閉好門，往臺級撒下點心的碎屑，拿着一根小棍，守在窟窿前面。

過了許久，露出一個粉紅臉蛋兒，隨卽是老鼠的全身。他輕輕打了一棍，當着這不再走動的小小身體，他驚呆了。一滴血染着石地。他用袖子趕快揩掉，把老鼠扔到外面，不和人說起。

各色小鳥啄着花園的種子。他拿豆子裝在一根空葦子裏頭。聽見樹上唧唧兜兜叫喚，他輕手輕腳湊近了，隨卽舉起他的管子，鼓起他的腮幫子；小東西們，和雨一樣落在他的兩肩，多到他非笑不成，十分樂意自己的惡作劇。

有一早晨，他從城頭回來，看見有一隻肥鴿子在槲子尖兒曬太陽。朱蓮收住步望着牠；牆在這裏有一個缺口，手指底下就是一塊碎石頭。他掄起胳膊，一石子把鳥打落在溝裏面。

他奔下去，在荆棘上撕破皮肉，四處尋找，比一條小狗還要輕快。

鴿子，翅膀折了，跳動着，掛在一棵冬青的枝子中間。

生命的延續惹惱了小孩子。他開始掐死牠；鳥的抽搐讓他心跳，兜起一種野蠻而騷亂的快感。臨到殞硬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要暈了。

當天晚餐時，父親說，到他這種年紀，一個人應當學習狩獵；他去找來一冊舊抄本，一問一答，包含全部行獵的遊戲。書中一位教師指示學生練狗，馴鷹，安排陷阱的技巧，怎樣辨別公鹿的口涎，狐狸的腳印，狼的埋糞的痕迹，鑒別牠們的行蹤的好方法，如何加以驚動，牠們平時隱匿的地方，什麼是最相宜的風，呼喊的種類和臟腑的分配。

等到朱蓮記熟了全部條例，父親爲他組織了一隊獵犬。

最先引人注目的，是二十四隻巴爾巴里的靈猓，跑的比羚羊快，然而容易惱怒；其次是十七對布洛達涅的豺狗，紅身子，白斑點，心性堅定，胸膈壯實，喜歡嗥叫。爲了攻打野豬，對付危險的局面，另有四十隻鷹狗，長毛活似狗熊。若干韃靼的巨獒，差不多和驢一樣高，火顏色，寬脊背，直腿彎子，專門追逐兇牛。猓狗的黑皮和緞子一樣亮，謀犬的吠聲可以比匈狗的歌唱。八隻阿蘭的血猓，不怕獅子的可怖的走獸，撲向騎士的肚子，旋轉着牠們的眼睛，搖擺着牠們的鏈子，單在一座院子裏吼號。

狗全有一個響亮的名子，喫小麥麵包，在石槽喝水。

鷹或許比獵犬還要出色；堡主用錢買到高加索的蒼鷹，<sup>①</sup>巴比倫的狗鷲，<sup>②</sup>德意志的白隼，和從遙遠國度，冷海邊的懸崖捕來的打鳥鷹。牠們棲在一間草棚，按着身量大小，拴在架子上面，當前鋪着一塊草地，不時放上去，振作牠們的精神。

兔網，魚鉤，狐機，各式各樣的機關，製造出來。

他們時常帶捕鳥狗到田野去，牠們迅速伏在地面不動。於是犬夫，一步一步向前，小心翼翼，把一面大網在牠們不動的身體上面撒開，一聲命令就吠了起來；鶴鶉飛着；四鄰邀來的貴婦，和牠們的丈夫，小孩子們，丫環們，全撲過去，輕輕易易就把鶴鶉擒住。

別的時候，爲了從樹林趕出野兔，他們敲鼓；狐狸落進陷阱，或者彈簧一放，夾住一隻狼的腳。

然而朱蓮看不起這些方便的機關；他喜歡帶着鷹，騎着馬，到遠僻的地方打獵。鷹差不多永遠是一隻西古提<sup>③</sup>的大角鷹，和雪一樣白。皮帽尖尖插着一束羽翎；金鈴環繞着牠的藍爪子顫動；馬跑着，大地展開，牠直挺挺立在主人的臂上。朱蓮鬆開繫鷹的小繩，猛然把牠放開；彷彿一枝箭，這兇悍的東西筆直飛上天空；只見兩個參差不齊的點子，旋轉着，合在一

起，隨即在蒼穹的高處消失了。不久鷹就撕着什麼鳥兒飛下來，落在他的護手上面，兩個翅膀顫索着。

就是這樣子，朱蓮攫獲鷺鷥，鳶子，烏鴉和禿鷲。

他愛一壁吹喇叭，一壁尾隨他的狗，跑下山坡，跳過溪澗，重新往上奔向樹林；公鹿被咬，開始呻吟，他快手快腳放倒牠，隨即高高興興，看着一羣巨獐吞嚼牠，皮冒着汽，切成了塊。

有霧的日子，他隱在一片沼澤中間，窺伺着鵝，水獺和野鴨。

天一破曉，三個馬僮在石階下面等他；老僧倚着天窗，白打手勢招呼，朱蓮不回轉身來。他頂着赤熱的太陽，冒着雨，迎着狂風出去，渴了掬起泉水喝，餓了嚼着野蘋果，累了在橡樹底下一躺；半夜他回來了，一身泥血，頭髮雜着荊棘，發出野獸的氣味。他變成了野獸。母親吻他的時候，他冷冷地接受她的擁抱，好像夢想着深遠的事物。

他用刀子殺死狗熊，用斧子砍死公牛，用狼牙棒打死野豬；甚至於有一次，遇見好些狼在啃縊臺。下面的屍首，他只有一根手杖保護自己。

冬季有一天，肩頭跨着一張弩，鞍架帶着一束箭，收拾定當，天沒有亮，他就出去了。

他的丹麥小馬放平步子，後面隨着兩隻匍狗，躑着地響。冰層沾着他的一口鐘，一陣

猛烈的微風吹過。天的一邊發亮；他藉着破曉的白光，望見兔子在穴口跳躍。兩隻匍狗立即撲了上去；一剎那間，或遠或近咬斷牠們的脊樑。

不久，他進了一座樹林。一隻野雞凍呆了，頭藏在翅膀底下，在一根樹枝的梢頭睡覺。朱蓮順手一劍，削去兩個爪子，並不捨檢，就走下去了。

三小時以後，他來到一座山頂，山高極了，天差不多成了黑的。當前一塊石頭，好似一道長牆，筆直跨過一座絕崖；兩隻野山羊在盡頭望着下面的深淵。因為沒有箭（他把馬留在後面），他心想一直朝牠們走下去；他彎着腰，赤着腳，終於來到第一隻山羊旁邊，一刺刀插入牠的肋下，第二隻，嚇死了，跳進半空。朱蓮撲過去砍牠，右腳一滑，倒在另一隻的屍首上面，臉衝着深淵，兩隻胳膊分開。

他重新下到平地，沿着一排濱河的柳樹走。仙鶴，低低飛翔，不時掠過他的頭頂。朱蓮用鞭子抽打，沒有逃掉一隻仙鶴。

同時空氣熱了，霜融了，浮起一片浩淼的水汽，太陽出來。他看見遠遠一座結了冰的湖，鉛一樣發亮。湖中心有一隻朱蓮不認識的走獸，一隻黑臉的海狸。距離雖說遠，一箭把牠射倒；他取不走牠的皮，未免於心怏怏。



隨後他走進一座林道，樹木高大，在森林的入口，頂梢形成一座凱旋門的樣式。一隻麀從一團叢菁跳出一隻斑鹿在一個十字路口露面，一隻獾豬由一個窟窿走出一隻孔雀在草地打開牠的尾巴——他殺完牠們，別的麀出現了，別的斑鹿，別的獾豬，別的孔雀，還有鴿，鵲，烏袋鼠，狐狸，刺蝟，野貓，無數的禽獸，一步多似一步。牠們圍住他旋轉，移移攸攸，目光汪洋着溫良和請求。然而朱蓮殺起了性，一時挽弩，一時拔劍，一時揮刀，毫不疲倦，一無所思，任憑什麼也記不起來。自從一個無定的時間，他在一片無名的地域行獵，唯一的事實是他自身的存在，一切輕易完成，就和夢境的感受一樣。一個奇異的景象使他住手。公鹿在一座劇場模樣的山谷堆滿了，前擁後擠，噓出熱氣，看得見在霧裏冒着，互相取暖。

眼看這樣一陣屠殺到手，他有好幾分鐘，因為喜悅出不來氣。他隨即跳下馬，捲起袖管，開始射箭。

聽見第一隻箭的噓噓的音響，公鹿同時轉過頭。牠們騰出好些空當，發出哀哀的鳴聲，一陣大騷亂激動了鹿羣。谷崖太陡，爬不上去。牠們在谷底跳着，企圖逃走。朱蓮瞄準了，射出箭；箭好似暴雨的連珠落下來。公鹿急瘋了，互相打，互相踢，爬上別的鹿背；牠們的身體和交錯的鹿角形成一座大阜，由於地位變動，隨即坍了下去。

牠們終於死了，躺在沙地，鼻孔冒着沫；腸子拖在外面，肚子的起伏漸漸低了。隨即全無動靜。

天快黑了；林子後面，在樹枝的空當中，天紅紅的，彷彿一塊血帕。

朱蓮靠住一棵樹，睜大了眼，端詳這場異常的屠殺，不明白他怎麼能夠做到。

他在山谷另一側，森林的邊沿，望見一隻公鹿，一隻母鹿和牠的小鹿。

公鹿，黑而碩大的軀幹，一把白鬚鬚，十六節犄角。母鹿，枯葉一樣金黃，嚼着草；小鹿，一身斑點，不打攪母鹿行走，吸着乳。

弩噙地一聲又響了起來。小鹿立即殺死。於是母親望着天，發出一種深沈的哀痛的人性的呼號。朱蓮惱了，瞄準胸膈，一箭把牠放倒。

大公鹿看眼裏，平空一踴。朱蓮朝牠發出最末的一枝箭，射中牠的額頭，陷在裏面動也不動。

大公鹿好像並不感到；跳過死屍，永遠向前，眼看就要撲過來，頂出他的臟腑；朱蓮說不出來有多驚恐，直往後退。奇異的走獸止住，眼睛冒着火光，莊嚴好似一位教主，一位地主一樣，牠一連重複了三次，同時遠遠鐘在響着。

——惡人！惡人！惡人！有一天，殘忍的心腸，你害死你的父母！

彎下膝蓋，從從容容閉攏眼睛，死了。

朱蓮嚇呆了，隨即驟然感到沈重的疲倦；一陣厭煩，一陣廣大的憂鬱侵襲他。兩手扶住前額，他哭了許久。

馬丟了；狗扔下他走了；四周的寂靜，他覺得帶有無限危險的脅迫。於是，膽戰心驚，穿過田野，他隨意選了一條小道，差不多立即來到堡子門口。

夜晚他睡不着。在掛燈的搖曳的光亮下面，他永遠看見大黑公鹿。牠的預言折磨住他；他反抗道。

——不！不！我不能夠殺他們！

他隨即轉念道：

——不過，萬一我願意……

他害怕魔鬼引起他這種欲望。

足有三個月，母親焦憂急慮，在他的牀頭禱告，父親嚙聲歎氣，在過道不住地徘徊。他請來最有名的郎中，開了許多藥方。他們講，朱蓮得病的原因，由於一陣邪風，或者單相思。不過，

盤問年輕人，他只是搖頭。

他又有了力氣，老僧和堡主一邊扶着他一隻胳膊，陪他在院子散步。

等他完全復元，他堅持不去打獵。

父親圖他歡喜，送了他一把薩拉散大寶劍。

這掛在一根柱子的頂端，一架兵器彫板上面。取下來，必須一把梯子。朱蓮登上，寶劍太沈了，滑出他的手指，下來掠過堡主，近極了，削破他的外套；朱蓮以為殺死父親，暈倒了。

從這時候起，他畏懼兵器。看見一塊赤鐵，他臉白了。這種懦怯行徑使家人痛苦。

最後，老僧以上帝，榮譽和祖先的名義，吩咐他繼續世家子弟的操練。

馬僮天天投鏢槍消遣，朱蓮很快就學會了。他拿鏢槍投入瓶口，打碎風向盤的指針，在百步以外擊中門釘。

夏季有一天黃昏，正當霧把東西弄模糊的時際，他站在花園葡萄架下面，望見深處有兩個白翅膀在一排果木的端梢煽動。他相信是一隻鶴；他投出他的鏢槍。

傳來一聲哀號。

是他的母親，她的長飄帶帽子牢牢釘在牆上。

朱蓮逃出堡子，再也不見了。

二

他加入一隊過路的冒險爲生的人們。

他嘗遍飢寒病熱和虱蚤。他聽慣格鬪的喧嘩，看熟垂死的面貌。風刮禡他的皮膚。四肢接觸甲冑變硬了；因爲極其強壯，勇敢，溫和，周密，他不費力氣就得到一隊人馬的擁戴。

要交鋒了，他揮動寶劍，激勵他的兵卒。夜間，他不顧狂風暴雨吹打，帶着一盤結好的繩子，攀緣岩牆，同時希臘火藥<sup>①</sup>的星子沾着他的鎧甲，雉碟傾下沸了的油和溶了的鉛。石頭往往砸壞他的盾牌。橋擠多了人，在他底下倒塌。他掄起銅鎚，擺脫開十四個騎士。單打單，他打敗所有挑釁的武士。足有二十多回，大家以爲他死了。

邀天之福，他永遠死裏逃生；因爲他保護教堂的人士，孤兒，寡婦，尤其是老年人。看見一個老年人走在前面，彷彿害怕殺錯了人，他喊他揚起頭給他看。

逃亡的奴僕，叛亂的農民，沒有財產的私生子，各種各類的勇夫，聚在他的旗幟之下。他給自己編了一枝軍隊。

軍隊擴大。他有了名氣。大家拉攏他。

他一時援救法蘭西太子和英吉利王，一時又是耶路撒冷大廟的武士，帕提亞人的須乃納，阿比西尼亞的賴固，以及賈黎庫蒂的皇帝。他同黑人，印度人，斯坎狄納維亞人作戰；黑人騎着紅驢，拿着河馬皮做的圓盾；金色印度人在華冕的上空，舞動着比鏡子還亮的大刀；斯坎狄納維亞人披着一身魚鱗。他征服陶格勞第特人和昂陶泡法吉人。他穿越赤熱的地域，在太陽炙烤之下，猶如火把，頭髮自己燃燒起來；有些地域極其寒冷，胳膊離開身體，掉到地面；有些國度又是沈沈大霧，人在裏面行走，四周全是幽靈。

遭逢憂患的共和國諮詢他的意見。他和使臣相會，獲得意想不到的優越條件。假如人君為政過於酷虐，他立即前來問罪。他解除若干民族的桎梏。他營救塔堡之中幽禁的皇后。不是別人，就是他，打死米蘭的蟒，奧拜畢巴的龍。

奧克西達尼的皇帝，打败西班牙的回教教徒，娶了高爾都的回教教主的妹妹做貴妃；她給他留下一個女兒，他以基督的義理把她教養成成人。但是回教教主，假說願意皈依耶穌，帶了大隊的扈從來拜訪他，屠殺他的全部衛戍，把他扔進地牢，拷問他的珍寶的下落。朱蓮跑去救他，摧毀異教徒的軍隊，圍住城，殺死回教教主，取下他的首級，球一樣從城

頭扔下。隨後他從牢獄救出皇帝，當着所有的臣民，讓他重登大寶。

皇帝酬庸勤勞，送他成筐的銀子；朱蓮不肯收受。他以為他嫌少，奉上他四分之三的財寶；又是拒絕；其後平分天下；朱蓮辭謝；皇帝為難哭了，不知道怎麼樣表示感激，忽然他打了一下額頭，在一個侍臣的耳邊說了一句話；繡幕揭開，露出一個年輕女孩子。

她的大而黑的眼睛彷彿兩盞柔和的燈熠耀。倩笑分開她的嘴唇。她的髮環鈎住她的微微敞開的衣服的寶石；隔着透明的內衣，可以猜想她身體的輕盈。腰細細的，她是又纖長，又圓潤。

愛情折倒朱蓮，尤其是因為，他自來過着一種非常清貞的生活。

所以他接受公主下嫁，和一座她得自母親的堡子；婚禮完成，賓主經過無數酬酢，盡禮而別。

這是一座白大理石宮邸，回教建築，在海岬一座橘子林裏。花壇一級一級往下低，低到海灣的岸邊，岸邊有玫瑰介殼在腳底下響。一座扇形的森林在堡子後面展開。天永久是藍的，山遠遠封住天邊；樹木一時被海風吹向這邊，一時被山颿吹向那邊。

房間佈滿了陰影，四牆的嵌鑲把牠們映亮。葦子一樣細的高柱，支着圓頂的穹窿；裝飾

着模倣山洞鐘乳的浮彫。

大廳有噴泉，院子有砌畫，彫花挖葉的板壁，萬千玲瓏的建築，同時一片沈靜，可以聽見飄帶的綵繚，嘆息的回聲。

朱蓮不再打仗。他退休了，四周是安分守己的百姓；每天有一羣人，走過他的面前，和東方人一樣，下跪，吻手。

他穿着一身紫，倚住窗口，記起往年的行獵；他未嘗不想在沙漠追逐羚羊和駝鳥，藏在竹林等候豹子，穿過滿是犀牛的森林，爬上最峻巖的峯巒，鷹，踩着海面的冰塊襲擊白熊。有時候做夢，他看見自己，和我們的祖先亞當在樂園一樣，站在所有的禽獸中間；他伸臂，牠們便是死；或者，一對一對，依照身體大小，從象獅一直排到狐狸黃鼠狼，排隊行走，好像牠們走進挪亞方舟的日子。山洞掩住身體，他朝牠們投出百無一失的鏢槍；死的死，來的來，沒有一個了結；醒來，他旋轉着殘酷的眼睛。

有些王公朋友邀他去打獵。他永遠回絕，指望藉着這種懺悔轉移他的禍殃；因為他覺得，禽獸的殺害關係着雙親的命運。然而看不見他們，他痛苦，另一種欲望又抑捺不下。

夫人叫來樂人舞女幫他娛樂。



她和他坐着露天的輿轎，在田野散步；有時候，躺在游艇的邊沿，他們看魚在水裏嬉戲，水清如天。她時常拿花往他的臉上扔；她蹲在他的腳前，彈着三根弦的琵琶；隨後，合攏兩手，放在他的肩上，怯聲問道：

——你怎麼啦，親愛的駙馬爺？

他不回答，或者只有嗚咽；終於有一天，他說出他可怖的思想。

她用力駁他，理由很對：他的父母或許已經棄世；萬一他和他們重晤，什麼機緣，什麼日的要他幹出這種忤逆不孝的事呢？所以，他的畏懼沒有根據，他應當繼續行獵。

朱蓮一壁聽她講，一壁微笑，但是決不定滿足自己的欲望。

八月有一夜晚，他們在寢室，她剛好上牀，他跪下祈禱，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一隻狐狸叫喚，隨即輕輕的腳步在窗戶底下走過，他隱約望見陰影之中走獸迷離的形影。誘惑太大，他取下他的箭筒。

她未免驚訝。他道：

——我去正為遵從你！太陽出來，我就回來了。

不過她害怕他遇到危險。

他再三請她放心，隨即走出，詫異她言行不一。

走後不久，一個侍童進來回稟，有兩個生人，因為駙馬不在，立刻請見公主。

一個老年人和一個老婦人，彎着腰，一身土，穿着粗布衣服，各自拄着一根拐杖，不久走進屋子。

他們斗起膽，說他們給朱蓮帶來父母的消息。

她身子向前聽他們講。

然而，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們問她，他是否照常愛他們，有時提到他們。她道：

——噢！是的！

於是，他們喊道：

——好！我們就是！

他們又疲又倦，坐了下來。

少婦不相信丈夫就是他們的兒子。

他們形容他皮膚上面特有的痣做證明。

她跳下牀，呼喚侍童，照料他們喫飯。

他們雖說十分飢餓，一點喫不下去；她在一旁觀察他們骨稜稜的手，移移攢攢，舉起酒杯。

他們再三問起朱蓮。她詳細回答，不過到了關聯他們的不幸的觀念，她當心不說出口。他們不見他回來，離開他們的堡子；依着模糊的指示，沒有喪失希望，漂泊了好些年。過橋，住店，王公的稅收，強盜的索取，處處要錢，錢包空了，如今行乞。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不久會和兒子見面的。他們說他有福，娶了這樣一房可人的妻子，他們打量她，吻她，不嫌厭煩。

房屋的華貴使他們驚奇；老年人察看牆壁，問爲什麼這裏有奧克西達尼皇帝的國徽。她答道：

——那是家父！

他記起遊民的預言，移攢了；老婦人想着隱士的語言。不用說，兒子的榮譽好比永生的光輝，如今起始上升；對着照亮桌子的燭光，兩個人全張開了嘴。

年輕時候他們一定很美。母親的頭髮依然全在，優雅的髮辮彷彿雪片，一直垂到下頤。父親是高身量，大鬚鬚，好似一座教堂的彫像。

朱蓮的女人勸他們不要等他。她親自服侍他們躺在她的牀上，隨後關好窗戶；他們睡

着了。天就要亮，小鳥在花玻璃窗外開始歌唱起來。

朱蓮穿過花園；走進森林，踏着優柔的青草，吸着溫馨的空氣，心輕體適，腳步有力。

苔上樹影橫斜。月亮有時把樹林的空隙照成白點子，他以為望見一灘水，遲遲不前，要不就是平靜的水塘和草色混成一片。到處是廣大的沈靜；幾分鐘以前，在堡子四周逡巡的走獸，他一個沒有發見。

樹林稠密，黑暗越發幽深。一陣一陣熱風吹來，充滿了銷魂的氣味。他陷在整隊的枯葉裏面，倚住一棵橡樹換氣。

背後忽然躍起一堆更黑的東西，一隻野豬。朱蓮沒有時間取弓，他和遭了難一樣難過。隨後，走出樹林，他望見一隻狼沿着籬笆溜。

朱蓮賞了牠一箭。狼停住，回過頭看看他，重新上路。牠永遠保持同一的距離奔跑，中間不時停停，看見有人朝牠瞄準，重新開始逃走。

就是這樣子，朱蓮跑過一片無盡的平原，高高低低的沙阜，最後來到一座高崗，俯視着浩瀚的土地。介乎殘墳破穴之間，石片零亂。骸骨絆着腳；隨地是蟲蛀的十字架，東倒西歪，一

副哀憐的模樣。不過形體在墳墓綽約的影子中間移動；裏面跳出好些狸貓，驚惶失措，喘着氣。爪子蹬着石地，牠們過來聞他，裂開口，把牙牀露在外面。他拔出刀，牠們同時散往所有的方向，連蹣跚，遠遠消失在一片塵土之下。

一點鐘以後，他來在一塊窪地，遇見一隻雄糾糾的公牛，兩枝犄角向前，蹄子刨着沙地。朱蓮拿鎗照準牛擺下面扎進去。鎗斷了，牛好像是銅打的，他閉住眼睛等死。眼睛睜開，牛已經不見了。

於是慚愧折倒他的盛氣。一種更高的權能摧毀他的力量；他走向森林，預備返回宮邸。葛蔓礙人行走；他正在用刀刈除，一隻黃鼠狼忽然溜過他的腿縫，一隻豹子跳越他的肩膀，一條蛇盤旋一棵榛樹。

樹葉裏面一隻奇大的烏鴉望着朱蓮；或遠或近，杈枒之間現出無數晶瑩的亮光，好像天空把牠所有的星宿墜入森林。牠們是禽獸的眼睛，野貓，松鼠，鴟梟，鸚鵡，猴子的眼睛。

朱蓮放箭去射；箭和箭羽停在樹葉，好似白蝴蝶。他投石子；石子什麼也沒有碰到，掉了下來。他詛咒，他有意拚打，他喊，他罵，他出不來氣。

先前他追逐的禽獸全露了面，密密紮紮把他圍在中間。有的屁股貼地，有的直直站立。

他待在中央，心有所懾，沒有絲毫作爲。他仰仗意志最後的力量，走了一步；棲在樹上的飛禽張開翅膀；停在地面的走獸移動四肢；全伴着他走。

狸貓在前面走，狼和野豬隨在後面。公牛在右面擺頭；蛇在左面草地起伏，同時豹子弓起背，伸出絨絨的腳面，大步向前跨。他害怕激怒牠們，盡量把步子放慢；他看見荊棘深處，走出好些箭豬，狐狸，蝮蛇，獾和狗熊。

朱蓮放步奔跑，牠們奔跑。蛇綵纏着，腥臭的走獸流着口涎。野豬的長牙蹭着他的後踵，狼的面毛蹭着他的手心。猴子做鬼臉搯他，黃鼠狼在他的腳背打滾。狗熊一爪子摘掉他的帽子；豹子一付輕蔑的模樣，吐出一枝帶在喉嚨的箭。

牠們狡詰的行態富有嘲弄的意味。牠們一壁從眼角觀察他，一壁好像尋思一種報復的計劃；昆蟲的嚙嚙震聾耳朵，鳥的尾巴打着，走獸的氣息噎着，他蹣跚在中間，胳膊張開，眼皮合攏彷彿瞎子，甚至於呼喊『饒命』的力量也沒有。

空裏傳出一隻公雞的啼叫，別的公雞回應着：天亮了；隔着橘樹，他認出宮邸的頂尖。隨後，離他三步之遙，他看見好些紅鷓鴣在田邊稿桿裏面飛翔。他解開大衣，做爲網把牠們扣住。他掀開一看，只有一隻，死了好久，已經爛了。

這次落空比任何次讓他氣悶。他又起了奢殺的渴望；沒有禽獸，他未嘗不想殺人。

他爬上三層臺階，一拳把門打開，然而，走到樓梯底下，想起親愛的妻子，他心軟了，不用說，她在睡覺，他要吵醒她。

他脫掉軟鞋，輕輕轉開鎖簧，走進房間。

鑲着鉛的花玻璃窗弄黑了發白的晨曦。朱蓮的腳絆着地上的衣服；走了不遠，他碰到一個碗碟未撤的飯几。他向自己道：『還用說，她喫東西來的。』牀在陰黯看不見的地方擱着，他走過去。他靠近牀沿，身子彎向枕頭，吻他的女人。兩個頭緊緊枕在枕頭上面。於是，他覺得嘴唇碰到一把鬍鬚。

他往後退，相信自己變成瘋子；不過他又回到牀邊，手指摸索着，遇見極長的頭髮。唯恐自己錯誤，他慢慢把手重新伸到枕頭上面。這一次，的確是一把鬍鬚，一個男人！一個男人和他的女人睡在一起！

怒不可遏，他跳在他們身上，舉起刺刀就扎；他蹣跚着，吐着沫，野獸似地吼號。他隨即停住。刺刀插在心口，死者動也不動。他用心諦聽他們近乎平行的喘哮；就在喘哮微細的時候，另一個，遠遠的，繼續着。起初悠長的呻吟有些模糊，漸漸近了，擴大了，變酷虐了；他聽出是大

黑公鹿的鳴聲，嚇壞了。

他轉回身，相信在門道看見他的女人的鬼魂，舉着一盞燈。

暗殺的響動引她過來。眼睛向四外一望，她全明白了，又驚又恐，丟下蠟臺逃了出去。

他拾起蠟臺。

父母躺在他的面前，背向下，胸前一個傷口；他們的面孔，呈出一種莊嚴的恬靜，神情好似持有一種永生的隱秘。血濺出來，點點滴滴，染着他們的白皮膚，牀褥，地面，一座掛在牀位的象牙基督。太陽射着窗戶，花玻璃映下朱色的反光，照亮這些紅斑點，給全屋扔下更多的紅斑點。朱蓮自言自語，走向兩位死人，心想這不可能，他弄錯了，人間有時儘有不可解說的相似。最後，他稍稍低頭，湊近看那老年人；眼皮沒有閉好，他望見中間熄滅的瞳孔和火一樣燃燒他。他隨即轉向牀的另一側，躺着另一個身子，白頭髮遮住一部分臉。朱蓮拿手指伸在髮辮底下，舉起她的頭；——他端詳着這顆頭，用他強韌的胳膊托住，同時另一隻手舉起蠟臺打亮。好些血點子，滲過牀褥，一點一點滴在地板上。

臨到天黑，他來到他的女人面前；他換了聲音，吩咐她第一不要回答他，不要靠近他，甚至於不要看他，同時要避免永劫不復，她必須遵行他一切挽回不了的命令。



他在死人房間的經桌上面，留下一份寫好了的喪儀。他交給她：他的宮邸，他的佃戶，他的全部財產，甚至於身上的衣服，和他的軟鞋脫在樓梯上面。

她既然奉行上帝的意旨，造下他犯罪的機緣，應當爲他的靈魂祈禱，因爲自今以後，他不復存在了。

殯葬豪華。死人埋在一座離堡子三日路程的寺院的教堂。一個僧人戴着懺悔風帽，露出眼睛，隨着儀仗，遠遠離開所有的男女，沒有一個人敢於同他說話。

做彌撒的時候，胳膊交成十字，額頭貼住塵土，他匍匐在門洞的中央。

入土以後，大家看見他沿着小道，走進了山。他好幾次轉回身子，最後消失了。

### 三

他走了，在人世乞討過活。

他向行路的騎士伸手，或者走近收穫的人們跪下，或者在院子的柵欄前面站住不動；他的臉十分憂悒，從來沒有人拒絕施捨。

他以謙抑的精神演述他的故事；於是大家做着十字記號，紛紛迴避。他已經走過的村莊，認出是他，不是關門，便是高聲恫嚇，或者扔石頭砸他。最慈悲的人們拿一個盤子攔在窗沿，然後放下窗簾，不去看他。

處處見擯，他躲開人羣；他喫根草木，落下來的果子和在海灘揀拾的蚌蛤。

有時候，轉過一座山角，他望見下面一堆擁擠的屋頂，石尖，橋樑，塔，交錯的黑街，隱隱傳上來不斷的喧嚷。

他動了塵心，來到城市。然而面孔的愚蠢，店舖的吵鬧，語言的冷酷，使他心寒。過節的日子，禮拜堂的鐘聲從黎明就把歡悅帶給居民，他看着他們走出各自的家門，又看着廣場的跳舞，十字街頭的酒泉，王公宅第前的絲帳，黃昏來了，隔着底樓的玻璃，一家人團團圍住長桌，祖父母把小孫孫抱在膝蓋上面；他忍住欷歔，重新回到田野。

當着牧場的小馬，巢裏的鳥，花上的蟲，他感到愛的激揚；他一湊近，牠們遠遠跑開，驚惶藏起，急忙飛掉。

他追尋孤寂。然而風給他的耳朵帶來彷彿臨危的喘哮；落在地面的露珠讓他想起更爲沈重的血滴。每天黃昏，太陽把血染在雲彩；每天夜晚，他重新夢見弑父弑母。

他給自己織了一件帶有鐵針的苦衣。山頂有一座小廟，他膝行而上。但是殘忍的思想，翳蔽神龕的輝煌，在他領罪的時候，加以折磨。

他並不因為上帝使他弑父弑母有所怨恨，然而自己竟然弑父弑母，未免失望。

他厭惡自己的形骸，希冀解脫，出生入死。他從大火中救出瘋癲，從淵潭中救出嬰提。深淵拋出他，火焰免却他。

時間並未減輕他的痛苦。越來越難忍受。他決定尋死。

有一天，他站在泉水旁邊，俯在上面，研究水的深淺，看見對着他出現了一個瘦骨稜稜的白鬚老頭子，容貌極其悲慘，他止不住哭了。另一個人也在哭。沒有認出自己的影子，朱蓮胡亂想起一個相似的面孔。他叫了一聲；這是他的父親；他不再想自殺了。

於是，他帶着回憶的重量，跋涉了許多國度，來到一條河邊，因為水勢湍急，因為兩岸大幅的污泥，駛渡危險，久已沒有人敢於過河了。

一條舊划子尾梢埋陷，前梢露在蘆葦之中。朱蓮加以檢驗，發見了一對槳；他想到獻出生命為人服務。

他先在水灘修出一條路，可以往下走到河槽；他移動大石頭，弄折了指甲，拿肚子頂住

石頭搬運，滑進汙泥，往下陷，好幾回險些送掉性命。

隨後，他用大船殘留的部分修好小船，拿陶土和樹幹給自己造了一間茅屋。

聽說有了渡船，旅客就來了。他們在對岸喊他，搖着旗幟；朱蓮急急忙忙跳上他的划子。船沈極了，滿滿載着各色行李和包裹，還不算驚懼的牲口，直蹀蹄子，越發顯出堆雜。他不要任何苦力錢；有些人從褡褳裏取出剩飯或者不要的太舊的衣裳給他。有些粗人說着難聽的話。朱蓮和聲悅氣地責備他們；他們用咒罵回答。他反而爲他們祝福。

一張小桌子，一隻凳子，一張枯葉牀，三隻陶土杯子，是他全份的傢具。牆上兩個洞算是窗戶。一邊是一片無涯的荒原，或遠或近，點染着好些慘白的池塘；當前是那條大河，翻滾着發綠的波浪。春天，地溼溼的，發出一種腐爛的氣味。隨卽一陣混亂的風刮起塵土旋轉。處處全有塵土進來，攪渾了水，在牙齦之間礫礫作響。過了不久，又是成羣的蚊子，晝夜不息地飛來叮人。最後，劇烈的寒沍，把東西凍成石頭一樣僵挺，引起一種喫肉的瘋狂的欲望。

過了好些月，朱蓮沒有見到一個人。他時常閉住眼，想從記憶回到他的青春——一座堡子的院落出現了，石階站着好些靈挺，演武廳擠滿了奴僕，一座葡萄架底下，一個金黃色頭髮的童子，站在一位穿皮衣服的老年人和一位戴尖筒帽的貴婦人中間；忽然，攤出兩個

死屍。他撲在牀上，臉向下，一壁哭，一壁重複道：『啊！可憐的父親！可憐的母親！可憐的母親！』他朦朧過去，悲慘的幻象繼續進行。

有一夜晚他睡了，他相信聽見有人喊他。他伸長耳朵，僅僅辨出波浪的吼號。

但是同一的聲音重新起來：

——朱蓮！

這從對岸來，想着河面的寬廣，他覺得非常可異。

第三次喊着：

——朱蓮！

這洪朗的聲音具有教堂的鐘的抑揚。

他點好燈，走出茅屋。狂暴的旋風壅滯黑夜。跳盪的波濤的白光，或遠或近，撕破深沉的夜色。

經過一分鐘的遲疑，朱蓮解開纜索。水立即平靜，划子滑到對岸。一個男子在這裏等着。他披着一塊破布，臉彷彿一座石膏面具，兩隻眼比火炭還紅。朱蓮把燈提近，看見他染

了一身可怕的癩瘡；不過，他的風度顯出一種帝王的尊嚴。

他一走進划子，他的重量活活把船壓沈下去；擺了擺，又往上浮；朱蓮開始搖船。

每一打槳，波浪的回瀾舉起船頭。水比墨還黑，沿着兩側，狂也似地流滾，一霎時挖成深淵，一霎時聚成高山，小船在上面跳躍，隨即跌入深處，被風搖着打漩。

朱蓮曲着身，伸直胳膊，然後弓起腳，上身往後一扔，提足力氣。雹子打着他的手，雨流進他的背，空氣的驟急噎窒呼吸，他只好住手。於是船駛出了航路。不過，明白這裏攸關着一件重要事體，一種他必須服從的命令，他重新把住槳；槳環的響聲割斷狂風暴雨的呼嘯。

小燈在他面前燃着。鳥上下飛翔，不時把燈遮住。然而他一直望見癩者的瞳孔，他站在船尾，動也不動，彷彿一根柱子。

這用了長久，非常之久的時間！

他們走進茅屋；朱蓮把門關好，他看見他坐在凳子上面。他裹身的那幅屍布一直褪到他的屁股；他的肩膀，他的胸膊，他瘦削的胳膊全是鱗狀的疹斑。額頭有深深的皺紋。猶如一副骷髏，窟窿替代了他的鼻子；他發藍的嘴唇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毒氣，和霧一樣厚。他道：

——我餓！

朱蓮把他所有的東西給他：一小塊沈肥肉，一堆黑麵包皮。

他吞咽完了，桌子，盤子，刀柄，全和他的身子一樣，沾着同樣的惡斑。

隨後他道：

——我渴！

朱蓮去尋他的鏟子；他端起鏟子，裏面冒出一股香味，舒展他的心；他的鼻孔，是酒，虧他怎麼找來的！不過癩者伸出胳膊，一口飲乾了鏟子。然後他道：

——我冷！

朱蓮用他的蠟燭，在屋子中央，燃起一捆鐵線草。

癩者過來烤火；他蹲下去，四肢哆嗦，失了力氣；眼睛不亮了，膿瘡流着，他呢喃着，聲音差不多沒有氣：

——你的牀！

朱蓮低心下氣，幫他往牀這邊移動，甚至於打開船帆，蓋在他的身上。

癩者呻吟着。他的嘴角露出他的牙齒，一種加快的喘哮搖撼他的胸膈，同時他的肚腹，每一呼吸，一直陷到脊椎。

隨後他閉住眼簾。

——好像有冰在我骨頭裏面過來靠住我！

朱蓮，掀開帆，躺在枯葉上面，靠近他，在他的身旁。

癩者轉過頭。

——脫了衣裳，拿你的身子暖着我！

朱蓮去掉他的衣服，隨後和他落生的日子一樣光，重新鑽進牀，他覺得癩者的皮膚貼住他的大腿，比蛇更冷，和銼一樣粗。

他試着鼓舞他，另一個喘着氣，答道：

——啊！我要死了！……貼近我，暖暖我，不是手！不是手！不你整個身子！

朱蓮完全躺在上面，嘴對嘴，胸對胸。

於是癩者摟住他；他的眼睛立時放出一道星光；他的頭髮放長了，和日輻一樣；他的鼻息具有薔薇的溫馨；竈頭升起一片香雲，波浪歌唱着。

同時一種豐盈的歡樂，一種超人的愉悅，彷彿一片汪洋，流入昏迷的朱蓮的靈魂；那緊摟住他的人，越來越大，越來越大，頭腳一直頂住茅屋的兩牆。屋頂飛掉，蒼穹展開——朱



蓮昇向碧空，面對面，被救主耶穌帶上了天。

這就是慈悲·聖·朱蓮的故事，大致如同在我的故鄉，在教堂一張玻璃窗上面，人們看到的。

● 阿瑪力人 Amalecites：見於舊約，居住以東 Idumee 一帶，以色列王掃羅 Saul 加以重創，終為大衛所滅。

● 嘎辣芒特人 Garamantes：古代非洲里比 Lybye 境內的游牧民族，紀元前二十一年，降於羅馬。

● 薩拉散人 Saracens：中世紀侵入歐洲非洲的亞拉伯人，或以為亞拉伯人不願意屈居夏甲 Aear (亞伯拉罕 Abraham 妻薩拉 Sara 的使女) 的後裔，自動改成薩拉的後裔，所以叫做薩拉散人。但是，比較可信的，拉丁有一個字 Saraceni，是竊盜的意思，用來形容侵入的亞拉伯人，最後就變成亞拉伯人的別稱了。

● 諾爾芒人 Normands：意即北方人，從八世紀以後，由斯坎狄納維亞一帶，南下侵擾英法沿海各地，現在法國西北部通稱諾爾芒第 Normandie，沿用舊名。

● 敘里亞 Syrie：古時一個王國，介乎地中海與亞拉伯之間，通常把巴勒士登除外，只算北方亞蘭 Aram

一帶。

⑥ 巴爾巴里的獵提 *lévriers barbaresques* 巴爾巴里 *Barbarie* 古代非洲北部的一個部落，居民原本是拜爾拜 *Barbares* 訛傳做巴爾巴里。獵提，一種長腿細身的獵狗，奔馳敏捷，善於逐兔。

⑦ 布洛達涅 *Bretagne* 舊日法蘭西西部的一個獨立公國，一五三二年始全然併入法國，現今劃為五省。

⑧ 鷹狗 *griffons* 獵狗的一種，毛長而粗。譯名為譯者杜撰，*griffon* 同時也是鷹名。神話裏面有一種獅身鷹頭鷹翅的怪獸，也叫做 *griffon*。

⑨ 韃靼 *Tartarie* 即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在西伯利亞、阿富汗、裏海與新疆之間，現為蘇俄聯邦之一。另外有一個東土耳其斯坦，或者中國韃靼，在新疆境內。

⑩ 橫狗 *épagneuls* 西班牙種，長毛，耳下垂。*Épagneul* 一字即「西班牙的」*espagnol* 變體。

⑪ 獾犬 *talbots* 獵犬的一種，寬嘴，大耳，通常白色，因英人 泰包 *Talbot* 一姓配養得名。

⑫ 獨狗 *bigles* 英人舊日逐兔用的一種獵狗，直眼，善嗅。

⑬ 阿蘭的血提 *dogues alains* 阿蘭人屬於西古提人種，三世紀末侵入小亞細亞後，復被其他野蠻民壓迫，流離竄散，僅高加索一帶尚有遺迹。血提是看守犬的一種，大頭，扁臉。

⑭ 高加索的蒼鷹 *tiercelets du Caucase* 高加索山，介乎黑海與裏海之間，附近有十四小國，現今均歸蘇聯統治。蒼鷹為鷹之雄者，較雌者小三分之一，所以叫做 *tiercelet*。

⑮ 巴比倫的狗 *sacres de Babylone* 巴比倫，古代最大的都會，在亞洲 伯拉 Euphrate 河畔，其先

併於亞述 Assyrie，其後自成一國，滅亞述，終為波斯所亡。狗鶩較鶩為大，歐洲南部亦有。

● 西古提 Scythie：一個同名的野蠻民族居留的地方，散居歐洲東北與亞洲西北各地。

● 縮臺 rabet：縮死囚犯的一個高臺，四面全是木架。

● 葡狗 basset：類似英國的葡狗，大耳下垂。

● 希臘火藥 feu grégeois：中世紀希臘人作戰用的一種火藥，可以在水面燃燒。

● 法蘭西太子 dauphin de France：法國東南一帶叫做道非迺 Dauphiné，在中世紀，當地的統治者就被稱做道汎 dauphin，十四世紀以後，這變成法國太子的藩地，在未繼位以前，太子也被稱做道汎。

● 耶路撒冷大廟的武士 templiers de Jérusalem：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聖地，所謂大廟係指所羅門興建的神廟而言，中世紀不幸淪入土耳其人的掌握。十二世紀十字戰爭，有一批教士從軍，想要從土耳其奪回耶穌的聖地。

● 帕提亞人的須乃納 suréna des Parthes：帕提亞人把元帥稱爲須乃納。關於帕提亞人，參閱希羅底註二十一。

● 阿比西尼亞的賴固 négud négus d'Abyssinie：阿比西尼亞在非洲東部，賴固或賴固斯等於皇帝。

● 賈黎庫蒂 Calicut：印度西岸的一個商埠，曾經一度興盛，其後淹於海水，迄今猶未復元。

● 陶格勞第特人 Troglodytes：散居埃及的東北，福樓拜在薩那裏裏面形容他們，「一壁笑，一壁瘞埋」。

死者」通常穴居的野人也叫做陶格勞第特人。

● 昂陶泡法吉人 Anthrophages 屬於食人的野蠻民族。

● 米蘭的蟒 Guivre de Milan 米蘭是意大利北部的重鎮。Guivre 是一種奇怪的蛇，通常畫在旗幟上的，全嚙着一個嬰孩。

● 奧拜畢巴的龍 dragon d' Oberbirbach 見於日耳曼的傳說。

● 奧克西達尼 Occitanie 中世紀法國南部杜魯司 Toulouse 一帶的通稱。

● 高爾都 Cordoue 在西班牙南部昂達路西 Andalousie 省。

● 挪亞方舟 arche de Noé 參閱舊約創世紀第六章，第七章與第八章。

● 軟鞋 Sandals 類似中國的僧鞋或芒鞋，大都是皮帶子做的，極為考究，中世紀貴人穿著。

## 一顆簡單的心

有五十年光景，主教橋的太太們，羨嫉歐班太太有全福這樣一個女僕。

一年爲了一百佛郎，她下廚房，收拾屋子，熬針線，洗衣服，熨衣服，知道套馬，餵家禽，製牛油，對主婦忠心到底——而主婦的爲人並不隨和。

她嫁給一個沒有產業的美少年，一八〇九年的開始去世，給她留下兩個嬰孩和一堆債。她於是賣掉她的房產，留下杜克的田莊和翟佛司的田莊沒有賣，其實租金每年最多也就是五千佛郎，離開她的聖·木南的房子，住到一所花費較小的祖房，座落在市場後邊。

這所房子上面蓋着一層青石，正好介乎一條小巷和一條通到河邊的小街之間。房裏

地面高低不平，一不當心，就閃了腳。一間窄小的過道隔開廚房和『飯廳』，歐班太太整天靠近窗戶，坐在飯廳裏一把麥稈編織的安樂椅裏面。沿白漆板壁，一平排擺着八張桃心木小椅。在晴雨表下面，是一架舊鋼琴，上面高高疊了一堆匣子和紙夾。黃大理石壁爐，路易十五的樣式，兩旁一邊擺着一把靠背氈椅。當中是一座鐘，象形一所外絲塔。廟——因為地板比花園低，房間全帶一點霉濕的味道。

第一層樓，先是『太太』的寢室，極其寬大，裱糊了一種暗花紙，掛着一幀『老爺』的畫像，一身貴冑的服裝。這通到一間更小的屋子，裏面是兩張沒有褥墊的小牀。再過去就是客廳，永久關着，一屋蒙着布幅的木器。隨後是一個過道，通到一間書房，一片書櫥三面圍着一張大烏木書桌，格子上擺滿了書和廢紙。牆上兩道迴環的走邊不見了，遮在當年盛日的遺念與過時的奢華之下：鋼筆的白描，水粉的風景，與歐莊的木刻。●一個正對田野的天窗，照亮二層樓全福的屋子。

天一亮她就起來，怕錯過了彌撒，隨即一直到晚，工作不停，然後，晚餐用過，碗碟放妥，大門關好，把劈柴埋在灰燼底下，握住念珠，她當着竈火睡熟了。和人講價錢，她比誰也執拗。說到乾淨，盆子罐兒的光滑，別家女僕看了，只好缺望。節喫省用，慢騰騰地喫飯，拿手指從桌面

拾起她的麵包渣子，——一塊十二磅重的麵包，特別爲她烤的，夠二十天用。

一年到頭是一條印花布帕子，用針在背後別住，一頂藏住她頭髮的帽子，一雙灰襪子，一條紅圍裙，同時在短袖的小襖上面，繫了一塊涎布，彷彿醫院的看護婦。

臉瘦瘦的，聲音尖尖的。二十五歲，人家看做四十。一上五十，她就失了年紀；——永遠不作聲，身子直挺挺，手勢齊整，好像一個木頭人做活，一付機械的樣子。

## 二

她猶如別人，有她愛情的故事。

她的父親，一個泥瓦匠，從鷹架子上一跤攢死。隨後母親去了世，姊妹流離失所，一個農夫收留下她，年紀小，叫她看管地裏的母牛。衣服破爛，她直哆嗦；她伏下身喝泥塘裏的水；平日無故挨一頓打；最後還讓人攆出大門，說她偷了三十蘇。其實冤枉。她來到另一家田莊，料理院裏的家禽，主人歡喜她，又招同伴妬嫉。

八月有一夜晚（她那時候十八歲）他們帶她去高勒鎮的會。她一下子就迷亂了，驚呆了。樂聲的嘈雜，樹裏的燈火，衣飾的光怪陸離，花邊，金章，人羣同時跳躍。她怯生生地閃在

一旁，便見一個年輕人，模樣好像有錢，兩肘倚住車轅，吸着煙，過來邀她跳舞。他爲她買蘋果酒，咖啡，點心，一條綢帕，自以爲她猜出他的意思，請求伴她回去。走到蕎麥地邊，他猛然扳騎她。她害怕了，叫喚起來。他只好走開。

又一夜晚，她在去寶孟的大路，心想趕過一輛徐徐行走的裝草的大車，就在蹭過輪子的時候，認出了戴奧道。

一副安靜的模樣，他走近她，說她應當饒恕他，因爲那是『酒喝多了的過失。』  
她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一心就想逃開。

他馬上談起收成和區裏的措紳，因爲他的父親離開高勒鎮來到艾高的田莊，所以他們如今成了鄰居。她脫口而出：

——呵！

他接着說家裏盼他成家。其實他並不急，等一個自己看中的女人。她低下了頭。隨後他問她不想嫁人。她微笑着回答：取笑人沒有好處。

——沒有的話，我向你發誓！

他伸出左臂，圍住她的腰；她一邊走，一邊任他擁抱；他們放慢了步。風柔柔的，星宿燦耀。



着，一大車的草在他們前面搖曳着；四匹馬悠着步子，揚起塵土。隨後，不用吆喝，牠們往右轉了過去。他又吻了她一回。她在陰影之中消失了。

戴奧道在下一星期，約她幽會。

在院落的深處，在一堵牆的後面，在一棵孤零零的樹底下，他們相會。她不像小姐們那樣天真，——牲口早就教會了她；——然而理性和羞恥的本能擋住她失足。這種抵抗激起戴奧道的愛情，於是爲了滿足愛情起見（或者也許出於衷心），他說起娶她。她不敢驟然相信，他賭下大咒。

過了不久，他講出不妙的事情：他父母去年給他買了一個替身；但是說不定那一天，人家會再要他；想起當兵他就害怕。全福把這種懦怯看做一種多情的證明；她加倍愛他。夜晚她溜出來，到了幽會的地點，戴奧道又是發愁，又是央求，她直難受。

最後，他告訴她，他要親自到省城官廳打聽打聽，下禮拜天，十一點半夜之間，他帶消息回來。

到了鐘點，她跑去會她的情人。

沒有看見他，她見到他一位朋友。

他告訴她，她不應當和他再會。戴奧道爲了避免徵役，已經娶了杜克的一位非常有錢的老婦人，勒胡塞太太。

這是一陣瘋狂的悲傷。她撲到地面，哭喊，呼喚上帝，一個人在田野整整號到天亮。隨後她回到田莊，說她有意離開；於是等到月梢，支了工錢，她用手巾包住她所有的零碎，來到主教橋。

在客店前面，她向一位戴着一頂寡婦風帽的太太打聽，原來她正在尋找一個廚娘。年輕女孩子知道不了多少，可是她的樣子很想幹，要的又少，歐班太太臨尾道：

——好了，我就用你！

一刻鐘以後，全福住到她家。

由於『家規』和『老爺』的遺思，（主有一切！）起初她在這裏過活，戰戰兢兢。保羅同維爾吉妮，一個七歲，一個不到四歲，在她眼裏就像是玉琢的，她當做馬背着他們，只有歐班太太不許她隨時親他們，折了她的氣。不過她覺得自己快樂。環境的溫謐溶掉她的憂鬱。逢到星期四，總有親友來鬪包司東。全福事先預備好了牌同腳爐。他們準八點鐘到，不等十一點鐘響就告辭。

每星期一早晨，住在穿堂的擺舊貨攤子的，就地鋪起他的爛鐵。鎮上隨即充滿了一種噙噙的聲音，裏面夾雜着馬嘶，羊叫，豬哼和街車吱扎的響聲。將近正午，就在趕集最熱鬧的辰光，便見門口露出一個身體高大的農夫，鈎鼻子，鴨舌帽往後一歪，正是霍佛司的佃夫羅布蘭。相隔不久，——杜克的佃夫李耶巴來了，又小，又紅，又胖，穿着一件灰短上身，皮裹腿，上面有刺馬距。

兩個人帶了些雞或者乾酪，獻給他們的地主。全福回回戳穿他們的狡詐；他們臨走敬服極了她。

說不清什麼期間，格洛芒維侯爵，來到歐班太太家裏做客。這是她一個長輩親戚，因爲荒唐，一貧如洗，如今住在法萊絲他最後的一塊土地。他來總在用午飯的時候，帶着一條可怕的毛毛狗，爪子弄髒了所有的傢具。他用力擺出一個上流人的樣子，甚至於每次講到『先嚴』習以爲常，總要摘下帽子，不過酒卻一杯一杯斟個不住，說的也盡是些不三不四的話。全福客客氣氣把他推搡到外頭：

——夠分兒了，格洛芒維老爺！留到下一回罷！

於是她關上了大門。

她歡歡喜喜地給布萊先生開門。他做過律師。他的白領巾，他的禿頭，他襯衫的花結，他寬闊的棕大衣，他聞鼻煙時胳膊的圓轉，他整個的爲人讓她不知如何是好，就和我們驟然見到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一樣。

他因爲經營『太太』的產業，有好幾點鐘他和她關在『老爺』的書房裏，他害怕遺累自己，極其敬重官吏，自命精通拉丁文。

他送孩子們一套成本的彩色地圖，爲了用一種有趣的方式教導他們。上面印着世界各種的景物。頭上梳着羽毛的野人，劫了一位小姐的猴子，沙漠地的拜都安，<sup>⑤</sup>中了叉的鯨魚等等。

保羅把這些圖畫講給全福聽。這就是她文學方面的全部教育。

孩子們的教育另請居姚擔任，一個在官廳做事的可憐蟲，寫一手好字，在靴子上磨刀。天氣晴和的日子，全家一早就去了霍佛司田莊。

院子是斜的，房子就在當中海遠遠望去，彷彿一個灰點子。

全福從筐子裏取出一片一片的冷肉，一家人在牛乳房隔壁的屋子用着午餐。這是一座別墅（如今不見了）留下的僅有的房間。破爛的牆紙，一經吹動，就要搖擻。歐班太太回

想當年，不由垂下前額；孩子們不敢再言語。

她說：

——你們玩玩去呀！

他們走開。

保羅爬上倉房，捉鳥兒，在池邊打水漂，或者用手杖敲大桶，鼓一樣地響。  
維爾吉妮餵兔子，撲過去採矢車菊，兩條腿飛快，露出她的小繡花褲子。

秋天有一夜，他們穿過牧場回家。

上弦月照着一部分天空，一片霧縠飄浮在杜克的曲折的水面。好些牛躺在草地，靜靜地看著這四個人過去。臨到第三牧場，有些立了起來，隨即在他們前面攏成一個圈子。

全福說：

——不用怕！

然後呢喃着一種歌調似的東西，她撫摸最近一隻的脊背；牠扭回身子，下餘學牠樣。但是，穿到鄰近一個牧場，起了一聲可怕的牛鳴。這是一隻公牛，被霧遮住。牠走向兩個女人。歐班太太提腳要跑。

——不！不！慢一點！

不過他們的步子放快了，後面洪朗的呼吸越聽越近了。牠的蹄子，彷彿鐵鎚，敲着地面的草響；現在牠簡直跑起來了！全福回過身，抓起兩把土，朝牠的眼睛扔過去。牠低下頭，搖着犄角，生了氣，一邊抖擻，一邊可怕地吼叫。歐班太太帶着兩個小孩子，來到牧場盡頭，心慌意亂，不知如何跳下高崗纔好。全福總在公牛前面倒退，不斷用泥草打瞎牠的眼睛，同時她喊着：

——你們快點兒！快點兒！

歐班太太推着維爾吉妮，隨後保羅，溜下溝塹，好幾次爬上去又跌了下來，終於鼓起勇氣上到地面。

公牛把全福逼到圍欄前面，口沫濺着她的臉，再一秒鐘就頂穿她的臟腑。不遲不早，她恰好從兩根棍子中間鑽出去，於是這龐大的畜牲，大喚一聲，收住了腿。

這件事，好多年，成爲主教橋談話的資料之一。全福一點不覺得驕傲，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做了什麼驚人的事。

維爾吉妮完全佔住她的心——因爲自從這場驚恐以後，她神經上得了一種病，浦巴

爾大夫建議到土鎮行海水浴。

那時候，到土鎮行海水浴的人們並不多。好像要出一趟遠門，歐班太太向人打聽，請教布萊，籌劃一切。

行李擱在李耶巴的車上，先一天起程。第二天，他牽來兩匹馬，一匹帶着女鞍子，還裝了絨靠背；一件外氈，捲成一個座椅的樣式，放在第二匹的臀部。歐班太太騎上去，坐在他後面。全福照管維爾吉妮，保羅跨上勒決蒲杜窪先生的驢，借的時候說好了在意。

路壞極了，十三里多路，要走兩點鐘。馬陷在泥淖，一直陷到腿脛，從裏面拔出來，屁股猛動幾動；要不然，牠們在車輪溝子絆來絆去；有時候，牠們非跳不可。李耶巴的牝馬，在好些地方，忽然停住。他耐着心，等牠緩過氣來再走；他談着沿路的地主，給他們的故事添點兒道德的結論。好比來到杜克，有些窗子圍滿了金蓮花，他們在底下走過，他聳聳肩道：

——這兒是一位勒胡塞太太，不挑個年輕人嫁，反而……

全福沒有聽見下文，馬走快了，驢在奔馳；大家走進一條小路，柵欄開了，出來兩個小孩子，於是當着幾乎跨上門限的稀糞堆，他們下了牲口。

李耶巴媽媽，一見她的主婦，漫天價表示歡喜。她伺候她用午飯，有牛裏肌，大腸，灌腸，炒

子雞，起沫的蘋果酒，糖果糕，酒糟李子，一邊還說着禮行話兒，什麼太太身子更好了，小姐變得越發『標緻』，保羅少爺格外『壯實』，沒有忘記他們去世的祖父母，因為李耶巴一家大小服侍過好幾代，所以全都認識。和他們一樣，田舍也上了年紀。房頂的椽梁遭了蟲蛀，牆叫煙薰成了黑的，玻璃窗被塵土弄成了灰的。一張橡木櫥盛着各色器皿，罐子，碟子，錫盤子，捕狼機關，去羊毛的剪子；一管洗腸的機筒，大極了，把孩子們逗笑了。三座院子的樹，沒有一棵不是圍住根長了許多蘑菇，或者圍住枝子長了一堆癩的。風刮下好些，牠們又從半腰長起；累累的果實把牠們全壓下來。草鋪的房頂，厚薄不一，彷彿棕色的絨，抵禦最厲害的狂風暴雨。不過車房坍塌了，歐班太太說她記住就是，吩咐套上牲口。

又走了半個鐘頭，這才來到土鎮。小小一隊旅客，下了牲口，走過哀營。這是一個橫懸在船上的絕崖；三分鐘以後，走盡碼頭，他們來到大衛媽開的金羔旅館的院子。

起首幾天，換了換空氣，洗了洗澡，維爾吉妮覺得自己好了一些。沒有浴衣，她穿着襯衫下水，一間稅吏的小屋，借給沐浴的人們用，女僕在這裏重新給她穿好衣裳。

下午，騎着驢，他們穿過黑石崖，往海格鎮那邊遊玩。小坡起初向上去，兩旁的地一個一個整，好像一座公園的草坪，隨後來到一塊高地，上面交錯的有牧場和耕田。道旁荆棘叢



裏，一些金雀花直挺挺立着；一棵枯了的大樹，在碧空裏，杈杈隨處縱橫。

他們差不多總是躺在一塊草地，左手是豆鎮，右手是哈福，面前是大海。太陽照着大海發亮，和鏡子一樣平滑，靜而又靜，人幾乎聽不見牠的呢喃；好些麻雀藏在一邊啁啾；廣大的蒼穹覆住一切。歐班太太，坐着，做她的針線；維爾吉妮在她旁邊編燈心草；全福採薄荷的花朶；保羅覺得無聊，只是要走。

別的時候，他們坐船搖過杜克河，尋找蚌殼。退潮的時候，留下好些海刺蝟，星魚，水母，露在外面；孩子們們跑着，想捉住隨風而來的雪沫。波浪有了睡意，倒在沙灘上面，沿着海岸展開。海岸一直伸出視線，然而在陸地這面，沙邱爲界，把牠和形似跑馬場的大草原的馬賴分開。他們從這裏回去的時候，坡底下的土鎮，隨着步子越來越大，所有的房舍不整不齊，彷彿在一種零亂的愉快之中，土鎮笑逐顏開。

日子太熱了，他們就不走出他們的屋子。外面眩目的太陽，從珠簾的縫隙，鑲進一道一道的亮光。村裏沒有一點聲音。下面走道沒有一個人。沈靜散開，更其增加事物的安謐。遠遠傳來敲打船底的鏈聲，一陣熱風帶來柏油的氣味。

主要的娛樂是看漁船回來。牠們一過浮標，就開始打轉。帆降到桅桿的三分之二高；前

帆如氣球一樣膨脹，漁船在水浪的擊濺之中，一直向前，滑到港口中央，錨就忽然拋了下來。船隨即靠岸攔住。水手隔着船板，扔上跳動的魚；一排貨車等着；好些戴棉布帽子的女人，擠到前頭提籃子，吻抱她們的丈夫。

有一天，其中一個女人攔近全福，過了一刻，全福歡天喜地，走進屋子。她尋見一位姐姐；納絲塔西·巴乃特，勒魯的女人，出現了，胸前抱着一個喫奶的孩子，右手又抱着一個，左手領着一個小水手，他的拳頭擺在屁股上面，圓頂小帽蓋着耳朵。

一刻鐘之後，歐班太太打發她走。

他們總在廚房附近或者散步之際，遇見這一家人，丈夫決不露面。

全福一腔熱心的對待他們。她給他們買了一牀被，幾件襯衣，一個爐子；他們顯然在揩她的油。這種弱點激惱了歐班太太，而且她不喜歡那個外甥的親暱——因為他『你』呀『你』地叫她的兒子——維爾吉妮直在咳嗽，季候不對了，她回到主教橋。

布萊先生指點她選擇一個中學校。康城的中學校要算最好。保羅送到那邊上學；他鼓起勇氣告別，那邊要有好些伴侶，他稱心了。

既然不可避免，歐班太太只好接受兒子的離別。維爾吉妮漸漸不大想念他了。聽不見

他的喧嘩，全福直在念叨。然而來了一樁事分她的心；從聖誕節起，她天天領着小姐去學教理問答。

三

她先在門口跪一下，然後在高高的屋頂下面，在兩排椅子中間，她往前走着，打開歐班太太的凳子，坐下來，向她的四周觀望。

男孩子在右，女孩子在左，坐滿了唱歌地方的椅子；牧師靠近擺聖經的兒子站直了；在後殿的一塊玻璃窗上，聖靈向下看着聖母；在另一塊玻璃窗上，她跪在聖嬰·耶穌前面；在聖龕後面，是聖·米曬降龍<sup>①</sup>的木彫。

教士先撮述一遍聖史。她相信自己看見樂園，洪水，巴別塔<sup>②</sup>，失火的城邑，湮亡的民族，傾覆的偶像；心往神移之下，她尊敬天父，怕他發怒。隨後聽到耶穌殉難，她哭了起來。爲什麼他們釘死他，他疼小孩子，餵大家喫，治好瞎子，而且心地仁慈，願意生在窮人中間，一家馬廄的糞堆上面？<sup>③</sup> 蒔種，收穫，榨酒，福音上說的一切家常事物，她全經過；一經上帝動用牠們，就神聖化了；因爲愛聖羊，她越發愛羔羊，因爲愛聖靈，她越發愛鴿子。

她簡直想像不出牠的形體，因為牠不僅是鳥，還是一種火，有時候是一種氣息。或許是牠的光亮夜晚在池邊飛翔，牠的呼氣推動雲彩，牠的聲音讓鐘鐸諧和；於是懷着一片崇拜的心情，她坐着享受四壁的清涼和教堂的靜謐。

至於教義，她絲毫不懂，也不打算懂。牧師演講，孩子們背誦，她最後睡着了；臨到大家要走，木屐打着石面響，她這才忽然驚醒。

也就是這樣常聽，她學會教理問答，因為她小時候沒有受過宗教方面的教育；從現在起，她模擬維爾吉妮一切練習，和她一樣齋戒，同她一起懺悔。到了聖體瞻禮節那一天，她們合獻一張神壇。

第一次聖體瞻禮老早就在折磨她。她忙一陣子鞋，一陣子念珠，一陣子書，一陣子手套。她幫她的母親打扮她，又怎樣哆擻來着！

經過全部彌撒，她一直感到心焦。唱歌地方有一邊布萊先生給她擋住，然而正在前面，一羣信女，面網低垂，上頭紮着白色花冠，活似一片雪田；她遠遠從虔誠的風度，更其玲瓏的頸項，認出她親愛的小姐。鐘響了。頭低下來，一片沈靜。風琴一響，歌頌班和羣衆唱着『上帝的羔羊』。隨即，男孩子開始整隊，女孩子跟着起立。她們兩手合十，一步一步，走向輝煌的

神壇跪在第一級，依次領受祭餅，然後照着原來的行列，回到她們的座位。輪到維爾吉妮的時候，全福伸出身子看她；由於摯愛的結果，她自己想像就是這個孩子；她的臉變成她的，她的袍子穿在她的身上，她的心在她的胸口擊跳；臨到張嘴閉眼的時候，她險些暈了過去。

第二天一清早，她來到教堂的內堂，請牧師先生給她一份祭餅，她虔心領受，然而感覺不到同樣的愉快。

歐班太太想叫女兒成功一位完人；居岳既然不能夠教她英文、音樂，她決定送她寄宿在翁花鎮的虞徐林道院。

孩子並不反對。全福呻吟了，覺得太太未免心狠。隨後她想太太或許有道理，這類事超出她的理解。

終於有一天，一輛舊敞車停在門口，下來一位姆姆接小姐走。全福把行李擱在車頂上，囑咐車夫一頓，然後往箱子裏頭放了六罐蜜餞，一打梨，一捧紫羅蘭。

臨到分手的時候，維爾吉妮抱住母親大哭起來；母親一壁吻着她的前額，一壁重複道：

——走罷！別哭啦！別哭啦！

腳凳抽掉，車出發了。

歐班太太支持不住了；她的朋友，勞爾冒一家大小，勒沙蒲杜窪太太，羅實佛葉家的老姑娘們，胡蒲維先生，還有布萊，夜晚全來安慰她。

女兒不在，她起初極其痛苦。不過一星期她收到女兒三封信，第二天用來寫回信，在花園散散步，唸點兒書，時間也就這樣消磨過去了。

早晨，全福照例走進維爾吉妮的寢室，張望四面的牆。不再幫她梳頭，不再幫她換鞋帶，不再幫她把被窩弄嚴密——而且不再成天看着她的小臉，不再攪住她一塊兒走出去，她覺得簡直無聊。沒有事做，她試着編花邊。她的手指太笨，弄斷了絲線；她什麼也不領會，睡又睡不着，她自己說的好，『毀了。』

爲了『消遣消遣』，她求太太答應她接見她的外甥維克道。

他在星期天做完彌撒來，玫瑰色的面頰，赤裸裸的胸膊，帶着他穿過田野的田野氣味。她立刻擺好刀叉。他們面對面用午飯；爲了省錢起見，她盡量少喫，塞滿他的肚子，所以喫完飯他就睡着了。下午兩點禱告的鐘一響，她叫醒他，刷乾淨他的褲子，幫他打好領帶，倚住他的胳膊，向教堂走去，驕傲猶如一位母親。

他的父母總吩咐他帶出她點兒東西，什麼生糖哪，胰子哪，火酒哪，有時甚至於銀錢哪。

他拿自己的破襖爛褲給她縫補，她答應了，高興多一個機會叫他再來。

臨到八月，他父親帶他沿岸駛船去了。

這正好逢着假期，孩子們的回來安慰住她。然而保羅變任性了，維爾吉妮也到了不能用『你』呼喚的年齡，這形成她們中間一種拘束，一種障礙。

維克道前後航到毛萊，但開克，布萊頓，每次出門回來，總送她一件禮物。第一次是一個貝殼盒子，第二次，一隻咖啡杯子，第三次，一個大點心人兒。他好看了，身材長短相宜，有點兒鬚鬚，一雙坦白的好眼睛，還有一頂小皮帽，偏在後腦梢，好像一個領港的。他爲她講有水手切口的故事作樂。

一八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她忘掉這一天，）星期一，維克道說，人家僱妥了他做長途海行，而且就在後天夜晚，他坐翁花鎮的郵船，去趕他的海船，後者不久要從哈福啓。他或許要去兩年也難說。全幅想起這樣一種別離就難受；爲了再同他說一聲再見，星期三夜晚，太太用過晚餐，她套上一雙木板鞋，一口氣走下主教橋到翁花鎮的小七里地。

來到喀勒外前面，應該往左轉，她反而折向右手，在木廠迷了路，收回步問路，人家叫她快走。她繞着盛滿了船隻的水塢走，碰到纜索，隨後地低了，好些道光交在一起，看見天空好

些匹馬，她以爲自己瘋了。

碼頭上還有好些匹馬，看見海害怕了嘶叫。一架起重機把牠們吊上去，往下放在船裏頭。船上的乘客，在蘋果酒桶，酪餅筐和穀袋中間擠來擠去；聽得見雞叫；船長詛咒着；一個小水手，肘子靠住繫錨的地方，對這一切漠不關心。全福沒有認出他，只是叫喚：『維克道！』他抬起頭；她往前跑，人家忽然抽去梯子。

郵船，好些女人一邊唱一邊拉，出了港口。龍骨克察響着，沈重的波浪鞭着船頭。帆轉了方向，一個人影也沒有；——月光照耀的銀海上，只有一個黑點子，越來越淡，陷下去，消失了。全福走過喀勒外，想到把她最心愛的人託付上帝照管；她站直了，一臉的淚，眼睛望着雲彩，禱告了許久。全城睡着，幾個稅吏走着；水從闌孔不停地往外流，聲音好似一道瀑布。兩點鐘響了。

天不亮，會客室①不會開開。回去晚了，太太一定不高興；雖說有意吻抱一下另一個孩子，她依舊轉回原路。她走進主教橋的時候，店裏的使女正好醒來。

那麼，這可憐的孩子，要在海上顛簸好些月！往常他旅行她並不害怕。到英吉利，到布洛涅達，人好回來；然而亞美利加殖民地，羣島②人就算活活丟在一個不可靠的地域，到了世



界的另一頭。

從這時候起，全福一心掛念着她的外甥。有太陽的日子，她擔憂他渴；大雨的日子，她怕他中了電。聽着風在煙筒號吼，刮下瓦來，她看見這同一暴風在折磨他，桅中斷了，他站在夫梢，合身向後一仰，落在一片泡沫底下；或者——想起地理的插圖，——他叫野蠻人喫掉，叫猴子在樹林裏擒住，死在一個荒涼的海邊。然而她從不對人說起她的掛慮。

歐班太太掛慮着她自己的女兒。

姆姆們覺得她多情，然而單薄。一點點感情刺激她。她不學鋼琴才好。

她的母親要求道院按時寫信。有一早長郵差沒有來，她急了，站在客廳裏，從她的安樂椅踱到窗戶。這簡直出人意外！四天了，沒有消息！

全福用自己做例，安慰她道：

——我，太太，整整六個月了，我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誰的消息？

女僕柔柔地答道：

——可……我外甥的消息！

——啊！你外甥！

於是聳聳肩，歐班太太重新踱起步來，意思好像是說：『我不想他……再說，我不在乎！』一個小水手，一個叫化子，怪好聽的……同時我女兒，想想看……』

全福受慣了氣，也惱太久了，不過轉眼就忘懷了。

爲了小姐失掉理性，她覺得極其應該。

這兩個孩子具有同等重要；她的心連起他們，他們的命運應當一樣。

藥劑師告訴她，維克道的船到了哈瓦那。他在報上看到這段新聞。

因爲出產雪茄，她想像哈瓦那是一個無所事事儘只吸煙的地帶，維克道來往於黑人之間，在一片煙草的雲裏。假定『需要的話，』人能夠從陸地回來嗎？這離主教橋有多遠？她去請教布萊先生。

他指着他的地圖，然後開始解釋緯度；對着全福的驚愕，他發出一種學究的美好的微笑。最後，在一個橢圓的斑點的裂口，他用鉛筆套，指住一個看不清的黑點，說道：『這就是。』她把身子彎在地圖上；這些著色的線網，一無所示，鬧花了她的眼睛；布萊請她說出她的困惑，於是她求他指出維克道居住的房屋。布萊舉起胳膊，打噴嚏，哈哈大笑，老實到了這步田

地，他真還非笑不成；全福不明白他歡笑的動機——她或許等着看她外甥的畫像，她的悟性是太有限了！

半個月以後，李耶巴和平時一樣來趕集，走進廚房，遞給她一封她姐夫寫來的信。兩個人都不識字，她央主婦唸給她聽。

歐班太太正在計算一件編織物的針數，活放在一邊，打開信，抄攷起來，放低聲音，帶着一種幽深的目光：

——一樁壞消息……他們告訴你。你的外甥……

他死了。怎麼死的，信上沒有提起。

全福倒在椅子上面，頭倚着板壁，閉住眼睛，眼睛立刻變成紅的。隨後，低下前額，垂下兩手，眼睛直直的，她停一時重複一句道：

——可憐的小孩子！可憐的小孩子！

李耶巴看着她嘆息。歐班太太微微顫索。

她叫她到土壟看她姐姐去。

全福用手勢表示她沒有去的必要。

靜了下來。好好先生李耶巴一想，他該告辭了。

於是她說：

——他們不在乎這個，他們！

她的頭又垂下來，她不時機械地拿起做活桌子上面的長針。

好些女人走過門口，抬着一塊平板，上面放着溼淋淋的衣服。

隔着窗戶的玻璃，她看見她們，想起她要洗的衣服；衣服昨天泡下去，今天非洗不可；她走出房屋。

她的搓板和水桶放在杜克的河邊。她把一堆襯衫扔到岸上，挽起袖子，拿起她的擣杵；她打下去的有力的響聲傳到鄰近的花園。草地是空的，風吹皺河水，水底下好些長大的藻草披來拂去，好像死屍的頭髮在水裏面漂浮。她抑住她的痛苦直到夜晚還很勇敢；然而走進自己的屋子，她忍不住了，合身撲向褥子，臉埋在枕頭裏面，拳頭頂住兩邊的鬢角。

過了好久，她從維克道的船長本人，打聽到他臨終的情形。他得了黃熱病，醫院放血放的太多了。四個醫生同時治療，他很快就死了，爲首的說：

——好！好！又死了一個！

他的父母自來待他不好。她覺得不和他們見面倒好，他們也不再來攀她，由於忘記，或許由於窮人寡情。

維爾吉妮的身體越來越壞。

呼吸艱難，咳嗽，不斷的發燒，和額骨的青紋，顯出病症的沈重。浦巴爾先生建議住到浦羅忘司。● 歐班太太決定照他的話做，若非主教橋的氣候關係，立刻就把手兒接回家來。

她同一家車廠講定，每星期二送她去道院一綸。花園裏有一座土臺，站在上面，可以望見賽納河。維爾吉妮扶着她的胳膊在這裏散步，踏着落下的葡萄葉。她望着遠遠的帆影，和介乎唐喀鎮的堡子與哈福的燈塔之間的天空，有時太陽穿過雲彩，她直睜眼睛。隨後她們坐在花架底下休息。母親弄來一小罈馬拉喀的佳釀；想起會醉，她笑了；她喝兩指，不再喝了。

她的力量重新回來，秋天安安靜靜地過去了，全福請歐班太太放心。然而，有一天黃昏，到鄰近有事回來，她看見門口停着浦巴爾先生的馬車；他本人站在過道。歐班太太在拴她的帽帶。

——拿我的腳爐，我的錢包，我的手套給我；快點兒！

維爾吉妮在發肺炎；或許沒有救。醫生道：

——還有希望！

於是兩個人走上馬車，冒着紛紛的雪花。夜晚眼看要來。天冷極了。

全福奔進教堂，點上一枝蠟燭。她隨後追趕馬車，一點鐘以後她追上了，從後輕輕跳上，抓住兩邊的繩索，忽然她記起：「院門沒有關！萬一賊進來呢？」她跳下車來。

第二天一破曉，她去探望醫生。他回來又下了鄉。於是她在客店等着，以為總會有人捎一封信來。最後，天一亮，她上了黎孝來的郵車。

道院在一條陡斜的小巷的盡頭。上到半腰，她聽見奇怪的響聲，喪鐘在敲。她想，「這爲別人」全福用力拉門鈴。

幾分鐘以後，拖鞋提踏提踏在響，門開了一半，走出一位姆姆。

一副悲痛的神情，姆姆告訴她，「她剛剛過去。」同時，聖·萊奧納教堂的喪鐘加倍往快裏響。

全福來到二樓。

一到門限，她就望見維爾吉妮仰天躺着，在靜靜的帳幕中間，手合在一起，口張開，頭向

後仰，上面放着一個斜向她的黑十字架，臉比帳幕還要慘白。歐班太太痛苦極了，胳膊抱住屍牀，在牀腿一旁抽噎。院長站在右首。五斗櫥上面三枝蠟臺滴下好些紅漬，霧凇白了窗戶。幾位姆姆攙走歐班太太。

一連兩晚，全福沒有離開死人。她重複着同一禱詞，向被褥灑聖水，回來坐下，端詳着她。守到第一夜臨了，她發見死人的面孔成了黃的，嘴唇成了藍的，鼻子抽緊，眼睛陷了下去。她吻眼睛吻了好幾回；假如維爾吉妮重新張開眼睛，她不會感到絕大的驚異；對於這類心靈，神怪原本簡單。她爲她梳洗，用屍布裹好，放進棺材，戴上一頂花冠，散開她的頭髮。頭髮金黃色，她年紀小則小，頭髮非常長。全福剪下一大綰，拿一半放進自己胸口，決定永遠不要分開。依照歐班太太的意思，屍身運回主教橋，她坐了一輛閉嚴的馬車，隨在柩車後面。

做完彌撒，還得三刻鐘走到義地。保羅領頭走，嗚咽着。後面是布萊先生，再次是重要的居民，披着黑外衣的婦女和全福。她想到她的外甥，因爲不能夠這樣體體面面地出殯，分外憂傷，好似他和小姐埋在一道。

歐班太太的缺望沒有止境。

她起初叛離上帝，覺得他不公道，取走她的女兒——自己從來沒有做過壞事，良心是

如此純潔！可不是！她應當帶她到南方去。別的醫生也許能夠救她！她責備自己，盼望和她來世聚首，夢中不時哭醒。有一個夢特別讓她入魔。她的丈夫扮做一個水手，遠行歸來，哭哭啼啼向她講，他奉命來領維爾吉妮。於是他們一同計議，尋找一個藏身的地方。

有一次，丟魂失魄，她從花園回來。方才（她指出地點）他們父女在她面前並排出現，什麼事也不做，只是看着她。

好幾個月，她待在房間裏，一動也不動，全福柔柔地勸導她；她應當保重身體，為兒子，為另一個，為紀念『她』。歐班太太如夢初醒道：

——她啊！是的！……是的！你別忘掉！

她指墳地說，因為人家絕對不許她到那邊去。

全福每天去一回。

一到四點正，她繞過好些人家，走上坡，推開柵欄，來到維爾吉妮的墳前。這是一根小小玫瑰色石柱，下面一方石板，四外是鐵索圍成的一個小小花園，畦面蓋滿了花。她給葉子澆水，換上新沙，跪下來翻動泥土。歐班太太到了能夠來的時候，看在眼裏，感到一陣輕適，一種安慰。



隨即許多年過去了，一模一樣，別無事故，除去季節的迴轉：耶穌復活瞻禮，聖母陞天瞻禮，諸聖瞻禮。好些瑣碎家事，過後想起來，也有不得了的的重要。例如一八二五年，兩個玻璃匠刷新過道的牆壁；一八二七年，房上一塊瓦掉在院裏，險些砸死人。一八二八年的夏天，輪到太太獻大祭麵包，布萊，在這時期，不知道搗什麼鬼，看不見了；舊日親友也漸漸疏遠了：居岳，李耶巴，勒沙蒲杜窪太太，羅布蘭，還有格洛芒維長輩親戚，老早癱了。

有一夜晚，郵車夫給主教橋帶來七月革命<sup>①</sup>的消息。不幾天，一位新區長來了：拉掃尼耶男爵，前任亞美利加的領事，家裏除去他的夫人，還有他的小姨子<sup>②</sup>和三位行將成人的小姐。人家望見她們在自己的草地上散步，穿着寬飄飄的短褂；她們有一個黑奴和一隻鸚鵡。她們拜望歐班太太，歐班太太緊跟着去回拜。遠遠望見她們來了，全福跑進去通知她。然而只有一樁事能夠感動她，兒子的信件。

他沈湎在咖啡館，不務正業。她替他還債；他重新欠帳；全福在廚房紡線，時時聽見歐班太太坐在窗邊，一壁編織，一壁嘆息。

她們沿着貼牆的果木，一同散步，永遠說着維爾吉妮，她喜歡不喜歡某件事物，到了某一場面，她或許說些什麼話。

她的小物事統統放在有兩張牀的寢室的壁櫥。歐班太太平時盡可能不去張望。夏季有一天，她決定去看一回，衣櫥裏飛出好些蛾子。

她的袍子一平排掛在一塊木板底下，木板上面是三個囹圄，好些環環，一付小傢具，她用過的洗臉盆。她們同樣取出裙子，襪子，手絹，在兩張牀上攤開，先不收起。太陽照着這些可憐東西，顯出上面的油點，和身體行動形成的褶紋。空氣暖 and 碧亮，一隻喜鵲啾啾着，一切似乎生活在一種深厚的溫馨裏面。她們尋見一頂長毛的栗色小絨帽；但是全叫蟲蛀了。全福求主婦賞給她。你看我，我看着你，她們的眼睛充滿了淚水；最後，主婦張開胳膊，女僕投到懷裏；她們緊緊摟抱，用一個不分上下的親吻，滿足她們的痛苦。

她們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歐班太太不是一個心性開展的女人。全福好像受到好處，滿心感激，從這時候起，以一種牲畜的忠盡同宗教的尊敬來寶愛她。

她越發心慈了。

聽見街上過兵的銅鼓，她來到門口，捧着一罇蘋果酒，獻給兵們喝。她看護得了虎列拉的病人。她保護波蘭人；甚至於其中有一位宣言要娶她。然而他們吵了嘴；因為有一早晨，做完禮拜回來，她發見他偷進廚房，安安詳詳在享用一盤拌好的生菜。

波蘭人以後，就是高米實老爹，一個老頭子，據說一七九三年，幹過恐怖的事。他住在河邊，一家無人過問的豬圈。孩子們從牆縫看他，朝他扔石子，落在他的破牀，他成天躺在上面，害一種重性傷風，頭髮長長的，眼皮紅紅的，胳膊結着一個比他的頭還要大的瘤子。她替他尋了些衣服，想法子洗淨他的狗窩，打算把他安插在麵包間，設法不招太太厭煩。他的膿瘡破了，她天天替他包紮，有時給他帶餅來，扶他躺在太陽地的草堆上面；這可憐老頭子，一壁哆嗦，一壁流口涎，聲音微微地謝她，害怕失掉她，一見她走開，就伸長了手。他死了；她求人做一回彌撒，安綏他的靈魂。

她當天交了大好運：喫午飯的時候，拉掃尼耶太太的黑奴請見，提着鸚鵡籠子，還有木架，鏈子和鎖。男爵夫人有一封短箋給歐班太太，說她的丈夫陞了官，夜晚動身；她請她收下這隻鳥，做爲紀念，表示她的敬意。

這隻鳥因爲來自亞美利加，好久以來佔住了全福的想像；亞美利加讓她想起維克道，一來就向黑奴打聽。有一次她甚至於說：

——太太有了牠，才開心哪！

黑奴學給他的主婦聽，後者帶不走鸚鵡，便索興這樣開發掉。

牠叫綠綠。綠油油的身體，翅膀尖兒是玫瑰色，藍額頭，金喉嚨。

但是牠有一種討厭的怪習氣，咬自己的木架，拔自己的羽毛，拋出自己的糞，潑出杯子的水，歐班太太嫌牠煩人，給了全福完事。

她用心教牠；不久牠就重複道：『乖孩子！隨您便，先生！好呀，瑪麗！』牠掛在大門一旁，有些人奇怪叫牠雅高不見答應，因為鸚鵡全叫雅高。人家把牠比做火雞，比做木頭；一刀子一刀子刺着全福的心，綠綠也真執拗得個怪氣，只要人家一看，牠就不言語！

然而牠喜歡人多，因為一到星期天，羅實佛葉家的老姑娘們，胡蒲維先生，新近結識的賓客：藥劑師翁福魯窪，瓦蘭先生和馬地歐隊長，正在鬪牌的時候，牠便翅膀打着玻璃窗，發瘋似地亂鬧，誰也聽不見誰講話。

不用說，牠覺得布萊的面孔非常可笑。牠一看見他就要笑，拚了命地大笑。牠的笑聲一直跳到外面空地，回環重複，把街坊引到窗口，也大笑起來；爲了不叫鸚鵡看見，布萊先生用帽子遮住臉，貼牆溜到河邊，再從花園門進來；他丟給鳥兒的眼神缺欠溫柔。

球球曾經擅自把頭伸進肉舖夥計的籃子，受了他一指頭；從這時候起，牠總想隔着他的襯衣啄他。法布加以恐嚇，說要扭折牠的頸子，其實他並不殘暴，別瞧臂上有鯨文，長着大髯。正相反！他倒喜歡鸚鵡，甚至於一高興，想教牠下流話。這類舉措嚇壞了全福，把牠放到廚房。鏈子除掉了，牠繞屋迴翔。

下樓的時候，牠用上嘴勾子支住一層一層梯級，舉起右爪，然後舉起左爪，她怕這種行動使牠暈眩。牠病了，不能夠言語，也不能夠飲食。牠的舌頭底下起了一層厚苔，好像母雞有時得這種病。她用指甲剝掉這層薄膜，醫好了牠。有一天，保羅少爺不小心，把雪茄煙噴牠的鼻孔；又有一次，勞爾冒太太用傘尖兒逗牠，牠一口噙下鐵箍；最後，牠遺失了。

先是她把牠攔在草地放青，自己走開了一分鐘，回來一看，鸚鵡不見了！起初她在灌木叢裏，在河邊，在房簷上尋找，也不聽主婦向她呼喊：

——留神呀，你瘋了！

隨後她檢查主教橋所有的花園，止住過往的行人。

——你沒有碰巧看見我的鸚鵡，沒有嗎？

遇見不認識鸚鵡的人們，她便描繪一番。忽然，她相信，在山坡底下磨坊後面，看清一個

綠東西翱翔，然而來到山頂，什麼也沒有！一個小販告訴她，他方才在聖·木南西蒙媽媽鋪子遇見牠。她奔去了，人家聽不懂她說些什麼。最後精疲力竭，她回來了，鞋磨穿了，心絕了指望；她坐在凳子中央，靠近太太，一樁一樁講她的舉措，就見一個輕輕的重量落在她的肩上：球球！幹什麼去了？或許在鄰近散了散步，壞東西！

她從這次起，難以復元，或者不如說，永不復元。

緊跟着招涼，她得了喉炎；沒有多少時日，耳朵疼。三年以後，她聾了；她說話的聲音高極了，甚至於到了教堂也這樣。她的罪過，散到教區所有的角落，在她雖然不算什麼恥辱，在別人也算不了什麼不方便，牧師先生以為聽她懺悔，仍是改到內堂相宜。

虛幻的耳鳴苦透了她的。她的主婦時常向她說：

——我的上帝！你多蠢！

她一邊向四外尋找，一邊答道：

——是，太太。

她觀念的小圈圈越發縮窄了，鐘的諧鳴，公牛的吽吼，不復存在。一切生物操作，具有幽靈的靜默。如今只有一種喧響傳到她的耳朵，鸚鵡的聲音。

好像爲她解悶，牠學着轉動機的滴答，魚販尖銳的叫賣，住在對面的木匠的拉鋸；聽見門鈴響，牠就模擬歐班太太道：

——全福！大門！大門！

他們談話，牠呀，賣弄牠腦子裏面的三句話，她呀，回答一些無頭無尾的字句，但是她的心傾洩在這裏。珍珠在她的孤獨之中，差不多成了一個兒子，一位情人。牠爬上她的手指，輕輕咬着她的嘴唇，抓住她的圍巾；她要是額頭向前，奶媽一樣搖着頭，帽子的寬緣就和鳥兒的翅膀在一起顫索。

雲一聚，雷一響，牠就叫喚，或許記起故鄉森林的暴雨。流水激起牠的歡狂；牠瘋了一樣地飛翔，上到天花板，弄翻一切，然後從窗戶飛到花園淋雨；不過很快就回來了，憩在一根電堂上面，一跳一碰地抖乾羽毛，一時露出尾巴，一時露出嘴。

一八三七年可怕的冬天，因爲冷，她把牠放在壁爐前面，有一天早晨，她發見牠死了，在籠子中央，頭朝下，爪子在鐵絲的空當裏面。牠是充血死的，想必是她相信牠中了片菜毒；雖說缺少任何證據，她疑心是法布幹的。

她哭的才叫傷心，主婦對她道：

——好啦！裝成標本不就得啦！

她請教藥劑師，他一向待鸚鵡好。

他寫信到哈福。有福拉曬其人者，承受這種活計。不過，郵車往往遺失包裹，她決定親自把牠送到翁花鎮。

沿路不斷是沒有葉子的蘋果樹。冰覆着溝渠。狗圍着田舍吠叫；她把手縮在披肩下面，穿着她的小黑木屐，拿着她的筐子，在大道中間，輕輕快快地走着。

她穿過森林，走過高橡樹，來到聖·喀田。

她後面起來一陣塵土，只見一輛郵車颶風也似地從坡上斜奔下來。看見這個女人不讓路，車夫高高站出車篷，車僮在喊叫；同時他的四匹馬，他兜不住了，加快跑着；前兩匹掠過她；他一搖韁繩，把牠們死命揪到路邊，然而，氣極了，舉起胳膊，掄起他的大鞭子，從她的肚子一直抽到她的後頸，她仰天倒了下去。

醒過來，她第一個動作是打開她的筐子。珠珠沒有受傷，總算好。她覺得右臉燒痛；她用手摸，手紅了。血直流。

她坐在一方石子堆，用手帕包住臉，取出筐子裏面預先放好的乾麵包，咬了一塊，然後



看着鳥兒，聊以慰藉她的傷口。

來到艾克冒鎮的坡頂，她望見翁花鎮的燈火，在夜裏彷彿一羣星星閃爍；再往遠去，海模模糊糊地展了開來。她不由一陣心軟，收住了步；於是兒時的貧苦，初戀的落空，外甥的離別，維爾吉妮的去世，好像一片潮水，同時捲來，上到她的咽喉，噎住了她。

隨後她希望和船長說話，她囑託他當心，也沒有說明她寄的是什麼東西。

福拉曬留了好久鸚鵡。他總答應下星期；半年過去了，他通知寄出一隻箱子，此外便沒有音信了。這簡直像球球決不回來了。「他們許偷了牠！」她想。

牠終於來了，——很神氣，一個紅木座嵌着一根樹枝，直直立在上面，一個爪子伸在半空，側着頭，咬着一個核桃，那位做標本的因為喜愛華麗，還給核桃塗了一層金。

她把牠藏在她的屋子。

這地方，平時她很少叫人進來，充滿宗教的事物和奇異的東西，有點兒像神殿，又有點兒像百貨公司。

一個大櫃子正好妨礙開門。正對下臨花園的窗戶，一個小圓牕望着臨街的空地；靠近帆布牀是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個水罐，兩把筯梳，一個缺口碟子裏面，放着一塊藍臍子。靠

牆便見有些念珠，徽章，好幾尊聖女，一個椰子做的聖水杯，一張五斗櫥，和神壇一樣蓋了一張氈子，上面放着維克道送她的貝殼盒子，還有一把噴壺，一個皮球，好些練習簿，彩色地圖，一雙小坤靴，同時鏡釘上面掛着帶子，是那頂小絨帽！全福必恭必敬，甚至於保留着老爺一件禮服。凡是歐班太太不要的老古董，她全收在她的屋子裏。這也就是爲什麼，在五斗櫥的邊沿有紙花，在天窗的窗洞有阿爾杜窪伯爵的畫像。

珠珠用小板架住，放在突出一塊的壁爐上面。每天早晨醒來，她藉着晨曦望見牠，因而想起已逝的年月，無足輕重的動作，甚至於瑣細的枝節，不見其苦，充滿了平靜。

不和人來往，好像夢遊人，她生活在一種痲瘋的狀態。聖體瞻禮節的遊行讓她興奮起來。她到四鄰婦女家求了一些蠟燭和草墊，裝璜街心的神壇。

她在教堂裏望着聖靈，發見它和鸚鵡有些相似。一張艾辟納<sup>①</sup>的彩圖畫着救主受洗，她覺得上面的聖靈尤其像牠。緋色的翅膀和綠玉的身體，真像就是珠珠的寫照。

她買下這張彩圖，掛在阿爾杜窪伯爵畫像的地方——她正好一眼看盡。在她的思想裏面，牠們連在一道，鸚鵡因爲聖靈的關聯化而爲神，在她的眼裏，也就分外生動有理性了。天父爲了宣示自己，不可能選擇一個鴿子，因爲這些禽類沒有聲音，倒是選擇一個珠珠的

祖先可靠。於是全福祈禱的時候，看着彩圖，不時側過一點身子斜向鸚鵡。

她有意加入做聖母的侍女，歐班太太勸住她。

來了一樁大事：保羅的結婚。

起初他做證官的書記，●隨後經商，在關卡服務，在捐稅局子做事，甚至於活動水利和森林的事業，忽然臨到三十六歲，不知道天上刮來一陣什麼風，他發見他的途徑：登記處！在這裏顯出他出色的才幹，居然有一位檢定官，把女兒許給他，答應栽培他。

保羅認真起來，領她來看望母親。

她貶抑主教的習俗，擺起公主架子，傷了全福的感情。她走的時候，歐班太太感覺輕適。

接着下星期，傳來布萊先生死在下·布洛達涅一家客店的消息。自殺的謠言證實了；人對於他的老誠起了疑心。歐班太太檢查他的帳簿，立即發見他連篇的弊竇：那使利息，私售木材，濫開收據等等。而且，他有一個私生孩子，『和道需萊一個女人有來往。』

她爲這些穢行醜事很是難過。一八五三年三月，她覺得胸口疼痛，她的舌頭彷彿蒙了一層煙，放血●平靜不了呼吸的艱難；第九夜她咽了氣，正好七十二歲。

她看來並不那樣年老，由於鬢角棕色的頭髮下來圍住她蒼白的細麻子臉。極少朋友惋惜她，她的神情一向高傲，拒人於千里之外。

全福哭她，不像普通下人哭他們的主子。太太會死在她前頭，她不知道怎樣想才好，覺得反乎事物的順序，荒誕，不可置信。

十天以後（從柏喪松●趕來必需時日）承繼的人們來了。少奶奶翻揀抽屜，挑選木器，其餘的賣掉，隨即他們又回登記處去了。

太太的安樂椅，她的獨腿圓桌，她的腳爐，八張椅子，全走了！板壁中央的畫幅不見了，留下一些黃色的方塊。他們帶走兩張小牀，牠們的褥墊，壁櫥裏所有維爾吉妮的物事統統不見了！全福走上樓，醉醺醺的，一腔憂鬱。

第二天，門上多了一張招貼；藥劑師朝她的耳朵喊，房子在出賣。她蹣跚着，不由自己，一屁股坐下來。

最使她愁苦的是放棄她的屋子，——對於可憐的珠球十二分便利。她的憂切的目光兜住牠，她哀求聖靈，同時結下崇拜偶像的習慣，跪在鸚鵡前面祈禱。有時候，太陽從天窗進來，映照牠的琉璃眼睛，射出一片浩淼的明光，吸引了她的心靈。

她有主婦留下來的三百八十佛郎的年金，花園供給她青菜。至於衣服，她有穿有戴，足可以穿戴到她的末一天，而且節省燈火，天一黑就睡。

她不出門，免的看見舊貨攤，擺着若干昔日的木器。自從她摔暈過去以來，她就拖着一條腿；她的氣力衰了，開雜貨舖開賠了的西蒙媽媽，天天早晨來幫她斫柴打水。

她的目力弱了。百葉窗不再打開。好些年過去了。房子租不出去，也賣不出去。

全福害怕人家攆她，不要求任何修葺。屋頂的板條腐了；一整冬天，她的長枕是溼的。復活節之後，她吐血。

於是西蒙媽媽請了一位醫生來。全福想知道她得的什麼病。然而，耳聾聽不見，她僅只抓住了兩個字：『肺炎。』她曉得這個，柔柔地答道：

——啊！跟太太一樣。

和太太一樣，她以為自然。

搭神壇的日子近了。

第一座總在山坡下面，第二座在郵局前面，第三座在街中心。關於末一座的地點，起了爭論；最後，教區的婦女們選定歐班太太房前的空地。

呼吸的艱難和熱度增高了。全福幫不了神壇忙，一直難過。那怕她能夠放點兒東西上去也好！於是她想起鸚鵡。鄰居婦女以為不相宜。不過牧師應允了她；她快活極了，請他收下珠珠，她唯一的財寶，萬一她死了的話。

從星期二到星期六，聖體瞻禮節的前一天，她咳嗽的回數分外多了。夜晚，她的臉緊抽着，她的嘴唇膠住她的牙牀，嘔吐也來了，第二天一清早，覺得險惡，她情人請了一位教士。

舉行終敷<sup>●</sup>的時候，三位慈心的婦人圍着她。隨後她說，她需要和法布講話。

他穿着星期天的好衣服來了，當着這種陰慘慘的空氣，大不自在。

她用力伸出胳膊，說道：

——饒了我罷，我從前直以為是你害的！

什麼意思，這種廢話？疑心他殺過人，像他這樣一位男子！他動氣了，要吵鬧。

——她頭腦不清楚，你看的出來！

全福不時向影子說話。慈心的婦人們走了，西蒙女人用着午飯。

停了一刻，她拿起珠珠，送到全福面前。

——好啦！和牠告別罷！

雖說不是一具屍首，蟲蛀了牠，一隻翅膀折了，麻絮從肚裏綻出。然而，如今眼睛了，牠吻着牠的前額，和自己的臉龐貼在一起。西蒙女人拿起牠來，去放到神壇上面。

## 五

牧場送來夏天的氣味；蒼蠅嗡嗡；太陽照亮了河水，曬熱了屋瓦。西蒙媽媽回到屋裏，漸漸也就睡熟了。

鐘聲把她吵醒；人們做完下午兩點鐘的禱告，全往外走。全福清醒過來。她想着遊行，而且看着遊行，好像她就隨在後面。

全體學童，歌頌員和消防隊員，在走道上面行走，同時在街心，領頭前進的有：握着斧鉞的教堂的守衛，捧着一個大十字架的教堂執事，管理男孩子們的教師，不放心女孩子們的姆姆；三個最可愛的女孩子，天仙一般，頭髮鬆鬆，往四空散玫瑰花瓣；副教士張開胳膊，爲樂隊打拍子；兩個人管香爐，走一步，向聖體一回身，同時牧師先生，蒙着華麗的祭帔，在四位財務委員舉起的一頂鮮紅絨蓋下面，捧着聖體。一大羣人尾隨在後面，介乎覆蓋街牆的白布之間；大家來到山坡底下。

己。  
冷汗濕着全福的兩鬢。西蒙女人一壁用布爲她揩汗，一壁自言自語，總有一天輪到自

羣衆的呢喃擴大了，有一時期非常響亮，又遠了下去。

一排槍聲震動窗戶的玻璃。車夫們向聖龕致敬。全福轉動她的瞳孔，盡力提高聲音道：

——牠好嗎？

擔心那隻鸚鵡。

她開始咽氣。氣越喘越急，兩脇一上一下地掀動。泡沫來在她的嘴角，她的全身哆嗦。

不久，傳來銅喇叭轟隆轟隆的聲音，小孩子們尖銳的聲音，男人們深沈的聲音。中間有時一切靜了下去，腳踐着花，聲音輕微了，彷彿一羣牛羊在草上面行走。

教室的人們在空地出現了。西蒙女人爬上一張椅子，湊向小圓牕，她的地位正好對着神壇。

祭桌掛着好些綠花環，四周滾了一道英吉利式針織的沿邊。當中一個小小架子，托着先聖的遺物，犄角是兩棵橘樹，四圍全是銀蠟臺，磁花瓶，裏面插着好些向日葵，百合，牡丹，毛地黃，一簇一簇的聚八仙。這堆煊麗的顏色，從第一級陂斜下來，一直下到鋪在街心的地氈；



好些希見的東西引人注目。一個鍍銀糖罐戴着一頂紫羅蘭花冠，阿朗松●石片的梨形墜子在青苔上面熠耀，兩扇中國屏風露出牠們的風景。珠璣隱在玫瑰下面，僅僅露出藍額頭，好似一片青金石。

教堂工人，歌頌員，小孩子，在空地的三面排好。教士慢慢地走上臺階，把他又大又亮的金太陽擺在花邊上面。全跪下來。肅靜極了。香爐忽高忽低，忽左忽右，隨着牠們的鏈子擺動。一股青煙陞到全福的屋子。她伸出鼻孔吸着，帶有一種神祕的感受，隨後閉住眼簾。她的嘴唇發出微笑。心跳漸漸緩慢下來，一回比一回模糊，柔和，好像一道泉水涸竭，好像一陣回聲消散，呼她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她相信在半開的天空，看見一隻奇大的鸚鵡，在她的頭上翔翔。

① 外絲塔 Vesta 羅馬的靈神，女性。

② 歐莊 Audran 法國有好幾位木刻家，全姓歐莊。最著名的是預辣·歐莊 Gérard Audran 里昂人（一六四〇——一七〇三）

③ 三十『蘇』sols 二十『蘇』為一佛耶，三十『蘇』等於一個半佛耶。

④ 替身：法國，特別在拿破崙帝國時代（正是耆耄的年月），凡是二十歲的青年，全有應徵軍役的義務。有

錢的家戶可以用錢買一個窮人頂替，或者結婚，如小說所云。

⑤ 包司東 Boston：即撲克牌，五十二張，源於美國。

⑥ 長輩親戚：原文做 oncle，可以譯做「叔叔」或者「舅舅」，此地近似後者。

⑦ 拜都安 Bedouins：亞拉伯或者非洲北部的游牧民族。

⑧ 十三里多路：原文做八杆。

⑨ 聖靈，聖母：聖靈用鴿子象徵，聖母即馬利亞，耶穌的母親。馬太福音第一章記載：「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路加福音第三章：「衆百姓都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

⑩ 聖·米曬 Saint Michel：上帝的天使長，或者說俗些，天兵的元帥。

⑪ 樂園，洪水，巴別塔：參閱舊約創世紀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與第十一章。

⑫ 『上帝的羔羊』Agnus Dei：聖約翰以『上帝的羔羊』稱呼耶穌。參閱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節。紀元六八八年，教皇編入禱詞，第一句即是『上帝的羔羊』，有音樂。

⑬ 虞徐林道院 Ursulines：女聖虞徐勒 Ursule，布洛達涅 Bretagne 王的郡主，殉教而死，約在四五世紀。後人用她的名子，創立女道院，女孩子大都送在這裏讀書。

⑭ 毛萊 Morlaix：法國極西芬尼斯泰 Finistère 省濱海（海峽）的一個商埠，開克 Dunkerque：

法國極北福朗德 Flandre 省濱海（北海）的一個商埠。布萊頓 Brighton：英格蘭東南濱海（海

峽)的一個商埠。

● 小七里地：原文做四料。

● 會客室：虞徐林道院的會客室。全編想順便看一下維爾吉妮。

● 羣島 Iles：指西印度羣島 Iles des Antilles而言。

● 哈瓦那 Havane：中美洲古巴的都會。

● 浦羅旺司 Provence：法國南部一省。

● 馬拉略 Malaga：西班牙南部濱海(地中海)的一個商埠，以酒著名。

● 七月革命時在一八三〇年。

● 他的小姨子：原文做 sa belle-soeur，實際可以隨意譯做他的「大姨子」他的「嫂子」他的「弟婦」。

● 波蘭人：拿破崙遠征莫斯科，波蘭人民組軍以從。所以波蘭歷經變亂，遭受瓜分，法國人民完全表示好感。

● 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代。

● 火雞：多牛用來譬喻蠢笨的女人。

● 阿爾杜窪 Artois 伯爵：當時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幼孫，一八二四年登基，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被

道遜位，即查理十世。

● 艾辟納 Epinal：法國渥吉 Vosges省的省會，在巴黎正東偏南，以「彩圖」imagerie 著名。

● 證官 *notaire* 一種官職，近似律師。

● 放血原文做水蛭 *sanguis*，舊日醫生用來放血。普通，水蛭用清水養着，到了需要的時候，醫生取出來，放在病人的脈管上，這些蟲子自然就會鑽進半截去吸血喫。中國俗稱媽蝗。

● 柏喪松 *Besancon* 法國東部一個省會，鄰近瑞士。

● 終敷：基督教七種禮節之一。以聖油塗在病危者的身體。

● 阿朗松 *Alencon* 法國奧恩 *Orne* 省的省會，以花邊著名。

## 希羅底

馬蓋耳司●的砦堡建在死海正東，一個圓椎形的火成岩的峯巔。圍着牠有四座深谷，兩座在側面，一座在前面，一座在後面。沿着地勢的高低，圈了一道起伏不定的牆，牆內緊靠砦堡的基石聚積了好些房屋；一條羊腸小道，切開山石，連結市面和堡壘。堡牆有二百三十尺高，角隅衆多，外沿全是雉堞，同時，或遠或近，角樓好似花飾，圍往這頂懸在深淵之上的石冕。裏面是一座畫廊迴環的宮院，上面砌成一座陽臺，四周是一圈楓木欄杆，還有好些支撐天幔用的旗竿。

有一早晨，天沒有亮，藩王希律●憑着欄杆遙望。

山正好就在他的身子下邊開始露出牠們的峯巒，同時山身直到谷底，仍在陰影之中。霧漂來漂去，自己把自己撕開了，顯出死海的輪廓。晨曦在馬蓋耳司後面升起，撒下一片紅光，不久照亮了岸磧，丘陵，沙漠，再往遠去，猶太所有的巒嶂，而這所有的巒嶂，斜斜露出牠們灰色的高低不平的表面。隱基底<sup>⑤</sup>在中央做成一道黑棍子；希伯倫<sup>⑥</sup>在後面變成一個圓頂；以實各<sup>⑦</sup>是遍山的石榴，梭烈<sup>⑧</sup>是一山的葡萄，迦密<sup>⑨</sup>是整畦的芝蔴；安東塔<sup>⑩</sup>一個奇大的立方體，主有耶路撒冷。藩王轉開眼睛，瞭望右方耶利哥<sup>⑪</sup>的棕櫚；他想起他的迦利利<sup>⑫</sup>的其他城邑；加伯農<sup>⑬</sup>，隱多珥<sup>⑭</sup>，拿撒勒<sup>⑮</sup>，提比亞<sup>⑯</sup>，說不定他再也回不去了。然而約但河在枯瘠的原野流着。白晡晡一片，雪一般耀眼。湖如今好像一片青石；在牠的南端，耶門<sup>⑰</sup>那邊，希律認出他所害怕望見的好些棕色的帳幕散開；人們拿着長矛，在馬羣中間往來，同時將熄的火，彷彿火花，在地面熠耀。

這是亞拉伯王的軍隊。希律休掉他的女兒，和弟婦希羅底<sup>⑱</sup>同居，兄弟不想爭權奪勢，一個人住在意大利。

希律等候羅馬人援救；維特里屋斯<sup>⑲</sup>，彼里亞總督，遲遲不來，他憂恐到了極度。

阿格芮巴<sup>⑳</sup>，不用說，在皇帝耳邊進了讒言；腓力<sup>㉑</sup>，他的三兄弟，巴珊<sup>㉒</sup>，元首，私下在武

裝。猶太人不再容忍他崇拜偶像的風俗，別的民族不再容忍他的統治；他擬了兩種計劃，苦於不知所從；與亞拉伯人和解，或者與帕提亞人聯盟。他藉口作壽，就在今天，邀請軍隊的將校，州縣的官長，和迦利利的名流，舉行盛大的宴會。

他拿銳利的視線搜索所有的道路。空空如也。鷹在他的頭上盤旋；沿城的兵卒，倚牆打盹；保內沒有分毫動靜。

忽然，一個遙遠的聲音，好像從地底上來，嚇白了藩王的面孔。他俯下身子去聽，聲音沒有了。又來了；他拍着手，喊道：

——馬迺伊！馬迺伊！

一個男子出現了，好像搓澡的，一直裸到腰圍。他非常高大，又老又瘦，屁股跨着一把解刀，插在一管銅鞘裏面。他的頭髮用篋子架起，越發把前額襯長了。眼睛因為半睡半醒發黯，然而他的牙齒發亮，腳指輕輕踩着石地，全身具有猿猴的柔軟，面孔具有木乃伊的冷靜。

藩王問道：

——他在什麼地方？

馬迺伊用拇指指着他們背後一個東西，回道：

——那兒，一直在那兒！

——我相信我聽見他！

希律深深吸了一口氣，問起伊奧喀南，也就是拉丁人呼做聖·施洗·約翰的。上月，他特許進地窖探望的那兩個人，誰再見到嗎？從那時以來，誰知道他們進去做了些什麼嗎？

馬迺伊答道：

——他們和他交換了幾句祕密話，好像黃昏賊和賊在十字路口相會一樣。隨後他們去了上·迦利利，說要帶回一個大消息來。●

希律低下頭，隨即一副恐怖模樣：

——看住他！看住他！什麼人也不許進去！關好門！蓋住洞！簡直不要叫人疑心他還活着！不等命令下來，馬迺伊就辦到了；因為伊奧喀南是猶太人，如同所有的薩瑪利亞人，他恨猶太人。

他們在基利心的廟，摩西指定的以色列的中心，從席爾康王以來就不存在了；對於他們，耶路撒冷的大廟是一種凌辱，一種長久的不公道，惹他們氣忿。馬迺伊曾經溜進去，想用死人骨頭弄髒神壇。他的同伴，慢了一步，全讓砍了頭。



在兩山之間，他望見耶路撒冷的大廟。太陽映亮牠的白大理石的牆和屋頂的金箔。這彷彿一座晶明的大山，一種超人的存在，以牠的富裕和牠的驕傲壓倒一切。

於是他把胳膊伸向錫安，以為語言具有實際的效力，挺直身子，頭向後，握緊拳，咒罵了牠一句。

希律聽見，並不介意。

薩瑪利亞人又道：

——他有時候亂動，他想逃走，他希望人來搭救。又有時候他跟一隻病了的走獸一樣安靜；要不我就看見他在黑地裏走着，重複道：『有什麼關係？要他大，必須我小！』

希律和馬迺伊互相望着。然而藩王懶得思索。

四圍的巒嶂，猶如洪水化成石頭的綫層，懸崖側壁的黑淵，碧天的浩瀚，白晝的強烈的光耀，谷壑的幽深，使他心煩；望着沙漠，和沙漠的凌亂形成的傾圮的劇場和宮殿，他感到失望。熱風捲來硫磺的氣味，彷彿死城的噓息，死城埋得比濁水下邊的堤岸還要低。這些永生的忿怒的符誌嚇倒他的思想；兩肘倚住欄杆，眼睛定定的，手擁住鬢角。有人碰他。他轉回身。希羅底站在他的面前。

一件淺紫的長袍一直把她捲到鞋面。她忽忽走出寢宮，沒有戴頂圈，也沒有戴耳環；她有一束黑髮垂在她的一隻胳膊上面，髮梢陷在兩乳的空隙。她的鼻孔太開了，悸動着；勝利的喜悅照亮她的面孔；她大聲搖撼滂王道：

——愷撒<sup>⑤</sup>愛我們！阿格芮巴下了獄！

——誰告訴你的？

——我知道麼！

她添上一句道：

——因為他想要嘉伊屋斯<sup>⑥</sup>做皇帝！

他全仗他們的賄濟過活，然而野心和他們一樣，他暗地活動帝王的尊號。以後再也不用害怕了！

——提比利亞<sup>⑦</sup>的牢獄難開，性命在這兒往往不牢靠！

希律明白她；她雖說是阿格芮巴的妹妹，她的殘酷的用心他覺得正當。暗殺是事變的一種結果，皇室的一種命運。在希律這一姓，暗殺已經無從計算了。

她隨即敘述她的作爲：收買食客，截閱信件，城門派定奸細，和她怎樣引誘虞地該斯<sup>⑧</sup>

告發。

——我什麼都不在心！爲了你，我做的不是比這還要多嗎？……我丟下我的女兒！  
離婚以後，她把女孩子留在羅馬，指望藩王會有兒女給她。她從來不提這個女孩子。  
他奇怪她會忽然心軟。

天幔攤開，寬大的座墊爲他們拿來。希羅底倒在上面，轉過背，哭着。隨後她把手放在眼皮，說她不再往這方面想了，她覺得自己快樂；她同他說起他們在那邊天井的談話，浴室的相會，沿着聖路的散步，夜晚來到廣大的別墅，諦聽泉水呢喃，在花門之下，當着羅馬的原野和從前一樣，她看着他，在他的胸前揉來揉去，做盡妖媚的姿態。——他推開她。她試想燃起的愛情是這樣遠，如今！這是他一切憂患的泉源；因爲，幾乎有十二年了，一直就在打仗。藩王爲她老了。在一件紫邊深色的長袍裏面，他的肩膀弓着；他的白髮和他的鬚鬚攪在一起；太陽穿過帳篷，照亮他的愁苦的額頭。希羅底的額頭同樣有了皺紋；他們面對面，一副殘酷的模式樣互相打量。

山道漸漸有了行人。牧人吆着牛，孩子牽着驢，馬夫領着馬。從馬蓋耳司一旁的山頭下來的時候，在堡子後面不見了；有些人從對面山窪上來，進了城，在宮院卸下他們的行李。他

們不是藩王的廚役，就是賓客的前站奴僕。

然而在陽臺的深處，左方，走來一個艾賽教士，<sup>●</sup>穿着白袍子，赤着腳，一副苦修的神情。  
馬迺伊舉起刀，從右方奔了過去。

希羅底向他喊着：

——殺了他！

藩王道：

——住手！

他站住了；另一個人也站住。

他們隨即倒退，選了不同的樓梯，眼睛誰也不離開誰。

希羅底道：

——我認識他，他叫法女哀勒，打算探望伊奧喀南，都是你一意要他活着！

希律以為他有一天會有用的。他攻擊耶路撒冷，正好把其餘的猶太人激到他們這邊。  
她繼續道：

——才不！他們接受所有的主子，就沒有本事組織一個國家。

至於有人利用尼希米●以來持有的希望煽惑人心，最好的政策便是加以制裁。  
依照藩王，勿需乎急。伊奧喀南危險！沒有的話！他嬌笑了。

——閉住嘴罷！

她重新數說她的羞辱，有一天她到基列●採集香脂。

——有些人正在河邊穿衣服。一個人在旁邊小山上面講話。他腰間圍了一塊駱駝皮，頭像一隻獅子。他看見我，就拿先知的詛咒全衝我唾。他的眼睛火亮，他的聲音吼號；他舉起胳膊，像要抓下雷來。逃又逃不了！我的車的輪子連軸都是沙子；我慢慢地走開，藏在袍子底下，聽憑人家咒罵，縮頭縮腦就跟遭了暴雨一樣。

伊奧喀南妨害她活。擒住他，用繩子把他捆住的時候，只要他抗拒，兵士就可以刺死他；他偏百依百順。蛇放在他的牢獄，統統死了。

這些詭計沒有用，希羅底越發氣悶。而且，他爲什麼同她作對？他貪圖什麼？他的演說，說給羣衆，張揚出去，四處傳播；她什麼地方也聽見，填滿了空間。她有膽子不怕軍隊。可是這種比劍還毒，捉拿無從的力量，真正驚人；她跑遍了陽臺，臉讓氣成灰顏色，缺乏字眼兒表現她的鬱悶。

她又想，藩王迫於輿論，說不定就會想到驅逐她。那就全毀了！她從兒時就孕有一個大帝國的夢想。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她撇下她的前夫，和現在這位結合，然而他騙了她，她想。

——我尋了一個好幫手，來到你家！

藩王僅僅道：

——和你家一樣好！

希羅底覺得她的脈管沸騰着她的祖先教士們和帝王們的血液。

——可是你祖父給亞實基倫●廟充打掃！還有些是放羊的，強盜，商隊領路的，一個從大衛王以來就臣服猶太的遊牧民族！全叫我祖先打敗了的！馬嘉比●的第一代把你們趕出希伯倫，席爾康逼你們行了割禮！

她傾出貴族對平民的厭惡，雅各●對以東●的憎恨，責備他對凌辱冷淡，對出賣他的法利賽教士●軟弱，對厭憎她的人民懦怯。

——你跟人民一樣，你敢說不是！你想念那圍着石頭跳舞的亞拉伯姑娘！跟她過活去，到她布房子去！喫她灰裏烤出的麵包去！喝她凝了的羊奶去！親她的藍臉去！忘掉我好了！

藩王已經不聽了。他望着一家露臺，上面站着一個年輕女孩子，一個撐着傘的老婦人，

罩子傘把，和漁夫的釣線一樣長。在氈子當中，敞着一個旅行大籃子。腰帶，面網，金銀耳墜，亂七八糟塞滿了。年輕女孩子間或俯向這些東西，拿在空裏搖着。她和羅馬女人一樣，穿着一件縐紋的內衣，一件碧玉流蘇的坎肩；好些皮縴子束紮她的頭髮，不用說，頭髮太沈重，因為她不時伸過手去。傘影在上面護住她，把她遮了一半。有兩三回，希律望見她俏麗的頸項，眼梢，一張小口的斜角。然而他看見她從臀到頸全身彎下，又彈性似地直了起來。他窺伺這種動作的重複，他的呼吸越發沈濁了，眼睛冒出火光。希羅底觀察他。

他問：

——這是誰？

她答了一句不知道，立即心平氣靜地走開。

好些迦利利人，聖經的教師，牧場的場長，鹽田的經理，一個統率他的騎兵，巴比倫來的猶太人，在門外兩廊等候藩王，大家同聲向他致敬。他隨即走向內宮。

少女哀勒在走廊的拐角忽然出現。

——啊！還在這兒！不用說，你來爲了伊奧喀南？

——也爲了你！我來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

於是，不離開希律，他隨他走進一間發黯的廳房。

日光從柱頭下面一排鐵絲長窗進來。牆漆成一種石榴色，差不多黑色。深處支着一張烏木牀，帶着牛皮縫子。頂上一面金盾，太陽似的發亮。

希律穿過全廳，躺到牀上。

法女哀勒站着。他舉起胳膊，一種神靈附體的姿勢：

——上天不時送下一個兒子。伊奧喀南便是一個。你要是壓制他，上天會降罰你的。

希律喊道：

——是他不放鬆我嗎！他要我做我做不到的事。從那時候起，他就譏謗我。起初我並不殘酷！他甚至於從馬蓋耳司差遣了好些人擾亂我的州縣。他這叫自取其禍！他既然排斥我，我就得保護我！

法女哀勒回道：

——他發起怒來也太激烈。不過，總得開脫他！

藩王道：

——人不放野獸出去的！



艾賽教士答道：

——你不用過慮！他會到亞拉伯人，高盧人，西古提人，羣裏去的。他的工作應當一直擴展到地的盡頭！

希律彷彿看到什麼。

——他的能力也真大！……我雖說打禁他，我愛他！

——那麼，好不好放他自由？

藩王搖搖頭。他怕希羅底，馬迺伊，和不識者。

法女哀勒努力勸告他，說是艾賽教派爲了成全他的計劃，一定臣服王室。大家尊敬這些窮人，披着麻布，不畏刑法，由星象窺測未來。

希律記起他方才的一句話。

——你要說的一件要緊事，是什麼？

來了一個黑人，蒙着一層塵土，身上全白了。他喘着，僅僅說出：

——維特里屋斯！

——什麼？他來啦？

——我看見他的。不到三小時，他就到了這兒！

遊廊的帘子動着，和風在吹一樣。堡子裏充滿了喧囂，人跑的聲音，移動木器的聲音，銀器傾覆的聲音，同時警告散開的奴隸，角在塔的高處響了起來。

## 二

維特里屋斯走進宮院的時候，城堞立滿了人。他扶着通譯的胳膊，披着羅馬人的長袍，圍着紫帶，登着一雙執政靴子，後面隨着一頂裝璜羽翎同鏡子的大紅轎，和護衛他的皂隸。皂隸在門外豎起他們的十二柄斧鉞——好些小捧，中間一把斧子，用一條皮帶捆在一起的儀仗。於是人人當着羅馬民族的華嚴景象頤索。

八人轎停住，下來一個大腹少年，一臉麻子，沿着手指一溜珍珠。滿滿一杯香料泡成的酒獻給他。他喝完了，還要一杯。

藩王跪在總督前面，說他心裏難過，未能更早知道大駕幸臨。否則，他一定吩咐沿途加意伺候。維特里屋斯原出女神維特里亞。由賈尼庫●到海濱，有一條大路用的還是他們的姓。財政大臣執政，在這一族就無從計數；至於路西烏斯，他現今的貴賓，大家應當感謝，因為

他是克里特的征服者，年輕的歐路斯的父親，如今可以說是重返故國，因為東方是神們的鄉土。這些誇張的辭句用拉丁文表現。維特里屋斯不動聲色地領受着。

他回答，希律大帝足抵一個國家的光榮。雅典人請他做奧林匹競技的總裁。他爲亞古士督立了好些廟，忍耐，聰慧，可畏，永久忠心於皇室。

介乎銅柱頭的柱子，大家望見希羅底，一副皇后的神情，在一羣嬪從中間，往前走來。宦官捧着香雲縵的鍍銀盤。

總督邁前三步接她，她俯下頭致敬，然後道：

——多福氣！提比亞的仇敵，阿格芮巴，從今以後不能害人啦！

他不知道事變，他覺得她危險，所以希律宣誓，他爲皇帝無所不爲，維特里屋斯接下去道：

——甚至於不顧別人？

他原先從帕提亞王那裏弄來好些質禮，皇帝已經忘掉；然而希律曾經出席會議，爲了叫人看重自己，立刻奏聞上去。因此，懷恨於心，遲遲不來援救。

藩王結巴着。但是歐路斯大笑道：

——放心，我保護你！

總督假裝沒有聽見。父親的前程仰仗兒子卑污；這朵賈浦賴●泥濘之花，爲他弄來的利益不計其數，他不得不加以青眼，雖說花兒有毒，必須提防。

門下面起了一陣騷亂，進來一隊白驢子，騎着好些教士衣著的人們。這是法利賽教士和撒都該教士●同一野心把他們領到馬蓋耳司來，前者想得到主祭的位置，後者想保全主祭的位置。他們的面孔是陰沈的，特別是法利賽教士，羅馬和藩王的仇敵。他們的下擺在人叢裏絆着他們；好些有字的羊皮細帶環繞他們的額頭，同時聖冠在上面搖擺。

差不多就在同時，前站的軍士開到。預防塵土，他們把盾牌裝進套子；他們後面是馬賽路司，總督的參將，和腋下夾着木版的稅吏●。

希律引見他四周主要的人物：陶馬伊，康特辣，賽洪，爲他買地瀝青的亞力山大人●阿蒙尼屋斯，他的輕步兵隊長納阿蠻，巴比倫人，伊阿散。

維特里屋斯注意到馬迺伊。

——這一位，又是誰？

藩王比了比手勢，讓他明白他是劊子手。

隨後，他引見撒都該教士。

周納塔斯，小身量，舉止自如，說着希臘話，懇求總督賞臉，光降耶路撒冷。他或許會去的。  
艾賴阿茶，鉤鼻子，長鬚鬚，爲法利賽教士要求發還主祭的法衣，如今被官方扣在安東塔。

再次，迦利利人上控彼拉多。他殺了好些居民，藉口有一個瘋子，靠近薩瑪利亞，在一座山洞尋找大衛的金瓶；大家同時嚷嚷，馬迺伊比別人還要激烈。維特里屋斯表示懲辦罪犯。

門外廊廡前面發出好些叫罵的聲音。原來兵士把盾牌掛在廊廡，摘去套子。盾心露出愷撒的容貌。猶太人把這看做偶像崇拜。希律向他們演說；維特里屋斯坐在廊柱中間一個高座，驚於他們的忿怒。提比亞把四百猶太人流放到薩爾代。● 大有道理。不過，他們在家鄉，是強悍的；他下令取去盾牌。

於是，他們圍住總督，籲求公道，特恩施捨。大家前擁後擠，衣服撕爛了；奴隸拿棍左右亂打，要他們騰出地方。靠門最近的人沿着小徑下去，又是一批上來；大衆潮水一樣倒捲着；在這起伏不定的人海中，兩道交割的流泉，被圍牆活生生擠成一團。

維特里屋斯問爲什麼這樣多的人。希律解釋：由於他的生日；他指向好幾個他的僕役倚住雉堞，正在往上吊起大筐的肉，果子，菜蔬，麩和鸛，天藍色的大魚，葡萄，西瓜，積成金字塔似的石榴。歐路斯饑不住了。他奔往廚房，心裏只有一個東西作祟，撼震宇宙的饕餮。

走過一個地窖，他望見若干胸甲一樣的鍋。維特里屋斯過來觀看，要人爲他打開岩堡的地下房屋。

房屋由山石削成，穹窿高大，柱子遠遠隔開。第一間存放舊鎧甲；但是第二間全是長矛，一排尖頭透出一束羽毛。第三間好像掛着葦蓆，細箭密密紮紮，一個挨一個地垂直。刀刃蓋着第四間的牆壁。第五間中央擺着幾排銅盔，露出冠纓，彷彿一隊紅蛇。第六間僅僅看見一些箭筒；第七間僅僅看見一些護腿；第八間看見一些護臂；此後幾間，看見一些叉，錨，梯，繩，甚至於射弩用的旗竿，甚至於單峯駱駝胸脯掛的鈴鐺！山往下開展，心挖空了，彷彿蜜蜂窩，房屋之下還有更多而且更深的房屋。

維特里屋斯，他的通譯費邁斯，和稅吏長席賽納，三個宦官打着火把，一間一間巡視。

他們在陰影之中，看見好些野蠻人發明的東西：釘子棒，毒藥矛，鱷魚牙牀似的剪子；總之，藩王在馬蓋耳司藏有四萬人使用的軍火。

他把軍火聚在一起，預防敵人同盟。然而總督可能相信，或許說是攻打羅馬人用的，他尋思解釋。

軍火不是他的；許多用來防備寇賊；再說，需要軍火抵擋亞拉伯人；而且，全是他父親從前的東西。原本落在總督後面，他趕到前面。隨後他沿牆立定，伸開兩肘，用長袍把牆掩住；但是門比他的頭高。維特里屋斯注意到了，想知道裏面鎖着什麼東西。

只有巴比倫人能夠開開。

——叫那巴比倫人來！

大家等他來。

他的父親帶了五百騎兵，從伯拉河岸來朝見希律大帝，自告奮勇，防守東疆。王土分裂以後，伊阿散被留下來侍奉腓力，如今又在希律底下做事。

他來了，肩頭一張弓，手裏一條鞭子。斑駁的繸帶緊緊綁紮他虬結的兩腿。他粗壯的胳膊挺在坎肩外面，一頂皮帽遮住他的面孔，鬚鬚髮成環環。

起初，他做出不懂通譯的模樣。然而維特里屋斯掃了希律一眼，希律立即重複他的命令。於是伊阿散用他的兩手拊住門，門滑進牆去。

黑地噴出一團熱氣。一條小道曲折而下；他們走進一座洞，比起別的地窖還要寬廣。

洞底的絕崖形成砦堡一面的防衛，頂端裂成弓形的豁口。一棵忍冬攀住穹窿，把花垂在輝煌的陽光裏。一條淺溪貼住地潺湲。

這裏有好些白馬，一百匹左右，在一塊與嘴相齊的板上咀嚼大麥。鬃染成藍顏色，蹄子包在襪套裏面，耳間的毛飄在前額，彷彿一條辮子。長長的尾把輕輕打着腿彎。總督說不出話，景慕到了萬分。

一羣不可思議的走獸，蛇一樣柔，鳥一樣輕。牠們和騎士的箭一同出手，咬住敵人的肚腹，放倒敵人，退出山石的嶮巖，躍過深淵，整整一天在平原上不斷地，瘋狂地馳騁；一聲喊止住牠們。伊阿散一進來，牠們擁到他的身邊，彷彿羊看見牧童，牠們伸長頸項，張開一雙嬰兒似的眼睛，不安地望着他。猶如平日，他從喉底發出一聲沙啞的呼喚，牠們欣快了；撩起後腿，渴望空地，要求奔跑。

希律害怕維特里屋斯打劫，把牠們事先藏在這專爲砦堡被圍，存放牲畜而設的地點。  
總督道：

——馬廄壞極了，你簡直是要牠們性命！點點數目，席賽納！



稅吏從腰帶中抽出一塊木版，一壁點馬，一壁記下數目。

爲了搶掠州縣，財政人員一來就賄賂上司。這位先生四處嗅着，閃動眼皮，伸長黃鼠狼的下頷。

他們終於回到宮院。

在石地中央，這裏那裏，好些銅盤蓋住儲水池。他發見一個比別的全大，踩上去也不及別的響亮。他一個一個輪流敲着，最後躁起腳，喊道：

——我尋見了！我尋見了！這兒是希律大帝的寶藏！

物色他的寶藏成爲羅馬人一種熱狂。

藩王立誓沒有。

那麼，下面是什麼！

——什麼也沒有！一個人，一個囚犯。

維特里屋斯道：

——帶上來！

藩王不服從；猶太人會知道他的秘密。看見他不肯移動銅盤，維特里屋斯不耐煩了他。

向皂隸喊道：

——  
砸開！

馬迺伊猜出他們的心思。他看見一把斧子，以爲他們要砍伊奧喀南的頭；第一斧子砍上銅盤，他就止住皂隸，在石塊和銅盤中間慢慢插進一個鉤樣的東西，然後，彎起他瘦長的胳膊，一點一點把牠拉開井口；人人讚美老頭子的力量。在蓋子（另外加上一層木條）下面，展開一個同樣大小的覆口。只一拳，分成了兩片；大家於是看見一個窟窿，一個絕大的地洞，一架沒有扶手的梯子盤繞下去；俯在邊沿的人們，望見緊底一團可畏的模糊東西。

一個人躺在地上，蓋在長頭髮底下，頭髮和他背上披的獸毛混在一起。他站直了，他的額頭碰着一層橫封的鐵網；他不時消失在洞穴的深處。

太陽照着冠尖和劍柄發亮，蒸熱了石地，鴿子飛出彫鏤的柱頭，在院子上面盤旋。到了馬迺伊通常給牠們撒穀粒的時候。他蹲在藩王前面，藩王站在維特里屋斯一旁。迦利利人，教士，兵卒在後面兜成一個圈子，全不作聲，擔心有事發生。

起初是一種濁重的聲音送出洪朗的嘆息。

希羅底在宮殿的另一頭也聽見了。她經不起聲音的誘惑，穿過人羣，一隻手扶住馬迺

伊的肩膀，側身聽着。

聲音起來了：

——有你們苦受的，法利賽教士和撒都該教士，毒蛇的遺種，臃脹的皮囊，響亮的銅鏢！大家聽出是伊奧喀南，紛紛說起他的名子。人越來越多了。

——有你們苦受的，噢！百姓！猶大的叛逆，以法蓮的酒鬼，住在肥沃的山谷，喝酒喝得歪歪倒倒的人們！和水流一樣，和蝸蜒邊走邊溶一樣，和一個不見太陽的小產孩子一樣，流離四散！摩押！你要和麻雀一樣逃入柏樹林，和跳鼠一樣逃入山穴。堡子大門比胡桃殼還要碎的快，牆要倒，城要燒，上天的懲罰並不中止。他要在你們自己的血裏翻轉你們的四肢，好像毛在染坊的缸裏面。他要像把新耙撕爛你們；他要把你們的肉一塊一塊散在山上！誰是他說的勝利者？是維特里屋斯？只有羅馬人能夠殲滅他們。有些人不禁呻吟道：

——夠了！夠了！叫他別說下去！

他繼續下去，更高了：

——靠近母親的屍首，小孩子們要在灰上爬。大家要在夜裏尋找麵包，走過破爛房屋，說不定碰上刀劍。夜晚老頭子談天的公共地方，獾要來叨走骨頭。你的女兒，咽下淚水，要在

外國人的宴席上彈弄豎琴，你最勇敢的兒子，搗了過重的東西，皮要磨破，脊椎要壓斷！

人民重新看見他們流亡的日子，一切他們歷史上的災患。這是古代先知的語言。好似當頭捧喝，伊奧喀南一句一句嚷了出來。

然而聲音變柔了，諧和了，鏗鏘了，他宣示自由的蒞臨，天空的輝耀，新生者把胳膊放入龍穴，土變成金子，沙漠彷彿一朵玫瑰開放：

——現在值六十基喀的，到時候不值一個制錢。石頭裏面會有乳泉湧濺；人肚子飽飽的會在酒房裏睡覺！我盼着的人呀，你什麼時候才來？你沒有來，民族全先跪下來了，你的統治是永久的，大衛的兒子！

藩王往後退，大衛的兒子的存在凌辱他類似一種恐嚇。

伊奧喀南謾罵他的統治。

——除去上天，人間沒有別的王！至於他的花園，他的彫像，他的象牙陳設，全和無法無天的亞哈一樣！

希律揪斷胸前印章的細繩，把印章扔進地洞，吩咐他安靜些。

聲音答道：

——我要熊一樣，野驢一樣，產婦一樣叫喚！上帝已經懲罰你的亂倫，叫你和騾子一樣絕後！

起來好些笑聲，就同流水激濺着響一般。

維特里屋斯只是站住不走。通譯用一種平靜的聲調，翻成羅馬語言，重複着伊奧喀南用自己的語言吼號出來的咒罵。藩王和希羅底不得不忍受兩次。他喘着氣，她張開嘴，望着井底。

這可怕的人仰起頭，抓住欄杆，貼上臉去，臉像一叢荆棘，中間亮着兩顆炭：

——啊！是你，耶洗別！你取了她的心，鞋吱察在響。你和母馬一樣嘶叫。爲了完成你的祭祀，你把牀搭在山頭！主要抓掉你的耳環，你的紫袍，你的麻巾，你的臂鐲，你的腳環，你額前擺動的小金月牙，你的銀鏡，你的駝羽扇，你的高跟蛤蜊鞋，你鑽石的驕傲，你頭髮的氣味，你指甲的彩色，你風流的一切巧詐；砸死淫婦，石子不夠使用！

她用眼向四圍尋求保衛。法利賽教士僞君子似地低下眼睛。撒都該教士轉過頭，怕得罪了總督。希律是一付要死的模樣。

聲音大了，擴展了，和雷鳴一樣滾動，山裏的回聲重複着，和連續的電光一樣殲滅馬蓋

耳司。

——在塵土裏面伸直了你，巴比倫的女兒！磨麵粉去！摘掉你的腰帶，脫掉你的鞋，挽起你的衣服，過河去，你的無恥要叫人發見，你的下流要叫人看見！你要哭掉你的牙！上天厭憎你罪惡的奇臭！該死！該死！一隻母狗一樣死掉！

覆口掩住，蓋子扣上。馬迺伊打算掐死伊奧喀南。

希羅底不見了。法利賽教士紛紛議論。希律站在中間爲自己剖白。

艾賴阿茶道：

——自然哪，可以娶他的弟媳婦，不過希羅底不是寡婦，再說她有一個孩子，這是最要不得的。

撒都該教士周納塔斯反對道：

——錯了！錯了！教條譴責這類婚姻，並沒有完全加以廢止。

希律道：

——反正大家待我太不公道！因爲，就事實而論，押沙龍和他父親的女人睡覺，猶大和他的兒媳睡覺，暗嫩和他的妹妹睡覺，維得和他的女兒睡覺。

歐路斯方才睡醒，正好在這時候露面。他問明白了事情，贊成藩王。別人不應當操心這種無聊的事情；聽人講起教士們的責備，伊奧喀南的憤怒，他大笑了一場。

希羅底在石階中央向他轉過身子。

——你錯了，我的主子！他不叫人民納稅來的。

稅吏立即問道：

——當真嗎？

答覆是一律肯定。藩王加以證實。

維特里屋斯以爲囚犯能夠逃逸，他覺得希律的行止不可靠，在門口，沿牆，院裏，派好了站崗。

隨後，他走向他的寢宮。教士的代表們伴着他。

不談主祭的問題，各自向他訴苦。

他們纏住他不走。他辭退他們。

周納塔斯離開他的時候，望見希律在雉堞中間和一個人談話，長頭髮，白袍子，一個艾賽教士；他後悔支持他。

藩王仔細一想，心倒安了。伊奧喀南不再歸他管轄，羅馬人出頭負責。輕快多了！法女哀勒這時候正在城頭小道散步。

他喊住他，指向兵卒道：

——他們是主子！我沒有能力救他！不是我的錯！

院子是空的。奴隸歇息去了。天紅紅的照亮了天邊，一點點垂直的事物都顯得分外黑。希律辨出死海盡頭的鹽田，亞拉伯人的帳幕已經看不見了。難道他們解了圍？月亮往上升；他的心平靜下來。

法女哀勒，既憂且苦，下頷垂在胸口。

從這個月開始，他在破曉之前觀察天象，望見仙英星座，正當天心。阿嘉拉星，幾乎望不見，阿高星，不似已往燦爛。米辣星，消失了，因此他斷定將有一位要人死亡，就在今天夜晚，在馬蓋耳司。

誰呢？維特里屋斯保護周密。伊奧喀南不見其就受刑。藩王思索道：『那麼是我！』

或許亞拉伯人翻回來？總督說不定發見他和帕提亞人的關係！教士有耶路撒冷的劍客，護送；他們衣服底下藏着刺刀，藩王相信法女哀勒的學問。



他想求希羅底解救。然而他恨她。不過她會提起他的勇氣，他從前受到的蠱惑鏈子並未全斷。

他走進她的寢宮的時候，一個雲石盤燃着肉桂粉，膏，雲樣的衣料，輕似羽毛的繡貨隨地皆是。

他不提起法女哀勒的預言，也不提起他對猶太和亞拉伯人的畏懼；她會罵他懦弱。他僅僅說到羅馬人；維特里屋斯沒有同他說起軍事計劃。阿格芮巴和嘉伊屋斯來往，他相信他也是嘉伊屋斯的朋友；他會見逐，或者說不定見害。

希羅底蔑視而又寬縱，試着慰解。最後，她從小箱裏取出一枚奇怪的勳章，上面有一幀提比亞的側面像。這個足夠恐嚇皂隸，消解讒誣。

希律衷心銘感，問她怎麼樣得到這個東西。

她答道：

——人家給我的。

從對面的門帘，伸出一隻光光的胳膊，稚嫩，可愛，好像鮑里克萊特●用象牙修圓的。有點兒笨拙，然而嫵媚，這隻胳膊在空裏划動，打算抓起一件忘在靠牆的凳子上的下衣。

一個老婦人掀起帘子，輕輕遞了過去。

藩王若有所憶，却又記不清楚。

——這女用人是你的？

希羅底答道：

——管你什麼事？

### 三

賓客擠滿了宴會的大廳。

彷彿一座大教堂，分做三間，紫檀木柱子隔開，上面是彫鏤的銅柱頭，支着兩座方格看樓；第三座看樓，鑲着金線，在後廳拱出，對着開在另一端的絕大的穹窿。

就着廳內的長度，擺下一排一排的筵席，上面放着蠟臺，在著色的瓦杯，銅碟，雪塊和葡萄堆中間，形成一叢一叢的火樹；然而，由於天花板過高，紅光逐漸消失，好些亮點閃爍，彷彿星宿在夜晚透下樹枝。從高大的窗口，可以望見人家露臺上的火把；因為希律邀宴他的朋友，他的人民，所有光臨的人士。

好些奴隸托住盤，來來往往，腳趾拴着氍毹，犬一樣敏捷。

總督席設在鍍金陽臺底下，一張楓木高壇上面，巴比倫甕子在四周圍成一座亭子。

正面和兩側，三隻象牙榻，坐着維特里、屋斯，他的兒子和希律；總督在左首，靠近門，歐路斯在右首，藩王在當中。

他披着一件沈重的黑一口鐘，顏色的交錯掩住底子的經緯，兩頤打着胭脂，鬚鬚梳成扇形，頭髮灑着藍粉，一頂寶石冕從上兜住。維特里、屋斯繫着他的紫帶，斜搭在一件麻質的長袍上面。歐路斯穿着貼銀的堇色絲袍，袖管挽在背上。他的頭髮層疊盤旋，胸口肥白，有如婦女，上面亮晶晶是一串藍玉項圈。靠近他，在蓆上盤着腿，一個非常美麗的童子總在微笑。他在廚房看見他，割捨不下，又記不住他的巴比倫名子，便把他呼做『亞細亞』。他不時往榻上一躺。於是他的赤腳統治全會。

他這邊有希律的教士和官員，耶路撒冷的居民，希臘城邑的名流；總督底下，有馬賽路斯、同稅吏、藩王的朋友，迦拿、多利亞、耶利哥的搢紳；最後，潘羅一起，有利巴嫩的山民，希律的老兵，十二個脫拉西人，一個高盧人，兩個日爾曼人，打羚羊的獵戶，以東的牧人，達莫的蘇丹，以旬迦別的水手。每人前面放着一塊軟餅，揩手指用，胳膊伸出去如同鷺

的頸項取着橄欖，杏仁，杏子。頭上一頂花冠，人人喜形於色。

法利賽教士把花冠當做羅馬的野蠻東西，推開不戴。他們簡直擻了，看見神廟沿用的阿魏和乳香的溶液往他們身上灑。

歐路斯拿來揩他的腋下，希律答應送他三筐這樣真正的香水。爲了這種香水，克萊奧巴恨不得把巴勒士登服了。

一位在提比亞駐防的隊長才來，坐在希律身子後面，報告重要的事務。然而他的注意卻被總督和鄰桌的議論分開。

大家在談伊奧喀南和他的同類西蒙用火洗罪。有一位耶穌……

艾賴阿茶喊道：

——他最壞！一個下賤的賣藝的！

有人在藩王後面站起來，面孔和他戰袍的滾邊一樣白。他走下高壇，向法利賽教士呼

道：

——扯謊！耶穌做了好些靈蹟！

希律願意見識見識。

——你應當帶他來！給我們講講！

於是他說，雅各，有一個女孩子病着，親自到加伯農邀請主去醫治。主回道：『你回去，她好了！』他看見她站在門口。她走下病牀，衙門的日晷指着第三點鐘，正是他謁見耶穌的時辰。

法利賽教士駁道，可不是人間有的是祕法和藥草；甚至於就在眼前，在馬蓋耳司，有時候可以尋見巴辣草，刀槍不入；然而不看不摸，就治好了病，決不可能，除非耶穌役使魔鬼。

希律的朋友，迦利利的名流，全搖頭道：

——魔鬼，自然哪。

雅各站在他們和教士的筵席中間，樣子又高傲，又溫和，只是不言語。

他們喚他說話：

——再講講他的本領！

他俯下兩肩，低着聲，慢慢地，好像自己也怕了起來。

——那麼你們不知道他就是彌賽亞？

教士互相觀看；維特里屋斯要求解釋這字給他聽，他的通譯稽遲了一刻答覆。

他們這樣稱呼一位解放者，他會使他們享受一切物產，統治一切民族。有些人甚至於堅持解放者必是兩位。第一位要讓歌革和瑪各。北方的魔鬼克服；然而第二位剷除魔王。幾世紀以來，他們每分鐘都在等他。

教士公推艾賴阿茶發言。

第一，彌賽亞應當是大衛的兒子，不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他承認教條。這個拿撒勒人攻擊教條；更大的論據是，以利亞應當先他而來。

雅各反駁道：

——然而他來了，以利亞！

直到客廳的另一端，人人重複着。

——以利亞！以利亞！

大家想像一個老年人，頭上烏鴉飛翔，電火焚燒神壇，崇拜偶像的司祭投進河水，陽臺之中的婦女，想到撒勒法的寡婦。

雅各用盡氣力，說他認識他！他看見他！老百姓全看見他！

——他的名子？

於是他盡他所有的力氣喊道：

——伊奧喀南！

希律往後一仰，好像迎胸受了一刀。撒都該教士撲向雅各。艾賴阿茶要人聽他演說。平靜恢復了，他披好他的一口鐘，彷彿一位法官鞫問。

——先知既已死去……

唧噥的聲音打斷他。有人相信以利亞僅僅隱遁而已。

他一壁和羣衆生氣，一壁繼續他的調查道：

——你以爲他復活了嗎？

雅各道：

——爲什麼不？

撒都該教士聳肩膀；周納塔斯瞪圓他的小眼，好像一個小丑，強自發笑。肉身妄想永生，沒有比這更愚騷的了；他爲總督朗誦一個當代詩人的詩句道：

也不長，也不像在死後延續。

然而歐路斯倚住榻沿，額頭出汗，面色發綠，拳放在胸口。

撒都該教士裝出大驚的模樣；——他們第二天重新得到主祭的職位；——希律表示  
缺望；維特里屋斯始終不動聲色。他的憂慮其實分外急切：沒有兒子，他喪失他的權勢。

歐路斯不等嘔吐完畢，又想喫了。

——叫人給我取雲石粉，納克騷的葉紋石，海水，什麼都成！要不我洗洗澡？

他嚼雪，隨後，看見高馬建的海碗鵝油和淺紅的鵝鵝，游疑了一下，選定蜜製西葫蘆  
『亞細亞』打量他，這種狼吞虎咽的本領表示他是一個非常人物，屬於優秀民族。

端上來牛腎，睡鼠，夜鶯，葡萄葉肉丁；教士們討論復活。阿蒙尼屋斯，伯拉圖學者費龍  
的弟子，覺得他們愚蠢，講給幾個譏笑神籤的希臘人聽。馬賽路斯和雅各在一起談論。馬  
賽路斯告訴雅各他往年隨米塔領洗感到的幸福；雅各勸他皈依耶穌。棕櫚酒，倒栽柳酒，  
薩菲酒，畢布勞司酒，從罈傾入觥，從觥傾入杯，從杯傾入咽喉；議論滔滔不絕，訴說衷腸。  
伊阿散雖說是猶太人，不再隱瞞他崇拜星象。一個亞弗商人演述葉辣包里司廟的靈  
異，驚呆了游牧的人們；他們打聽進香的費用。有些人維護他們自來的宗教。一個差不多瞎  
了眼的日爾曼人，歌讚斯坎狄納維亞海岬，神們在這裏出現，全身閃閃有光；有些示劍人  
敬奉阿齊馬，仙鴿，不喫斑鳩。



好幾位站在大廳中央說話；噓氣和燭焰在半空凝成一片霧。法女哀勒沿牆溜過來。他方才研究星象回來，然而害怕油漬，並不一直走向藩王，因為艾賽教士把油漬看做一種異常的垢污。

宮門砸得通天價響。

人如今知道伊奧喀南囚在這裏。好些人打着火把，爬上山道；谷裏黑壓壓聚了一片；他們不時喊着：

——伊奧喀南！伊奧喀南！

周納塔斯道：

——什麼事也被他吵鬧得天翻地覆！

法利賽教士添上一句道：

——他活下去，人就別想有錢！

怨詈四起：

——保護我們！

——收拾了他！

——你丟掉宗教！

——不信教，和希律全家人一樣！

希律答道：

——比你們好！你們的廟是我父親蓋的！

於是法利賽教士，流放者的子裔，馬達息亞斯的黨徒，數說藩王一家的罪過。

他們是尖腦磕，查查鬍子，一隻柔荑難看的手，或者塌鼻子臉，大圓眼，彷彿巨獒。教士有一打左右的書記和扈從，喫飽了祭祀過後的酒肉，一直撲到高壇底下，拔刀威嚇希律。希律開導他們，撒都該教士懶洋洋地爲他辯護。他望見馬迺伊，打手勢叫他走開。維特里屋斯的面孔表示這些事不和他相干。

法利賽教士坐在榻上，魔鬼一般發怒。他們摔碎當前的盤子。居然拿麥賽心愛的紅燉野驢端給他們喫，一種骯髒食品。

歐路斯拿驢頭和他們取笑，據說他們尊敬驢頭；他們對於豬的厭惡，也被他奚落了一場。不用說，因爲這大家活殺了他們的巴苦斯；他們嗜酒如命，因爲人在神廟發見一棵金葡萄。

教士不懂他的語言。費迺斯原籍是迦利利，拒絕翻譯。於是歐路斯大發脾氣，尤其趕上『亞細亞』一害怕，溜掉了；筵席不中他的意，菜肴平常，配合全不到家！看見敘里亞的綿羊尾，成團成團的脂肪，他才安靜下來。

維特里屋斯覺得猶太人的性格可憎。他們的上帝可能就是摩洛，他沿路遇見好些他的祭壇；他記起拿嬰兒做犧牲，和他們神祕地養胖了一個男人的故事。他們器量的狹小，他們偶像的熱狂，他們獸性的執拗，全使他的拉丁的心靈作嘔。總督想走歐路斯不肯。袍子一直褪到屁股，他躺在一堆食品後面，飽到沒有法子再喫了，然而不肯離席。

人民的激昂增高了。他們說到獨立的計劃。有人記起以色列的光榮。勝利者全受懲罰：

安地高，克辣蘇斯，法魯斯。

總督道：

——混賬東西！

因為他懂敘里亞語言；他的通譯只是延長他答覆的晷刻而已。

希律急速掏出皇帝的勳章，一壁顛顛索索地端詳，一壁露出有肖像的一面。

金陽臺的板扇忽然打開；在侍從和白頭翁綵結之間，映着蠟燭的輝煌，希羅底出現了，

——戴着一頂頸帶在額前挽牢的亞述<sup>①</sup>高冠，螺旋式的頭髮披在一件溶進袖管的朱紅坎肩而上。兩隻石獸彷彿看守阿屯德<sup>②</sup>的寶庫的妖精，倚門而立，她活像西拜倚着她的獅子<sup>③</sup>；舉着一隻酒樽，立在希律頭上的欄杆近邊，她從高處喊道：

——悞撒萬歲！

維特里屋斯，希律和教士重複着這句敬禮。

然而後聽發出一陣驚異讚美的呢喃。進來一個年輕女孩子。

一塊淺藍的面紗遮住她的頭胸，不過眼睛的弧線，耳朵的天青瑪瑙，皮膚的白淨，依稀可以辨出。一塊方方的閃光緞，蓋住兩肩，兜住腰，由一條珠寶帶子繫住。她的黑短褲繡着曼陀羅華，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她打着她的蜂鳥羽毛的小鞋響。

上到高壇，她取下她的面紗。活脫脫一個希羅底，回到往日的少艾。她隨即開始跳舞。

隨着笛子和一對響板的音節，她的腳時前時後。她的胳膊伸長了，彷彿招呼，招呼一個永遠逃亡的人。她追他，比一個蝴蝶還輕，彷彿一個好奇的浦西色<sup>④</sup>，彷彿一個流浪的靈魂，似乎就要飛起來。

金格辣<sup>⑤</sup>的淒涼的聲音替換響板。憂鬱承繼希望。她的體態表示歎息，全身表示一種

萎頓，不知道她在哀悼一尊天神，還是在他的愛撫之中死去。眼皮半攏，上身旋扭，她搖動她的肚腹，波浪一樣起伏，讓她的兩乳顫抖，同時面容不改，兩腳不停。

維特里屋斯拿她和舞星穆迺司特比較。歐路斯仍在嘔吐。藩王恹恹在一個夢境，不再想到希羅底。他相信看見她在撒都該教士一旁。幻象消失了。

這不是幻象。遠在馬蓋耳司之外，她請人教練她的女兒莎樂美。希望藩王會一見傾心；這個念頭生了效。她有把握了，如今！

然後，這是企求鑿足的愛情的熱狂。她舞着和印度的尼姑一樣，和瀑布的呂比的婦人一樣，和里第的巴苦斯的女巫一樣。她倒往所有的方向，彷彿一朵花，遭受狂風暴雨的蹂躪。耳朵的寶石跳盪，背上的衣料閃爍；從她的胳膊，從她的腳，從她的衣服迸出看不見的火星，燃燒男人們的心。一架豎琴鳴響；羣衆發出采聲回答。她又開腿，膝蓋不彎，俯着身子，下頷輕輕掠過地板；習於節慾的游牧人，老於荒逸的羅馬的兵士，一毛不拔的稅吏，爭長論短的老教士，全都張開他們的鼻孔，激盪於熱烈的貪欲。

她隨後圍着希律的桌子旋轉，瘋狂地，彷彿巫婆的菱形的法器；聲音被愉快的嗚咽割斷，他向她道：

——來呀！來呀！

她總在旋轉，羣衆叫囂着，打琴裂也似地響着。

然而藩王的呼喊更高：

——來呀，來呀！我給你加百農！提比里亞平原！我的城堡！平分我的王國！

兩手扶地，兩腳在空，她這樣走遍了高壇，彷彿一隻大金蜚蠊；她忽然停住。

她的頸項和她的脊椎形成一個直角。她的包腿的色鞘垂過她的肩膀，彷彿一道虹，伴同她的臉，離地一尺遠近。她的脣是畫的，她的眉黑極了，她的眼睛差不多是可畏的，額頭的汗珠好似白大理石上面的水汽。

她不言語。他們彼此望着。

陽臺裏面手指在響。

她走上去，再下來，一副嬰孩的神氣，有些咬不準字音，開口道：

——我要你用一個盤子，把……

她忘記了名子，但是微笑着，繼續道：

——把伊奧喀南的頭給我！

藩王支不住，倒做一團。

他有言在先，人民又在等候。不過，死亡的預言應到別人身上，他自己不就可能逃掉了嗎？伊奧喀南如若真是以利亞，他可以避免；如若不是，殺害也就無足輕重了。

馬迺伊站在旁邊，明白他的心思。

維特里屋斯喊轉他，把口號告訴他，因為有哨兵看守地洞。

希律感到一陣輕適。不到一刻，一切完結！

然而，馬迺伊並不順利，心慌意亂地回來了。

他幹了四十年劊子手的營生。他淹死阿里斯陶布，摺死亞力山大，活活燒死馬達息亞斯，殺死騷西穆，巴浦斯，約瑟，和安底巴特；如今他不敢殺死伊奧喀南！他的牙齒捉對兒響，他渾身都在哆嗦。

他在地洞前面望見薩瑪利亞人的大天使，一身眼睛，揮着一把大刀，火焰一般搖曳發紅。同來的兩個兵卒好做見證。

他們沒有看見什麼，僅僅有一位猶太隊長朝他們衝過來，如今也不在了。

希羅底大怒，滿口傾出粗俗狠辣的謾罵。她的指甲在陽臺的欄杆上面碰折了，兩尊彫

獅彷彿和她一樣在吼着，咬着自己的肩膀。

希律學她；教士，兵卒，法利賽教士，全要求報復；此外的人也在生氣大家延宕他們的歡樂。

馬迺伊藏起臉走出去。

賓客覺得時間比第一次還要長久，膩煩了。

忽然走廊起了一陣步聲。杌隉越發不可忍耐。

頭進來了；——馬迺伊的臂梢提着頭髮，因為喝采也驕傲了。

他把頭放在一個盤子上面，獻給莎樂美。

她輕手輕腳走上陽臺；過了幾分鐘，一個老婦人重新捧下頭來，她正是藩王早晨在一家露臺上，不久以前在希羅底的寢宮裏望見的老婦人。

他縮回身子不看。維特里屋斯無所謂地瞥了一眼。

馬迺伊走下高壇，把頭獻給羅馬隊長們看，隨後，獻給所有同側用餐的人們看。

他們加以檢視。

兇器的利刃，自上而下，砍進牙牀。嘴角抽搖着。血已經凝結了，灑滿鬚髮。眼簾閉攏，彷彿



介殼一樣發白；四周的蠟臺映照着。

頭傳到教士的酒席。一個法利賽教士好奇地翻轉着，馬迺伊重新擺正，放在歐路斯面前，驚醒了他。死人的瞳孔和昏沈的瞳孔，透過睫毛的孔隙，好像互相有話在說。

馬迺伊最後把頭獻給希律。藩王的兩頰流着眼淚。

火把熄了。賓客走了；大廳僅僅餘下希律，手扶住鬢角，一直在端詳割下來的人頭，同時法女哀勒站在大廳正中，伸開胳膊，呢呢喃喃地禱告。

太陽上升的時候，從前伊奧喀南派去的兩個人回來了，帶着盼了許久的回信。他們說給法女哀勒聽，法女哀勒不勝其喜。

他隨即指給他們看殘肴中間盤子上面的悲慘東西。其中一位向他道：

——安慰你自己！他到死人中間報告基督來了！

艾賽教士如今明白這句話了：『要他大，必須我小。』

三個人捧起伊奧喀南的頭向迦利利那邊走去。

頭重極了，他們捧着輪流地。

① 馬蓋耳司 N'acheroous 現今的穆考 Mukaur 在死海之東，醋加·曼 Zurka Main 河之南，介乎阿拉伯與巴勒士登的邊境。這是猶太人在比利亞 Perte 一個重要的營堡，中經數次修毀，直到希律大帝爲了防禦阿拉伯人，重新加以收拾。

② 藩王希律 Le Tétrarque Hérode Antipas Tétrarque 原是希臘分封的一種官職，把一個地方分而爲四，該處的長官就這樣稱呼。其後羅馬沿用下來，意思稍微改變了一些，尤其是在巴勒士登，雖然也分而爲四，實際卻是保護國或者屏藩的意思。所以此地譯做藩王。希律·安提帕，猶太王希律大帝的第七子，從紀元前四年到紀元後三十九年，統治迦利利與比利亞兩省，後來被羅馬皇帝嘉伊屋斯撤職流放。

③ 隱基底 Engaddi 在死海之西，見於舊約書亞第十五章第六十二節，猶大一支所得曠野城邑之一。

④ 希伯倫 Hebron 在耶路撒冷之南，舊約又做基利亞巴 Kiriath-arba，見約書亞第十五章第五十四節，巴勒士登最老的城邑。

⑤ 以實各 Esquol 卽 Eshcol，見於舊約民數記第十四章第二十三節，「他們到了以實各谷，從那裏砍了葡萄樹的一枝，上頭有一挂葡萄，兩個人用杠擡着，又帶了些石榴，和無花果來。因爲以色列人從那裏砍來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作以實各谷。」地在希伯倫附近東北。

⑥ 梭烈 Sorek 見於舊約士師記第十六章第四節，參孫 Samson 在這裏遇見大利拉 Delila 被她

誑賣給非利士人。地在希伯倫之西。

① 迦密 Karmel 在希伯倫東南，有城，見於舊約約書亞第十五章第五十五節。先知以利亞於迦密山當衆證明耶和華是上帝，見於列王記第十八章第十九節。

② 安東塔 Tour Antonia 在耶路撒冷城內偏東，神廟之北，塔初名巴芮斯 Bâris 其後希律大帝重修，即以紀念羅馬大將安東。安東是憎撒的朋友，爲埃及女皇克萊奧巴所迷，最後敗於亞古士督，自刎而死。

③ 耶利哥 Jericho 在約但河西岸，死海正北。摩西死後，由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渡約但河，掠取巴勒士登。耶利哥正好首當其衝。約書亞率領百姓，繞行七日，城牆就倒了。參閱舊約約書亞第六章。

④ 迦利利 Galilee 約但河上游以西一省，耶穌行教大都不出該省，屬希律管轄。

⑤ 加伯農 Capernaüm 在迦利利海以北約但河以西。馬太福音第五章：「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獄，就退到迦利利去。後又離開拿撒勒，往加伯農去，就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耶穌在這裏開始佈道收徒。

⑥ 隱多珥 Endor 在迦利利南部。掃羅 Saul 私訪這裏一個交鬼的婦人，把先知撒母耳的鬼魂引來，預言他的失敗，見於撒母耳記上第二十八章。

⑦ 拿撒勒 Nazareth 耶穌的生邑，在隱多珥西北。

⑧ 提比利亞 Tibérias 在迦利利海的西岸，希律所建，用的是羅馬皇帝提比利亞 Tibère 的名字。

● 耶門 Yeman 在阿拉伯半島西南，鄰近紅海，俗稱「快樂的阿拉伯」，現爲一王國，屬英國保護。

● 希羅底 Herodias 希律大帝的孫女，嫁給另一個也叫做希律 Herode 的叔叔，住在羅馬，很不得志。其後藩王希律·安提帕來到羅馬，住在他兄弟的家裏。藩王原來的夫人是阿拉伯王哈萊 Hagreth的女兒，聽說他另有所遇，便逃回母國。同時希羅底和丈夫離婚，隨藩王回到巴勒士登。阿拉伯與師問罪，直到聖·約翰死後六年，才把藩王打败。新約以爲希羅底嫁給她叔叔腓力，實際腓力娶的倒是她的女兒莎樂美。後來藩王被羅馬皇帝撤職，流放到里昂，西班牙，希羅底一直伴他到死。

● 維特里屋斯 Vitellius 路西烏斯 Lucius 是他的名子。依據猶太古史 Antiquites judaïques的作者約瑟 Flavius Josephé，維特里屋斯率領羅馬援軍，來在聖·約翰去世以後，甚而或在希律爲阿拉伯打败以後。關於他們的私怨，史家記載道：「提比亞希望和帕提亞王阿塔巴 Artabané締盟，後者與維特里屋斯會於伯拉河的橋頭。條約商訂之後，藩王希律設宴慶祝……事後，阿塔巴送其子爲質，還攜了許多禮品……希律想第一個叫提比亞知道入質的消息，立即派人詳細陳稟上去，等到維特里屋斯奏聞，提比亞已經全然知道，不復加以重視。維特里屋斯因此非常憎恨希律。」

● 阿格芮巴 Agrippa 與希羅底係同父母所生，鬱鬱不得志，因居羅馬，在羅馬皇嗣嘉伊屋斯門外，做一名食客。他當衆希望提比亞早死，被提比亞聽見，收進牢獄。這發生在紀元後三十六年，去聖·約翰之死，有七八年的距離，福樓拜有意把這提前和故事放在一起。

● 腓力 Philippe 希律的兄弟，後娶莎樂美爲妾。

① 巴珊 Batanée 通常聖經做 Bashan，在比利亞以北，迦利利以東，屬腓力管轄。

● 帕提亞人 Parthes 屬於古代西古提民族，散居裏海以南，波斯一帶，曾建立一強大王國，迄紀元後二百二十六年，羅馬始征服帕提亞人。帕提亞人善於騎馬，往往反敗爲勝。

● 伊奧略南 Iaokannan 卽施洗·約翰 Jean le Baptiste，路加福音第一章記載，他是撒迦利亞。

Zacharie 和伊利薩伯 Elisabeth 的兒子。希伯倫附近人。馬可福音第一章記載：「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裏受他的洗。約翰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第六章記載：「先是希律爲他兄弟腓力的妻子 希羅底的緣故，差人去拿住約翰，鎖在監裏，因爲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約翰曾對希律說：「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於是希羅底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因爲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他講論，就多照着行，並且樂意聽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擺設筵席，請了大臣和千夫長，並迦利利作首領的。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王就對女子說：「你隨意向我求什麼，我必給你。」又對她起誓說：「隨你向我求什麼，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你。」她就出去，對她母親說：「我可以求什麼呢？」她母親說：「施洗·約翰的頭。」她就急忙進去見王，求他說：「我願王立時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王就甚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不便推辭，隨即差一個護衛兵，吩咐拿約翰的頭來。護衛兵就去在監裏斬了約翰，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女子，女子就給她母親。約翰的門徒聽見了，就來把他的屍首領去，葬在墳墓裏。」其後馬太

福音第十四章同樣記載：「起先希律爲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把約翰拿鎖在監裏，因爲約翰曾對他說，「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殺他，只是怕百姓，因爲他們以約翰爲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羅底的女兒在衆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歡喜。希律就起誓，應許隨她所求的給她。女兒被母親所使，就說，「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我。」王便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給她。於是打發人去，在監裏斬了約翰，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了女子。女子拿去給她母親。約翰的門徒來把屍首領去，埋葬了，就去告訴耶穌。」但是猶太古史，卻以爲希律殺害約翰，僅是由於約翰的政治勢力日漸擴大，有所畏懼，並不是由於希羅底母女的緣故。關於約翰政治上的影響，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曾記載一點：「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又有稅吏來要受洗，問他說，「夫子，我們當作什麼呢？」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問他說，「我們當作什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已有錢糧就當知足。」」將加福音記載，耶穌有一個罪名，是「誘惑國民，禁止納稅，」這成爲一種普遍的反抗，傳教的人們正好藉此得到人心。約翰被殺，常在紀元後二十六或三十年之間。參閱洛期的耶穌傳第六章與第十二章。

隨後他們去了上·迦利利 Haute-Galilee，說要帶回一個大消息來。馬太福音第十一章記載：「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同樣記載見於路加福音第七章。

不過，福樓拜把這兩個門徒的歸來，插在約翰死了的第二天上。迦利利正是耶穌當時傳教的地帶。

● 基利心 Gaizim 山在薩瑪利亞南境，舊約申命記第十一章，摩西曾經遺訓云：『及至耶和華你的上帝領你進入要去得爲業的那地，你就要將祝福的話陳明在基利心山上，將詛咒的話陳明在以巴路 Ebal山上。』在第二十七章，摩西重新提醒百姓，加以詳細指示。

● 希爾康 Hyrcan 紀元前一三六到一〇六年耶路撒冷的大司祭，屬於馬嘉比 Makkabi一姓。希爾康討伐薩瑪利亞人，攻取示劍及基利心山，并毀山上的神廟。一〇七年圍攻薩瑪利亞省城，期年而下。薩瑪利亞人與猶太人結仇極深。

● 錫安 Sion 耶路撒冷城內西南的山峯，上有堅固的寨堡。舊約撒母耳記下第五章，記載大衛攻取耶路撒冷，獲有錫安，起名叫做大衛城。列王紀上第二章第十節謂，大衛葬在錫安。

● 愷撒 Cesar 本文的愷撒實際指的全是羅馬皇帝提比利亞。愷撒原是羅馬著名的大將，遇刺後，他的義子亞古士督被擁戴爲羅馬皇帝，世系相傳，出於一姓，所以全被臣民稱做愷撒。

● 嘉伊屋斯 Caius Caligula 紀元後三十七到四十一年羅馬皇帝，暴虐無道，爲人暗殺。施洗·約翰遇難的時候，他是皇位的繼承者。

● 提比利亞 Tibere 紀元後十四到三十七年的羅馬皇帝，亞古士督的義子，爲人縝密多疑，終爲仇家所陷。

● 虞地該斯 Eurychus 希羅底把虞地該斯的告發歸功自己，其實是福樓拜故作炫奇。猶太古史記錄道

段事實道：「有一天，阿格芮巴和嘉伊屋斯同車，談起提比利亞，阿格芮巴希望他不久把皇位讓給嘉伊屋斯，收車的虞地該斯，他的奴隸，聽見了這話，過了些時，阿格芮巴發見他行竊，他不唯不爭辯，反而投見提比利亞，宣洩有關後者生命的一個重要消息。就是這樣，皇帝知道了阿格芮巴的談話。」

艾賽教士 Essien，猶太的教派之一，隱居山野，不結婚，好潔淨，清苦自持，比法利賽人還要嚴肅。伊奧喀南屬於艾賽教派。

尼希米 Nehemias：猶太人，被波斯俘去，在宮庭做司酒。紀元前五世紀，亞達薛西一世 Artaxerxes Longue-main二十年，尼希米奉命派回猶太，糾合同胞，重新修建耶路撒冷。舊約有專篇記載。在這時期，有先知馬拉基 Malachie，預言上帝不久將派先知以利亞下世。舊約馬拉基書第三章云：「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在第四章，耶和華更假馬拉基預言道：「那日臨近，勢如燒着的火爐……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詛咒全地。」因為猶太人盼望救主蒞臨，所以馬拉基的預言便成了一種證明。希羅底以為伊奧喀南有意利用先知的預言，做爲反抗的護符。

基利 Caland或Gilead：字義是以石堆爲證，故事見於創世記第三十一章，雅各率領妻子逃走，被岳父拉班追住，於是堆石爲證，表示此後各不侵犯。其後借做地名，在約但河以西，相當於希律時代的比利亞。亞實基倫 Ascalon：古巴勒士登西南，地中海沿岸的一個重要商埠。



● 馬嘉比 Makkabi 或 Macchabée：反抗外人侵略最堅決的猶太一姓。馬嘉比的第一代是馬達息亞斯 Mattathias，反抗敘里亞王昂刁居斯四世 Antiochus Epiphane（紀元前一七四到一六四年）最力。他死了以後，繼之而起的，是他的兒子猶大 Juda，兄弟繼，直到西蒙 Simon 遇害，始由其子約翰（即席爾康一世）嗣位，載在傳約馬嘉比記。馬嘉比一姓代表猶太正統教派，大權在握，嚴厲報復敵黨，其間以東人受創最甚。希爾康一世攻以東，強迫該地人民接受割禮。希律一姓即屬於此種停滯階級，純猶太人視為半猶太人，頗遭侮蔑，所以希羅底這樣挖苦希律。

● 雅各 Jacob：以色列人的遠祖，以撒 Isaac 和利百加 Rebecca 的次子，用餅和紅豆湯取得長子的名分，娶母舅拉班 Laban 的兩個女兒，生下十二個兒子，成為以色列的十二支族。路上他夢見和天使摔跤，抱住不放：「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罷。」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什麼？」他說，「我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其後迦南饑旱，以色列來到埃及及去世。

● 以東 Edom：以東就是以掃 Esau，以撒和利百加一胎雙生的長子，雅各的長兄。「先產的身體發紅，渾身有毛，如同皮衣，他們就給他起名叫以掃。」他和雅各不合，帶領他的家族「住在西珥 Seir 山裏，以掃就是以東。以掃是西珥山裏以東人的始祖。」就信奉耶和華的以色列人看來，以東人算是異教異族。以東或做以杜買 Idumée，地當死海之南。參閱傳約創世記。

● 法利賽教士 Pharisiens：猶太的教派之一，傳統派，外表嚴飭，內則腐朽，所以耶穌叫他的門徒和人民

不要相信，『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長了；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夫子。』所以他罵他們是『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後來法利賽教士堅持釘死耶穌。

● 高盧人 Gaulois 古時著名游牧民族，散居阿爾普斯山南北，受羅馬撫綏，從事征討。

● 西古提人 Scythes 參閱聖·朱連的傳說註十六。

● 賈尼庫 Janicule 羅馬城內七個山嶺之一，在提布 Tibre 河的右岸。

● 克里特 Cites 小亞細亞的山地，即西里西 Cilicie，居民被稱為克里特，紀元前一世紀併入羅馬。

● 歐路斯 Aulus 維特里屋斯的兒子，紀元後十五年生，尼羅 Neron 皇帝崩駕後，被舉為羅馬皇帝，荒淫貪戾，兇狠無道，在位不過八月，即為人推翻。

● 希律大帝 Hérode le Grand 紀元前三十九到四年的猶太暴君，聽說基督降生，無從尋查，下令屠殺男嬰。他有八位后妃，希律·安提帕是他的薩瑪利亞女人的兒子，劍子手馬適伊也是薩瑪利亞人，或是希律·安提帕信任他的一個原因。

● 奧林匹競技 Jeux Olympiques 奧林匹 Olympic 是希臘的一個城邑，每逢四年舉行競技會一次。希律父子喜好運動，與希臘人多有來往，希律大帝曾被舉為終身名譽會長。

● 亞古士督 Auguste 羅馬大將愷撒的義子，戰敗政敵安東，被舉為羅馬皇帝，開明專制，文物鼎盛，崩後，

義子提比利亞襲位。亞古士督的膜拜形成藩邑主要的宗教，當時希律興了四五座大廟紀念。

● 賈浦賴 Caprée 意大利拿波里海灣的一個小島，風景甚佳，提比利亞晚年頤養，在這裏把歐路斯帶大。

● 撒都該教士 Sadduceans 猶太的教派之一，教士多屬富貴人家，握有政權，比較上也荒逸些，不信靈魂永生和復活，常受法利賽教士的攻責。

● 稅吏 Publicans 羅馬特有的一種財政官，彷彿中國包繳的制度，完全屬於冒險營業，所以非常苛酷，尤其是在征服的地域。他們也管運輸傢具。

● 亞力山大 Alexandria 埃及最重要的濱海大埠，沿地中海，紀元前三百三十一年亞力山大所建。

● 主祭的法衣 洛朗的聖徒行傳 Les Apôtres 記載：希律大帝把主祭的法衣扣在安東塔內，其後，維特里屋斯收買人心，取出發還猶太人。

● 彼拉多 Ponce Pilate 在羅馬統治之下，猶太的巡撫。教士們把耶穌交給他處死，馬太福音記載：彼拉多不肯，但是強不過教士們，「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衆人面前洗手，說，「流道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罷。」衆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洛朗的聖徒行傳記載：摩西在基利心山埋藏的數器，有人自以爲得神靈指示，揚言知道埋藏的地方。薩瑪利亞人因之前往尋覓，彼拉多下令禁止。

● 薩爾且 Sardaigne 意大利西的一個島，山地多瘠，古時羅馬流放囚犯的一個地方。

● 伯拉河 Putra 本文作優夫辣底河 L'Euphrate，流注波斯海灣二大河之一，聖經多做伯拉河，間或

攏統稱做大水。

● 猶大 Juda：雅各和拉班長女利亞的第四子，雅各臨死預言道：『猶大呵，你弟兄們必讚美你，你手必拍住仇敵的頭項，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他的子孫分得死海以西猶大的一塊地土。

● 以法蓮 Ephraim：約瑟 Joseph 和亞西納 Asenath 生於埃及的次子，雅各（以法蓮的祖父）臨死祝福，說以法蓮的後裔比他的長兄還要昌大。地域約當薩瑪利亞。

● 摩押 Moab：羅得 Loth 和他的大女兒的兒子，成爲後來摩押人 Moabites 的始祖。地域大約在死海東南。

● 跳鼠 Gerboise：產於非洲一帶，後腿特長，蹣跚甚遠，晝伏夜出。

● 新生者把胳膊放入龍穴：見於舊約以賽亞書第十一章：『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小獅子、牛犢與肥羊同羣，而小孩子將要牽引牠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喫草與牛一樣。喫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虵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放手在毒蛇的穴上。』

● 基咯 kiccars 或 shekels：猶大的錢幣名。

● 大衛兒子的存在：大衛是猶太最賢明的王，後人念念不忘，總以爲復興猶太的仍是大衛的後裔，歷代的先知也這樣鼓勵猶太人。耶穌便利用民衆這一點心理，說他是大衛的後人。紀元前八世紀先知以賽亞 Isaie 曾說：『大衛家呵，你們常聽：你麻煩人是小事，所以你也要麻煩我的上帝嗎？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以馬內利 Immanuel。到他曉得襄惡擇善的時候，他必喫

奶油與蜂蜜，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前，你所憎惡的那二王之地，必要見棄。」（舊約以賽亞書第七章）但是經過若干年，大衛後裔中絕，當時猶太的執政都以大衛不會再有後裔興起，擄奪他們的位置，所以希律聽說大衛又有後裔，以為故意說來恐嚇他的。

亞哈 Achab紀元前九一七到八九七年以色列的王。見於舊約列王紀上，事奉異教，奪人葡萄園，作惡多端，其後中箭陣亡。

耶洗別 Jezebel：亞哈的王妃，蠱惑亞哈信奉巴力，謀殺先知以利亞未成，代亞哈設計奪取葡萄園。

巴比倫的女兒：參閱舊約以賽亞書第四十七章，先知預言巴比倫的覆亡：「巴比倫的處女呵，下來，坐在塵埃，迦勒底 Chaldee（即巴比倫）的閨女呵，你要坐在沒有寶座的地上；從此你不再被人稱為柔弱嬌嫩，你要用磨去磨麵；你要揭去帕子，脫去長衣，露腿過河。你的下體必被露出，你的醜陋必被看見；我要報仇，誰也不寬容。」

教條謹責這種婚姻：舊約未記第十八章記述耶和華不許揭露「弟兄妻子的下體，這本是你弟兄的下體」；然而到了申命記第二十五章，卻以為弟兄死而無子，生者即應娶其寡婦，「婦人生的長子必歸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不見了。」所以艾賴阿責備希律，因為希羅底的情形不合教規。

押沙龍 Absalon：大衛的兒子，其後倡亂，佔據耶路撒冷，撒母耳記下第十六章記載：「押沙龍對亞希

多弗 Athithophel說，「你出個主意，我們怎樣行纔好。」亞希多弗對押沙龍說，「你父留下看守宮殿的妃嬪，你可以與他們親近，以色列衆人聽見你父親憎惡你，凡歸順你人的手，就更堅強。」於是……

押沙龍在以色列衆人眼前，與他父的妃嬪親近。」

- 猶大 Juda：猶大有三個兒子，長子娶妻，叫他瑪 Tamar，後來長子死了，猶大叫他次子和長媳同房，爲長子立後，不久次子亦死，三子尙幼，猶大叫她回到母家等候。後來他瑪看見三子長大，不來娶她，就扮做妓女，用帕子蒙住臉，在路口等候猶大；猶大以爲是妓女，便和她同寢。事見舊約創世記第三十九章。
- 暗嫩 Amnon或Amnon：大衛的長子，愛他的異母妹他瑪 Tamar，裝病把她玷汙了，又把她趕走。其後他瑪的胞兄押沙龍，設計復仇，殺死暗嫩。事見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三章。

- 羅得 Loth：上帝毀滅平原上的城邑，羅得帶着兩個女兒逃到山上，住在一個洞裏。兩個女兒用酒灌醉了他，輪流和他同寢，都懷了孕。事見創世記第十九章。

- 仙英星座 Constellation de Perse：中國舊名大陵。北極星羣之一，據云，共有五十九星，在仙后與仙鏡之間。

- 阿嘉拉星 Agalah：即大熊星，中國舊名帝車，即北斗。

- 阿高星 Argol：字義爲吸血鬼。阿高星俗稱 La Tête de Méduse，屬於仙英星座，通常二等星大小，有時黯淡到四等。據云由兩星組成，一明一暗，繞一中心而轉。中國舊名或即積屍。

- 米辣星 Mira-coeti：變動無定，屬於鯨魚 Baleine 星座。中國舊名或即八魁二。

- 劍客：洛朗的耶穌傳敘述：「zelotes (kanim) 或者劍客 sicaires 一種宗教的刺客，開始出現了。凡不遵守耶和華的教條的，他們可以隨時殺掉。」

● 帕里克萊特 Polyclete 紀元前五世紀希臘的雕刻兼建築家，與費笛亞 Phidias 同出一門，名亦相等。

● 迦拿 Cana 在迦利利的中心，約翰福音記載，耶穌在這裏一家喜筵上，將水變酒，第一次顯示他的神靈。

● 多力買 Protémas 或 Polemas 在地中海東岸，腓尼基最南而又最老的一個濱海大城，舊約通做 Acco，中世紀改做 Acre。

● 利巴嫩 Liban 敘利亞著名的大山，產柏樹。

● 脫拉西人 Thraces 古時屬希臘統治，地在黑海之西，馬其頓之東。

● 日耳曼人 Germans 散居北歐德意志一帶，與希臘拉丁同種，而文化稍晚，紀元後九世紀建立日耳曼王國，迄十一世紀初葉始亡。

● 達莫 Tadmor 本文做 Palmyre，歷代志下第八章記，『所羅門建造曠野裏的達莫，』敘利亞的古城，在大馬色 Damascus 的東北，後為羅馬所毀，蘇丹 Sultan 回教國的國王。

● 以旬迦別 Eziongeber 在以東的南端，紅海的阿加巴 Akabah 海灣的頂尖，大衛征服以東，列王紀上第九章記載，『所羅門王在以東地紅海邊，靠近以祿 Eloth 的以旬迦別製造船隻，』猶太古史記載，以旬迦別後來改做拜酒尼司 Berenice。

● 法利賽教士推開花冠不戴，花冠屬於羅馬人宴會上的一種禮俗，專名是 sub rosa。雖然在羅馬統

治之下，法利賽教士也把這看做異教的物事，加以拒絕，表示不肯苟且。

● 阿魏 Galbanum：多年生草，高二三尺，花小而黃，聚成複繖花序，取其白色乳液，經年乾凝，即是阿魏，蘆波斯一帶，舊用入藥，見唐本草。

● 乳香 encens：木本，產紅海沿岸，橄欖科，高二丈許，樹脂浸出，漸形凝固，即是乳香。

● 克萊奧巴 Cleopâtre：埃及的女皇，貌美絕倫，憐撒與安東相繼為其所惑，紀元前三十年，安東敗死，克萊奧巴染蛇毒以殉。

● 巴勒士登 Palestine：古代以色列人活動的區域，北有腓尼基，南有死海，東有敘里亞沙漠，西有地中海，中有約旦河流貫，注入死海，而利巴嫩山亦自此而南，分佈全境。這是耶和華許給以色列人的聖地。

● 西蒙 Simon de Gitor：薩瑪利亞人，綽號魔術士 Le Magicien，從聖徒腓力領洗，又想從聖徒彼得買去靈蹟的法術，其後自命救主，來到羅馬傳道。參閱新約使徒行傳第八章。

● 他謁見耶穌的時辰：在馬可馬太與路加福音裏面，都有一節記載耶穌隨着一個會堂的管事，叫做睚魯的，到他家醫治他的小女兒。走在半路，有人說她已經死了。但是耶穌仍然前去，叫她復活。和本文更相似的，卻是約翰福音第四章的故事。有一個貴人，他的兒子在加百農患病，他特地到迦拿求耶穌前往醫治。耶穌對他說，「回去罷，你的兒子活了。」那人信耶穌所說的話，就回去了。正在路上，他的僕人迎見他，說他的兒子活了。他就問什麼時候見好的。他們說，昨日未時熱就退了。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你兒子活了」的時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可惜這裏不是女兒，而是兒子。無論如何，福樓拜的



來源是四部福音的敘述。

● 巴辣草 *Barris* 類似中國的靈芝，然又不似。據云：雲浴即生，晝隱夜明，根作火色，可以祛鬼魔。福樓拜在薩郎寶第十章敘述沙哈巴丙種 *Schahabrim* 醫治薩郎寶，「他甚至於使用巴辣草，火顏色的根，北方人用來驅除魔鬼。」

● 彌賽亞 *Messie*：約翰福音第一章：「彌賽亞就是基督的意思。」

● 歌革 *Gog* 和瑪各 *Magog*：創世記第十章以爲瑪各是雅弗 *Japheth* 的兒子，後裔發達，所佔的地方也就隨而叫做瑪各，約在小亞細亞東北，或云即西提人，通常視做上帝的仇敵。舊約以西結書第三十八章，把歌革當做瑪各的國王，在第三十九章，先知詛咒歌革道：「我與你爲敵，我必調轉你，領你前來；使你從北方的極處上來，帶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從你左手打落你的弓，從你的右手打掉你的箭。你和你的軍隊，還有和你在一起的人民；我必將你給各類的鷲鳥和田野的走獸做食物。」福樓拜把歌革和瑪各當做北方兩個魔鬼。

● 以利亞 *Elie*：亞哈與耶洗別當政時代的先知，遇見荒旱，上帝特遣烏鴉啣食喂他。其後他在迦密山和異教徒祈雨，上帝降火，燒盡神壇，隨後以利亞率領人民，把異教徒推入河中，參閱舊約列王紀上第十八章。列王紀下記載，以利亞和他的弟子「正走着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所以通常總以爲他不是死，而是隱遁，猶如本文所云。馬拉基預言他要重來人間。其後耶穌告誡他的門徒，說以利亞已經來了，但是人民不認識他，即指施洗·約翰而言。

- 撒勒法 Sarepta 的寡婦：撒勒法是腓尼基臨近地中海的一個大城，在西頓之南。以利亞遭旱，來到撒勒法，由一個寡婦收下供養；後來寡婦的兒子病危，以利亞籲求上帝，把他救活。事見列王紀上第十八章。
- 納克騷 Naxos 希臘愛琴海西克拉 Cyclades羣島中間最大的島，產酒，古時以產白大理石著名。
- 高馬建 Commagene 古時敘里亞東北的一個小國，其後併入羅馬帝國。在薩那寶第二章裏面，作者形容哈龍 Hannon 的食品道：『還有高馬建的小罐，溶了的鵝油，上面蓋着雪和草屑。』
- 睡鼠 Ioir 山鼠一類，形似松鼠，經冬蟄居不出，昏昏如睡，多在橡櫟樹林。
- 費龍 Philon 猶太人，紀元前二十年生於亞力山大，用伯拉圖哲學解釋聖經，曾在羅馬宮庭講學。
- 米塔 Mithra 伊蘭教（流行波斯一帶）的善神之一，司光明，自亞力山大東征以還，漸漸傳至小亞細亞一帶。
- 薩非 Safet 腓尼基沿海的一個商埠，或做倍路都 Beryte 卽現今Beirut。
- 畢布勞斯 Byblos 或 Diebeli 腓尼基沿海的一個城市，靠近阿道尼司 Adonis 河，或云倍路都。
- 亞弗 Arhaka 有好幾個地方叫做亞弗，或者亞非加，舊約也沒有確實指定。迦利利的北端有一個同名的城邑，然而希伯倫之南，也有一個。
- 集辣包里司 Hierapolis 敘里亞的一個城邑，靠近米所波大米 Mesopotamie。居民膜拜一女姓神，名戴爾且陶 Derceto 廟內寶藏甚多，後爲羅馬執政辣蘇斯（見註一一一）掠劫。
- 示劍 Sichem 在薩瑪利亞中心，基利心山之北，卽現今拿浦魯司 Nablouse。

● 阿齊馬 Azima 通常以爲薩瑪利亞人前往基利心山，向一隻叫做阿齊馬的鴿子祈禱，薩瑪利亞人絕口否認，說是猶太人造謠誹謗。

● 馬達息亞斯 Matathias (ben Margalot) 猶太的經典教授，因爲要想找去耶路撒冷大廟欄杆上的羅馬鷹旗，連同四十二個居民，一齊叫希律大帝燒死。但亦可解爲馬嘉比第一代的馬達息亞斯，參閱註三十五。

● 麥賽 Mecene 羅馬帝國的將官，深爲亞古士督所信任，提倡與保護文藝甚力，死於紀元後八年。據謂雅典人喜嗜鹽肉，後始傳入羅馬。

● 巴苦斯 Bacchus 羅馬人的酒神。相當於希臘人的笛尼曠斯 Dionysos。達到巴苦斯的節會，專有一種女巫 Bacchantes，披著髮，頭上繫著藤羅，手裏握著短杖，亂喊亂叫地舞著。

● 摩洛 Moloch 摩洛是王的意思，其後用做神中最強最純的稱呼。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一章，先說所羅門信從『亞捫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Milcom』，隨而又說他爲『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摩洛和米勒公或即同一之神。福樓拜在他的薩那寶裏面，有一章專寫摩洛的嬰兒祭。

● 安地高 Antigone 紀元前三十八到三十五年，馬嘉比一姓最末一個的猶太王。希律大帝憑藉羅馬軍隊的援助，俘殺安地高。

● 克辣蘇斯 Crassus 與撒撒同時爲羅馬執政，紀元前五十三年，與帕提亞人會晤，爲人暗殺。帕提亞王

砍下他的頭，把溶了的金液灌進他的嘴，說：「你一生那樣貪金子，現在請你嚐個夠。」

● 法魯斯 Varus 亞古士督的大將，紀元前九年，率領一萬八千人馬，征討日耳曼人，陷入埋伏，全軍覆沒。

● 亞述 Assyrie 介乎巴比倫與敘利亞之間的一個王國。首都為尼尼微 Ninive，從紀元前十九世紀起始，直到紀元前七世紀才衰微下來。舊約創世記所謂的伊甸樂園，相當於亞述的疆域。

● 阿屯德 Atrides 阿屯 Atree 一族的後裔，特別指阿嘉麥 穆龍 Agamemnon 和麥迺拉斯 Menelaus 兄弟而言。阿屯是希臘米散 Mycenes 的國王，憎恨他的兄弟，把後者的兒子剝成肉漿給他喫。阿嘉麥穆龍是阿屯的兒子，兄弟麥迺拉斯的妻海蘭，被特瓦 Troie 的王子巴忒斯拐逃，其後阿嘉麥穆龍統率希臘軍隊，征伐特瓦，十年始歸。歸後，阿嘉麥穆龍被他的妻和奸夫暗殺。本文所謂「阿屯德的寶庫」正是近今被人掘發的阿嘉麥穆龍的陵墓，在他的墓門的圓拱下面，浮刻着兩隻獅子，想即指此而言。

● 西拜 Cybele 意譯即是地母，天的女兒，裘彼特 Jupiter 的母親。普通她的雕像旁邊總配一對獅子，所以本文那樣形容。

● 浦西色 Psyche 神話裏面的一個美女，見愛於愛神，後者夜間隱形而來，天未明前即去。維納司 Venus 出而阻撓，最後經過若干艱險，一雙愛侶終歸合好。

● 金格辣 Gingras 腓尼基的小笛，出聲嗚嗚，悽涼哀絕，或以為是排簫一類的樂器。又名胡略 Hougab, Hougab, Hougab。

● 穆迺司特 Monester 羅馬著名的跳舞家，在克樓德 Claude 皇帝時代，為皇后麥薩林 Messaline

所愛，紀元後四十八年，與皇后同遭大辟。

● 莎樂美 Salomé：希羅底與前夫在羅馬所生的女兒，後來嫁給祖叔腓力，巴珊的藩王。

● 呂比 Nubie：在尼羅河中游，埃及之南，鄰近紅海。

● 里第 Lydie：古小亞細亞西端的一個小國，克萊蘇斯 Cresus 是最後的王，紀元前六世紀中葉，亡於波斯。

● 阿里斯陶布 Aristobule：希律大帝的內弟，馬麗亞 Mariamne 的幼弟。希律大帝把他扶養到十七歲，封做大司祭，然而看見他長得美，勢力大，不久就叫人把他淹死。

● 亞力山大 Alexandre：希律大帝和馬麗亞的兒子，由於異母兄安底巴特的誣告，紀元前六年，和他的兄弟（也叫做阿里斯陶布）一同叫希律大帝殺死。

● 騷西穆 Sosime：或即騷海穆斯 Sohemus，馬麗亞的看守人，其後被人誣告與馬麗亞有私，希律大帝置之死刑。

● 巴浦斯 Pappus：安地高的大將，為希律大帝所俘，後者割下他的頭，為兄弟約瑟復仇，因為巴浦斯俘去約瑟，同樣割下他的頭。

● 約瑟 Joseph：希律大帝的叔叔，同時也是他的姐夫，希律大帝謀害阿里斯陶布之後，往見羅馬皇帝，給自已辯護，臨行特派約瑟監視馬麗亞，其後歸來，有人誣告約瑟與馬麗亞有私，希律大帝不察是非，紀元前三十三年，處死約瑟。

● **安底巴特** Antipater：希律大帝和他第一夫人道芮斯 Doris 的兒子，誣告他的異母兄弟之後，看

見希律大帝一病不起，因圖謀不軌，事爲希律大帝偵知，紀元前四年，處死安底巴特。

附

錄





## 路易·布耶「遺詩」序

這是福樓拜生時發表的唯一序文，爲紀念亡友而寫——因爲他反對寫序，一種承認作品不完整而另外需要有所表白的補苴；這同時也是他生時發表的唯一論文，爲紀念亡友而寫——因爲除去他形象的創作以外，他永遠不許自己曝露他的理論。猶如他的書信，這裏不是空洞的議論，而是富有內省的經驗與感情的提示。我們不見得完全同意，有時候恰巧相反。然而，不是一個批評家，既不瞎三話四，又不人云亦云，他根本沒有要求我們聽從。他不會爲一般人說法，僅是爲若干有心人，以己爲例，提供一些值得印證的創造問題。

路易·布耶是福氏僅有的長久同窗知己。有人甚至於誹謗，沒有布耶，或許沒有福氏的小說傑作。他們心心相印，布耶的文學意見幾乎就是他的。但是，對於中國人，布耶並不單只因爲福氏而值得提起。他是一個熱誠的中國愛好者。他學中文，譯中國詩，擬中國詩，用中國材料寫詩。我們未嘗

不可以說，他是法國十九世紀最重要，最末一個真正醉心於中國文學的作家。因為，從他以後，——就是在他的時代，日本開始在法國取了中國的研究地位。貢古 *Concourt* 兄弟便是日本珍玩的搜集者。幾次辱國的戰爭增加中國在外國人心目之中的沒落。說到臨了，沒有一個民族不勢利，不趨炎附勢。勝利決定一切。

譯者廿八年一月十日。

批評也許會簡單化，假如一個人在判斷以前，先宣布他的愛好；因為任何藝術作品含有一個特殊東西，和藝術家本人有關係，和製作不相干，而使我們入迷或者煩激。我們的讚美要想完全，除非作品同時滿足我們的氣質和我們的精神。忘記這種事前應有的差別，是不公正的一個大原因。

尤其是，書的時機可議。『爲什麼這本小說？一齣戲有什麼用？我們需要嗎？等等。』於是，不走進作者的意向，讓他看看自己爲什麼錯失他的目標，要想達到又該怎樣去做，我們在他的主旨以外東挑剔，西挑剔，永遠要求他所希冀的東西的反面。但是，假如批評家的才力超出方法，他應當一起頭就建立他的美學和他的倫理。

談到目前這位詩人，這些保障對我就沒有任何可能。至於敘述他的生平，這太同我的

生平混淆，而且個別的傳記僅僅應當屬於大人物，我在這上面只好簡略。再者，難道大家沒有濫用「說明」歷史不久就要吸收全部文學。過分研究做成一個作者的氣氛的東西，簡直妨害我們端詳他的天才的獨特所在。在拉阿爾普 Lagarpe 時代，大家相信一部傑作依仗若干條例，來到人間，並不欠誰情分，如今縷列一下四周的景物，就以爲自己發見牠的根據。另一種疑懼攔住我：我不願意說破朋友經常保持的一種緘默。

在一個最卑微的中產者搜尋一個腳座的時代，活字印刷彷彿一切自負不凡的場合，最愚蠢的人物的競爭變成一種公衆的瘟疫，這位先生却有驕傲僅僅露出他的謙虛。他的畫像並不裝璜馬路的玻璃窗。我們從來沒有看見報紙有過他一次吹噓，一封信，一行字。他甚至於不列名本省的學會。

然而，沒有生命像他更值得長久宣揚的。牠是高貴的，辛勤的，貧窮，他能夠終其身自由。他似一個冶工強壯，似一個嬰孩柔順，明慧而不詭邪，偉大而無姿態；——認識他的人們會覺得我應當再說重些才是。

路易·伊亞散特·布耶 Louis-Hyacinthe Bouilhet 一八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在喀尼 Cany (下·塞納州 Seine-Inférieure) 父親是一八一二年之役戰地病院的長官，頭上頂着聯隊的錢箱，涉過白賴席納 Bérésina，因為創傷，年輕就死掉；外祖彼耶·胡爾喀斯特麥 Pierre Hourcastremé，研習法制，詩歌，幾何，收到渥爾泰 Voltaire 的恭維，和杜爾高 Turgot，貢道爾塞 Condorcet 通信，差不多一半財產耗在給自己買介殼，付梓昂塞勒穆大人的奇遇，思想官能論，記憶先生的賤贈，等等，在拋 Pan 的按察司做律師，在巴黎做記者，在哈福 Havre 做海軍部主事，在孟提維利耶 Montivilliers 做公寓老板。差不多一百歲的光景，離開這個世界，給外孫留下一個奇怪可愛的忠厚人的回憶，永遠撲粉，穿着短褲，照料馬蘭花。

小孩子擱在安古維勒 Ingouville，一家寄宿學校，正在山頭，望着海；其後，十二歲，來到路昂 Rouen 的中學，差不多每級的獎品統統讓他得了去，——雖說他非常不像一個通常所謂的好學生，這個名詞用在庸碌的稟賦與當時少有的才智的一種節制。

我不清楚中學生的夢想是什麼，然而我們的誇張到了萬分，——浪漫主義最後一直擴展到了我們這裏，不為外省環境所容，却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奇異的沸騰。熱狂的心靈

希冀戲劇性的愛情，有游艇，黑面具，和暈在喀拉布爾 Calabres 山林之間驛車裏的貴夫人，同時有些比較嚴肅的性格（愛上了阿爾芒·喀耐勒 Armand Carrel 一位同鄉）●企望報章或者講壇的喧囂，叛逆的光榮。一個修辭科學生寫了一篇洛布斯比耶的辯狀 Apologie de Robespierre 流傳到校外，引起一位正人君子的忿慨，結局是交換函札，提議決鬥，正人君子扮這個角色扮得並不漂亮。我記得一個好小夥子，永遠戴着一頂紅小帽，另一個好小夥子，許願以後要像墨西哥人過活，我的一個知己打算出教，好去幫忙阿布德

●艾勒·喀代爾 Abd el Kader。然而大家不僅是土巴都爾 troubadour，反抗的，東方的，尤其是藝術家的，被罰的額外功課一做完，文學就開始了；有人睜破了眼睛，在寢室讀小說；有人在口袋裏帶着一把刺刀，猶如安東尼 Antony；有人還厲害：厭惡生存，巴爾……一槍打碎腦髓，昂德……用他的領巾上吊當然了，我們不配譽揚！然而多憎恨一切平庸！多心往偉大！多尊敬大師！大家怎樣讚賞維克道·雨果 Victor Hugo

在這一小羣激昂者之中，布耶是詩人，悲哀的詩人，廢墟和月光的歌者。不久他的弦收緊了，一切頹茶不見了——由於年齡，其次，由於一種十分天真的暴烈的共和黨傾向，二十歲左右，他差一點點就加入一個祕密會社。

學士學位到手，有人告訴他選擇一種職業，他決定學醫，把他名下微小的收入留給母親，開始教書去了。

於是開始了一種三重職務的生存，詩人，教員與醫學生的工作。生活苦到不堪再苦，幸而兩年以後，派在路昂市立醫院做住院學生，他在先父指導之下實習外科。白天不能夠停在醫院，他守夜的次數便比別人全多；他自告奮勇擔任，因為只有這些時間可以寫作——所有他青年時期的詩詞，充滿愛情花鳥，寫在冬天守夜的辰光，當着兩排發出喘哮的病牀，否則就在夏天的星期日，窗戶底下沿着牆，有病人披着長袍在院子裏散步。但是，這些憂鬱的年月並不白白渡過；最卑微的現實的端詳堅強他一眼望去的正確，而且，因為綁紮過人的傷痕，解剖過人的身體，他知道人也就更其清楚。

換一個人，不見得就肯忍受這些疲勞，這些厭惡，這種職志相違的苦難。然而多謝體質充沛，精神健旺，他欣快地承受一切。到如今人還記得，在他的本城街角，時常遇見這具有一種阿坡龍 Apollon 式美麗的輕盈的孩子，姿態有點兒畏怯，稠密的金黃頭髮，胳膊底下永遠挾着成本的冊頁。他往上迅速寫下他遇到的詩詞，不管在什麼地方，在一圈朋友當中，在他的學生中間，在一家咖啡館的桌子上，幫忙捆紮一條動脈施行手術的時候；之後，他把

詩詞送給隨便什麼人，少的是錢，多的是希望，古典意義的真正詩人。

隔了四年，我們再相會的時候，他拿三首可觀的詩給我看。

第一首，題做洪水，表示一個情人的舛望，在就要覆滅的世界的廢墟上，摟着他的情婦：

你聽見山頭

綠棕櫚相撞？

你聽見原野

宇宙的喘喘？

這裏有冗長和鋪張，然而自始至終，有一股熱情奔放。

第二首，一篇譏刺耶穌會教士的諷喻詩，風格完全不同，更堅定了。

喚客廳的牧師，去向婦女們微笑好了；

拿你的鍍金網收進這些可憐的靈魂！



.....  
可愛的神甫們在小小的懺悔閣

把罪過變成多情的小詩！

啊！你們在那邊正是福音的英雄，

用你們風格的花薰香耶穌·基督，

每天踏着一些柔滑的地氈奔向

十字架，爲了聖戒殉身！

.....

這些商人蹲在各各他山脚

一塊一塊，隨手去拿，我主呀，

去分您的袍子同您的大衣；

聖地的術士，噴奇蹟，把您的心

賣做符籙，您的血盛在瓶子！

我們必須回想當時的成見，記住作者是二十二歲。這首詩的日期是一八四四年。

第三首是一篇斥責，給一個被出賣的詩人，他忽然回到政治生涯。

喚醒您的餓火有什麼用！

到綠野追尋您的真節的牧歌，

在銀濤睡了的花堤上，

大天使，用您的陽光灌醉自己！

在柳葉底下唱着梅毒！

布路屠斯 *Brutus* 的大衣會傷您的肩膀，

您的天真的靈魂和您的核心

也許又要控告一趟命運！

命運把您拾起……………

以下用同一聲調，把閣部大大鞭撻了一頓。

他曾經把這首詩送往改革 *La Reforme*，幻想會被刊載出來。回答是一個乾脆的拒

絕，報館覺得犯不上走一趟法庭——爲了文學。

就在這時期，將近一八四五年尾梢，先父去世，布耶決然丟開了醫學。他繼續教書的職業，隨後，聯合一個同學，從事於製造學士。一八四八年搖動他對共和黨的信仰，他完全變成一個文學者，好奇的僅僅是比喻，比較，意象，此外一切，相當冷漠。

他對於拉丁文深刻的認識（他用這語言，寫作幾乎和用法文一樣輕易）啓發他若干羅馬詩章，收在花垂與環端 *Festons at Astragales*；其後，便有巴黎雜誌在政變前夕發表的長詩麥麗妮絲 *Melaenis*。

詩在當時是悲慘的。想像猶如勇敢，讓人磨得特別平，而讀衆好似當道，不情願允許才智獨立。再說，風格，藝術本身，在政府看來，永遠是反叛的，在中產者看來，是不道德的。比什麼時候都厲害，譽揚常識與羞辱詩歌是時髦；要想表示一些判斷力，拚命朝着胡鬧跑；凡不庸俗就惹厭。出於抗議，他避往消逝的世界和遠東；這就是化石與各式中國詩章的來由。

不過，外省噎窒他。他需要一個比較寬大的環境，於是拋下他的鍾愛，他來住在巴黎。

然而，到了某一年齡，巴黎的「官能」也就得不到了；有些東西，對於做小孩子就吸着馬路空氣的人，極其簡單，對於一個三十三歲的成人並不相宜，來在大城市，無親無友，沒有收入，而且寂寞已久，不懂世故。於是，惡劣的日子開始了。

他第一部作品，孟塔爾西夫人 *Madame de Montarcy*，法蘭西劇院接受修改，隨後在二讀的時候加以拒絕，足足等了兩年，方才在一八五六年十一月，爬上奧帶翁 *Odéon* 的舞臺。

演出美好。從第二幕起，采聲就時時打斷了演員；一種青春的噓息在席次流動；大家感到若干一八三零年的情緒。勝利證實了。他有了名。

他應當利用時機，同人合作，結交朋友，發財才是。然而他丟下煊赫，住到芒特 *Nantes*，靠近一座老塔，橋角一家小房。他的朋友星期天來看他；劇本結束，他把牠帶到巴黎。

由於經理三心二意，檢查無理挑剔，約會一再改期，浪費時光，他每次從巴黎回來，便帶着一種極端的疲沓，——不明白在藝術問題之中，藝術簡直就那樣沒有地位！他被推參加一個剷除法蘭西劇院弊端的委員會，在所有委員之中，他是唯一不埋怨作者版權的所得稅的。

帶着多大的快樂，他重新開始他日常的消遣：學習中文，因為十年以來就在研究，只為吸取中華民族的精英，指望以後寫一首關於中國的大詩；否則，心太鬱悶的日子，他用抒情詩舒解劇院的約束。

命運，垂青他的開始，轉了方向，然而昂布達司的叛變 *Conjuration d'Amboise* 是一個抵補，演了一整天。

六個月以後，路昂市立圖書館館長的位置給他做。這是閒暇和財產，一個實現了的舊夢。差不多做了不幾天，一陣衰弱侵住他——他奮鬥太久的消耗。爲了排遣，他嘗試不同的工作，他註釋都巴爾塔斯 Dubartas 從奧芮皆 *Origène* 剔出賽勒斯 Celse 的文章，重新拾起希臘悲劇作家，迅速構成他最後一個劇本，阿伊賽小姐 Mademoiselle Aissé。他沒有時間重讀牠。他的病（一種知道太遲的白尿症）不可挽救，一八六九年七月十八日，他沒有痛苦就咽了氣，身旁有他年輕時候一位老女朋友，和一個愛如己出的別人的孩子。

臨終幾天，他們加倍情好。然而另外兩個人的表示却特別野蠻——好像就爲證實這條規則，詩人在他們的家庭中遇見最辛辣的失望；因爲刺激的語言，蜜似的譏諷，對於繆絲 Muse 的直接凌辱，一切加深缺望的，一切使人傷心的，他樣樣不少——甚至於蠶食良心，甚至於強奸最後一口氣。

他的同鄉辦理他的喪事，猶如殯葬社會名流，最不文的人也明白一個優越的智慧適

才熄掉，一個偉大的力量已然失去。全部巴黎報紙傷悼這個損失；甚至於最敵對的也不節省惋惜；這彷彿一頂花冠，遠遠送上他的墳頭。一位天主教作家往裏扔土。

不用說，詩詞行家一定痛心於這樣一架琴永遠沈啞；然而那些與聞他的計劃，沾潤他的勸告，總之，接識他的精神的全副力量的人們，只有他們想像得出他可以達到怎樣一個高度。

除去那本阿伊賽，他留下三齣散文喜劇，一齣神仙劇，與聖·雅克的香火 *Pelerinage de Saint-Jacques* 的第一幕，十景詩劇。

他計劃的有兩首小詩：一首題做牛，描寫拉提歐穆 *Latum* 的田舍生活；另一首題做最後的宴會，令人看到一席貴族，在阿拉芮克 *Alaric* 快要佔領羅馬的夜晚，講着古代的偉大和現世的瑣細，在盛筵之中，統統服毒死掉。此外，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關於五世紀的異教徒，殉教者 *Les Martyrs* 的異曲，然而特別是他的中國故事，綱要完全寫出；最後，野心的峯頂，一首長詩撮述近代科學，該是我們時代的自然綜彙 *de Natura rerum*。

誰有權區分同代的才學，彷彿優於一切，有權說：這個人第一，那個人第二，另一個人第三，三名望轉變的事例是衆多的。有一往而不復返的顛覆，有長期的隱蝕，有燦爛的再現。龍薩耳 Ronsard 在聖·佩甫 Sainte-Beuve 以前，不是已經爲人忘掉？往常，聖·阿芒 Saint-Amant 被人看做一個比不上雅克·德李勒 Jacques Delille 的詩人。吉訶德先生，吉爾·布拉斯 Gil Blas，曼郎攝實戈 Manon Lescaut，白特 Cousine Bette 以及一切小說傑作，全不會得到黑奴顛天錄 Uncle Tom 的勝利。在我年輕時候，我聽見有人把喀西米爾·德拉維涅 Casimir Delavigne 和維克道·雨果相提並論；如今，『我們偉大的國家詩人』似乎已開始貶價了。所以，還是謙摛些好。後世會撤消我們的評判的。牠或許要大笑我們的訕謗，更其要大笑我們的讚美；因爲一位作家的光榮並非由普選得來，而是由一小羣智者，經年歷月，頒布他的評判。

有些人要反對我給了我朋友一個太高的地位。我不知道他將來得到什麼地位，他們同樣不知道。

因爲他第一部作品是六行一節，兩個韻，猶如納穆納 Nanonna，而且這樣開始：

自來所有在羅馬散步的人，

從徐畢爾 Suburre 區到喀彼道蘭 Capitolin 山，

希臘式的靴子，麻做的袍子，

最美麗的是包盧斯，

同這另一首的句法一樣：

在這世界的城市（淫樂在這裏

廉價出賣，罪惡最老也最多，

我是說巴黎）所有的荒唐鬼裏，

最偉大的是雅克·羅蘭。

不再多看一眼，昧於結構，詩律和氣質的一切差別，有人就宣稱麥麗妮絲的作者抄襲

阿福賴·德·繆塞 Alfred de Musset！這成爲一種不得上訴的定讞，一種濫調——給

東西貼上一張標記，免去再度勞神，沒有比這更方便的了！



我真不願意露出凌辱神祇的模樣。然而在繆塞作品之中，你指給我看一種隨便什麼樣的全般效果，描寫，對話和情節連鎖在一起，足足兩千多行詩，結構如此緊嚴，語言同樣一致，總之，一個屬於這種局面的作品，重新產生羅馬全部社會，不透學究氣息，夾在一個戲劇性故事的狹隘的界石當中，必須什麼樣藝術才成！

假如在路易·布耶的詩歌裏面尋找主要觀念，天賦成分，會在這裏看到一種自然主義，令人想到文藝復興。他對庸俗的憎恨把他從一切平澹移開，他的英雄傾向被智慧提煉純正；因為他有豐盈的智慧，——這簡直是他才幾乎不為人知的一面；他不大讓牠出面，覺得牠比較低下。然而，如今，我們沒有東西阻止承認他工於構製諷刺短詩 *épigrammes*，四行詩 *quatrains*，題韻詩 *acrostiches*，十三行兩韻詩 *rondeaux*，限韻詩 *bouts-rimes*，與其他因排遣而做的「小玩意兒」，活像荒唐一番。也有因討好而做的。我發見好些為官吏寫的公衆演說，為一個小姑娘寫的新年頌語，為一個理髮師，為一隻鐘的洗禮，為一位君主主的航行寫的詩詞。他獻給我們一位在一八四八年受傷的朋友一首歌行 *ode*，關連着納繆爾的佔有 *Prise de Namur* 的保護者，鋪張在這裏達到高度的賦煩。又有一位朋友用鞭子一下就抽死了一條蝮蛇，他送他一首小詩，題做：一個妖怪與一位法蘭西藝術家的鬥

爭，含有相當俗淺的語法，殘跛的比喻，癡騷的繁褥，倒好用做模特兒或者稻草人。然而他的拿手好戲是白浪霍 Buranger 的詩體！有些熟朋友永生會記着那首睡帽，一首頌揚「光榮，美人與哲學」的傑作，能夠叫小酒窖 Le Caveau 所有的社員醋死！<sup>⑤</sup>

他有娛樂的稟賦——一個詩人少有的東西。我們不妨比照一下他的中國詩和羅馬詩，奈艾辣 Nelca 和腦爾芒民歌，色鉛筆畫和月光，春天的史乘和陰沉的牧歌，舟和夜宴，我們就要承認他多富饒，多機巧。

他戲劇化所有的熱情，例如木乃伊的申訴，虛無的勝利，石頭的憂鬱，掘發世界，圖繪野蠻民族，構織聖經的旅行與乳媪的歌唱。至於他想像的卓越，化石似乎十足加以證明，戴奧菲勒·高地耶 Theophile Gautier 把這部作品喚做「或許是一個詩人自來嘗試的最艱難的作品！」我添一句：所有法國文學之中唯一的科學詩，然而還是詩。結尾關於未來的人的詩句，表示他怎樣瞭解最高深的烏託邦——至於他的鴿子，也許將是十九世紀宗教方面有歷史性的信仰宣言。穿越這種普遍的同情，是他個性明顯的呈露，牠以悲慘的或者嘲弄的聲調在最後一夜，致一婦女，當你離開我，撇嘴的婦人等等裏面宣洩，同時，以一種幾乎獷野的姿態，牠在紅花（這獨特的尖銳的呼聲）裏面迸裂。

他的形式是他自己的，沒有派別的成見，並不苛求效果，柔而熱烈，盈而多比，永遠是音樂的。他最小的詩詞也有組織。跨句，勾連，韻，一切詩律的祕密，他全有，所以，他的作品簇擁着好些佳句，渾然天成的句子，無往而不佳，在樂兒 *Le Lutrin* 猶如在懲罰 *Les Chatiments*。我隨手拾取：

——鱷魚一樣伸開，鳥一樣結束。

——一隻棕毛大熊，戴着一頂金盔。

——是從路浦 *Capoue* 來的一個驢夫。

——碧藍的天，彷彿一片平靜的海。

——在離合中看到萬千錯綜。

同這行關於聖母的句子：

因為曾經承荷她的上帝，永生蒼白。

的法文寫的？

因為就某一意義看來，他是古典的。譬如說，百萬舅舅 Uncle Million，不就是美好

詩！詩寫！這簡直是發瘋！

不比這響亮的詩，我知道統讓人關起，綁住！

傢伙！誰說話用詩漂亮玩意兒！

難道我做詩，我想像

難道我有，我有今天全仗自己，

一定是我吞了一些水蛇，我親愛的，

才有一天把動人的快樂給你，

拿着古琴，去偵伺那風來的地方！

這些無聊的小把戲，隨便玩玩

是好的，比方說，在我們扔掉的時間，

我呀，在另一家舖子，我就認識

一個編曲兒的傻孩子夥計。

再往下：

可是我說葉翁就不是一個詩人！

他，詩人，算了罷！你衝我瞎恭維他，

我在細子看着他長，不到那麼高；

怎麼？他那點兒出奇？

他是一個糊塗蟲，他是一個邪門兒貨，

他只是個傻瓜，我告訴你，我，

他要做買賣，不然的話，他得交代明白！

這是一種直奔目的而來的風格，你覺不出這裏有作者在；字消失在觀念的清澄之中，或者不如說，膠着在上面，不以牠的任何盪漾妨害觀念，而且準備好了行動。

然而有人要反對我說，這些特徵一上舞臺就全丟掉，總之，他『不懂得戲園子！』

孟塔爾西的七十八次上演，海蘭·白伊龍 Helène Peyron 的八十次，昂布窪司的叛變的一百零五次，所表示的正好相反。其次，必須知道戲園子要的是什麼——先必須承認這裏有一個問題：統理其他一切問題：成功的問題，有利可圖的眼前的成功。

最有心得的也在這上面受騙——不能夠迎頭趕上時髦的花樣。從前，看戲爲了聽些美麗的语言傳達的美麗的思想；臨到一八三零年，愛的是瘋狂的熱情，謾罵既定的狀態；再往後，愛的是一種迅速的動作，迅速到英雄沒有時間說話；以後，是問題，社會的目的；此後便來了俏皮對話的嗜好；如今，垂青的似乎完全是最胡鬧的粗俗東西的再現。

當然，布耶看不起問題，他厭惡「字眼兒」，他愛發展，把常人所謂的現實主義看做一個極醜的東西。偉大的效果不能夠由半色 *demi-teintes* 得到，他要的是明顯的性格，緊張的遇合，唯其如此，他才是一位悲劇詩人。

他的情節有時候爲了場所的敍寫喪失力量。然而在詩劇之中，情節如果更爲緊湊，却也噎窒一切詩意。何況就這一點來看，昂布窪司的叛變與阿伊賽小姐正是一種進步——爲了人不責我徇私起見，我指摘孟塔爾西夫人裏面路易十四過分理想化的性格，百萬舅裏面證官的佯病，海蘭·白伊龍裏面第四幕的倒數第二場的冗長，道勞賴絲 Dolores

裏面場所的空汎與風格的明確之間缺乏諧和；最後，他的人物太時常說話類似詩人，然而並不妨害他知道運用戲劇的驚奇。例如在斗布賴 Daubret 先生家裏瑪爾絲麗娜 *Marceline* 的再度出現，道勞賴絲第三幕白德 *Pédre* 先生的上場，地窖裏面的布芮松 *Prisson* 伯爵夫人，阿伊賽臨尾的騎士，喀西廬斯 *Cassius* 像鬼一樣回到浮絲媞娜 *Faustine* 女皇的宮庭。大家對於這部作品是不公道的。大家同樣沒有瞭解百萬舅舅的雅典情調，在他的所有劇作之中，牠或許寫的最好，猶如浮斯媞娜，結構最爲緊嚴。

臨到結尾，牠們全有深厚的動人力量，富有精緻強烈的東西，無處不被一種真實的熱情所激動。寫的多宜於聲音，這茁壯的六律，借同牠引起顫慄的字句，和那些巨翅搨撲似的高奈葉 *Cornelle* 式的激昂！

正是他戲劇的史詩的情調，每逢初次上演，令人興奮。其實，他絕少爲這些勝利酩酊，因爲他向自己講，一件作品的最高部分並不永遠最爲人瞭解，他的勝利會是由於次要方面。假如同一劇本他用散文來寫，大家或許頌揚他的戲劇天才。然而不走運，他偏偏用了一個通常憎恨的成語。大家起初講：「喜劇不要用詩！」其後，「悲劇不要用詩！」臨了變成這句格言：「戲劇不要用詩！」

然而這是他的真正的語言。他不用散文繙譯。他用韻思索——他那樣愛韻，以一種相同的注意，讀成各種各式。一個人愛上一件衣服的時候，夾裏也寶貴；戲迷歡喜往後臺溜；饗之流以看燒菜爲樂；母親給自己的孩子洗臉並不生氣。幻滅是弱者的本色。不要信任厭倦者，他們幾乎永遠無能爲力。

#### 四

至於他——他以爲藝術是一件嚴肅事，目的在產生一種朦朧的激越，甚而這就是牠全部的道德意義。我從一本筆記中抽出下面三段：

在詩裏面，不應該問行爲是否道德，而問行爲是否與詩所介紹的人的行爲相同。然後我們就好一視同仁，描述善惡的行動，而不專以惡的行動爲例證。

彼耶·高奈葉。



藝術在牠創造之中，應該想到取悅的僅僅是真正有權評判牠的智能。假如不這樣做，牠便步入歧途。

哥德。

一個美好風格所具有的一切理智的美麗，一切組成牠的關聯，對於公眾的心靈，猶如足以形成主旨本質的真理，是同一有用而且更爲可貴的真理。

畢風 Buffon。

所以藝術，本身具有存在的理由，不應該看做一種方法。即使把某一寓言當做例證，全部天才用在牠的發展，另一寓言能夠做成相反的證明；因爲結尾並非結論：一個特殊的事件不應當歸納成爲一般；——以此自信進步的人士，走在現代科學（牠要求在沒有建立一種法則以前，先聚集許多事實）的反面。所以，布耶留心不碰那希冀教訓、懲戒、勸誘的「佈道藝術」。他更看不起「玩具藝術」企圖娛樂如紙牌、驚魂動魄如法庭；他也決不幹「民主藝術」相信形式要爲人人接受，必須十分降低，然而在有文化的時代，嘗試天真，反

妄變成熾駭。至於「官方藝術」他拒絕牠的便利，因為他必須辯護一些生命短暫的事理。迴避怪議論，病理誌，罕物什，一切小徑，他抬起大道，這就是說，一般的情感，人類靈魂不動的方面，同時，正因為「觀念形成風格的本質」他用心好好想，爲了好好寫。

他從來不說：

鬧劇是好的，只要瑪爾高哭。⊙

他寫過一些惹人哭的戲，不相信情緒能夠代替技巧。

他憎恨這新格言，『必須寫的像說話。』說實話，用在一件作品的心思，長久的摸索，時間，苦難，往日是一種良好的建議，變成了一種取笑的對象——大家自命超乎這一切，充滿了天才與容易！

然而，他並不有所缺少：他的演員看見他在他們當中大事修改。他說的好：『靈感應當馴致，不應當承受。』

造型是藝術的第一特徵，所以他盡可能把最大的凸凹付與他的孕育，依照那同一的

畢風，勸大家用一個意象表現每個觀念。然而中產者根據他們的唯心論，以為顏色具有過多的物質，難以抒寫情感；——何況法蘭西的常識，端端坐在牠安詳的小馬上，唯恐被人帶上九霄，每分鐘都在喊：『比喻太多！』好像牠有比喻轉賣。

極少作者那樣注意字的選擇，語法的變幻，上下的轉承——僅僅具有風格若干部分的人，他不奉送作家的頭銜給他。有多少最被譽揚的人們，寫不來一篇故事，一段一段把分析，描繪與對話連綴不在一起！

他酩酊於詩的節奏和散文的音調。散文猶如詩，應當能夠朗誦。寫壞了的句子經不起這種試驗；牠們壓抑胸脯，妨害心跳，因而落在生命的條件以外。

他的自由主義讓他接受一切派別；莎士比亞與布窪魯 Boileau，肩摩肩，擺在他的桌上。

希臘人裏面，他愛好的第一是奧狄賽 Odyssee，其次是浩森的阿芮斯陶法 Aristo-phane。拉丁人中間，他愛好的不是奧古斯提 Auguste 時期的作者（除去維爾吉 Virgile），而是另外一些人，如塔西特 Tacite 與玉外納 Juvenal，有最峭硬和最響亮的成分。他曾經花了許多時間研究阿普萊 Apulée。

他不斷在讀辣布萊 Rabelais，愛高奈葉並拉·風丹 La Fontaine——他的全部浪漫主義攔不住他表揚渥爾泰。

然而他憎恨國家學會演說，呼喚上帝，勸告人民，有陰溝氣息的東西，有香草臭味的東西，水手小帽詩歌，紅鞋跟文學，<sup>⑤</sup> 教皇類與內衣類。

許多高雅完全同他無緣，例如十七世紀的膜拜，喀爾萬 Calvin 風格的讚賞，關於文藝淺微的不斷的呻吟。他極不敬重德·麥斯特 De Maistre 先生。他也不曾為浦魯東 Proud'hon 所眩惑。

依照他，才智慎重什麼也不是，只是才智枯窘；他厭惡虛偽的好鑒賞，比壞鑒賞還要可憎；他厭惡關於「美」的討論，批評家的雌黃。他寧可上吊，不寫一篇序。下面會說的格外清楚，這是一冊題做註釋與計劃（——計劃）的筆記簿的一頁：

「這世紀是本質地學究的。沒有一個文氓不有他的演說出賣，沒有一本可憐相的書不立在講壇宣道！至於形式，驅逐出境。假如你偶而寫的好，人家便說你沒有觀念。沒有觀念，好上帝！說實話，不問觀念的重要，以為自己用不着觀念，定然是一個蠢貨。祕訣是簡單的，用兩三個字：「未來，進步，社會，」那怕你是陶彼囊布 Topinambou，<sup>⑥</sup> 你是詩人！方便事業，鼓

勵糊塗蟲，安慰眼紅者。噢，臭氣薰天的中庸至尊，實利主義的詩歌，學監的文學，美學的饒舌；經濟學的嘔吐，一個元氣耗竭的國家的癩癱似的產物，我以自己的靈魂全部力量憎惡你們！你們不是疽，你們是削瘦！你們不是發燒期間熱紅的瘍腫，而是蒼白邊沿的冷膿，彷彿一道泉水，從什麼深邃的骨炎流出！

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戴奧菲勒·高地耶寫道：「他高高舉起那在無數戰爭之中撕爛了的舊氈，人可以當做壽衣在裏面滾轉。艾爾納尼 *Hernani* 勇敢的人馬活了下來。」

這是真的。這是一種完全獻給理想的存在，一個爲文學而文學的希有的住持之一，一種將近殞滅——或者已然殞滅的宗教的最後信徒之一。

有人要說，「二流天才。」然而四流天才如今也不見得就那麼普遍！看看沙漠怎樣在擴展！一陣黑騾的噓息，一陣俗俚的颶風，把我們包住，眼看就要掩蓋一切高尚，一切精緻。不再尊敬大人物了，大家覺得快樂，或許同文學傳統一起丟掉的，我們要丟掉我說不上名目的一種空氣，那往生命放進比生命更高的什麼東西。要想弄出耐久的作品，必須不要譏笑光榮。培養想像，可以獲得一點理智；端詳美麗的東西，可以獲得許多高貴。

既然談論一切，大家要求一種道德意義，我的就是這個：

在什麼地方，有這樣兩個年輕人嗎？消磨他們的星期天，一塊兒讀詩，報告彼此的工作，他們想寫的作品計劃，來在他們腦子的比較，一句話，一個字——雖說蔑視此外一切，以一種處女的羞赧，藏起這種熱情。有的話，我給他們一句勸告：

並排走進林子，吟着詩，把你們的靈魂攪入樹液與傑作的永生；把你們遺失在歷史的緬想，崇高的驚呆！把你們的青春消耗在繆絲的懷抱！她的愛情慰藉，代替其他愛情。

最後，假如你們感到人世的變故，覺得牠們另換了一副面目，好像就為一種幻覺的描寫而來，強烈到你們將感到一切事物，你們的存在也算在內，沒有其他功用，而你們已然決心承受一切苛虐，準備一切犧牲，抵抗一切折磨，你們跳下去，發表罷！

然而，不論你們將遭逢什麼，看見你們敵人的憂患而不忿怒，看見他們的光榮而不羨嫉；因為最失歡的一個將以最幸運的一個的成功而自慰；神經強壯的將扶持灰心的伴侶；每個人把自己得到的特別東西將看做彼此共有；這種相互的監督將防止驕傲，延緩頹廢。

其後，有一個死了——因為生命從前是太美了，——另一個珍重保留他的記憶，給自已做成一道防禦卑鄙的城堞，一種暈迷之中的救急，或者最好說做一座家庭的神壇，他將到這裏呢喃他的悲傷，鬆弛他的心弦。有多少次，夜晚，眼睛望着黑暗，在這往常照亮他們額

頭的燈後，他將迷迷漠漠搜尋一個影子，預備問他：『是這樣嗎？我該怎麼做？回答我！』假如這回憶是他的缺望的永生精糧，這至少將是他寂寞之中一個遊息所在。

一八七零年六月二十日。

● 阿爾芒·喀耐勒是路昂人，著名的新聞記者，創辦國家日報，死於決鬥。

● 土巴都爾是中世紀法國南部行吟詩人的通稱。

● 福氏共摘引四節，此處僅釋第一節。

● 白浪翟以民歌 *chanson* 體聞名當時。小酒窖是十八世紀初葉若干文人組織的詩酒社，他們的娛樂是製造民歌。白浪翟是會員之一，有入會歌一首。

● 原註：描寫一個翼手龍 *Pterodactyle*。

● 繆塞的詩。

● 紅鞋跟文學即宮庭文學。往日，大臣所著鞋為紅跟。

● 陶皮氈布是巴西印第安人的一族。

